

刘邓大军风云录

①



刘邓大军风云录

舒国宇 陈斐琴 王伟 李鞍明 编

①

民日振出版社

期 目 表

封面画作者：姜学亮

刘邓大军风云录

(下)

杨国宇 陈斐琴 编
王 伟 李鞍明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7 $\frac{1}{4}$ 字数181千字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0

书号：10132·022 定价：0.95元

K266.6

2.2

253438

目 录

(下卷)

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 (1949年

1月3日) 邓小平 张际春(1)

张公店战斗 李同芸等(9)

张阁受降记

——记一八一师五四三团全部放下武器的经过 庶 文(13)

追击邱清泉 李泽忠等(15)

我所见到的淮海战役 明 朗(19)

攻克宿县城 切断徐蚌线 佚 名(27)

截断敌人中枢 张 克等(37)

截断徐蚌线的谋略 陈斐琴(45)

英勇的南平集阻击战 冯 牧(50)

固守小张庄 崔占元等(57)

1948年11月27日这一天 陈斐琴(62)

廖运周在淮海前线率部起义 冷杰甫(65)

十四军的覆灭 (外一篇) 冯 牧(77)

陈文单身伤敌酋 (外一篇) 陆柱国(81)

记杨文学战斗中的三个青年 寒 风(84)

打掉黄维最后一张“王牌” 谭笑林(89)

在双堆集 冯 牧(98)

中原逐鹿的终结和渡江作战的展望* (1949年4

月1日) 刘伯承(100)

第四兵团渡江作战誓师记·····	苏 策(104)
雄师渡长江·····	鲍先志(108)
大江东去·····	李宝奇(130)
三只第一船（外二篇）·····	胡 奇(139)
敌前抢登·····	周福祺(145)
胜利横渡长江	
——安庆前线通讯·····	曾克 杜宏(150)
渡江作战组曲·····	卢耀武(152)
渡江前夜·····	穆 欣(157)
突破天堑·····	向守志(162)
攻占江心阵地八保洲·····	寒 风 陆柱国(167)
飞渡长江的红旗部队·····	方 德(170)
咱们的脚下可就是长江南了·····	葛 明(173)
红旗在灯塔上胜利地飘扬·····	李月岳等(176)
渡江前后（外一篇）·····	白 桦(178)
江心里的搏斗·····	臧克力(184)
强渡抚河 凯旋南昌·····	永 春(187)
胜利会师贵溪城·····	寒 风(195)
轻舟飞渡天堑·····	唐西民(197)
横渡长江·····	尹先炳(203)
浙赣线歼敌记·····	王巨胜(209)
江山进攻战斗·····	韩国锦(216)
新安江上追击战·····	鲁之沫(220)
从金华到义乌·····	贺光华(223)
突破敌长江防线的成功与京沪杭会战的 扩大*（1949年5月）·····	刘伯承(228)

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

(1949年1月3日)

邓小平 张际春

对黄维兵团之作战，系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阻击作战始，至十二月十五日全歼黄维兵团止，共经二十八天。整个作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为阻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从二十四日夜我全线出击到十二月二日止，为完成包围、紧缩包围、准备攻击，及对付敌人攻击的第二阶段；从十二月三日夜起至十五日夜，为对敌攻击并全歼敌人的第三阶段。

甲、第一阶段

敌十二兵团（黄维）为驰援徐（州）敌邱（清泉）、孙（元良）、李（弥）三个兵团之作战，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旬，由平汉线经阜阳，企图向宿县进犯，十一月十八日黄昏，该敌即迫近蒙城，当时我只有一纵到达蒙城，其余各部均未赶上，因此即以一纵首先在蒙城进行阻击作战，掩护后续部队之到达。然因敌攻击正面很宽，我防御兵力过于薄弱，敌十九日突过涡河，十九日夜我一纵即移淝河沿岸以板桥集为核心阵地布置防线，预期给敌以较大杀伤。我原拟在淝河、涡河之间出击，因地区过于狭窄，故决心稍行收缩，改在浍河与淝河之间歼灭敌人。部署上除

将四纵、九纵和三纵一部位于正面防御外，以一纵、二纵、六纵及三纵主力位于敌之西侧，并以十一纵位于敌之东侧，经过二十三日南平集东西地区顽抗结果，敌伤亡颇大。二十三日夜，我决心放弃南平集诱敌深入，以四、九两纵在浍河以北布置成囊形阵地，企图诱敌十八军主力进入浍河以北我囊形阵地以内，利用浍河隔绝敌人，以便于我以四、九两纵牵制十八军，而以一、二、三、六、十一等五个纵队由敌之东西两侧出击敌人，求得首先歼击较弱三十四军、十军和八十五军。这个目的，二十四日是达到了。但敌人进入我囊形阵地后，很快发觉其已处于不利地位，故二十四日午后即开始向浍河以南收缩，我们亦于同日夜全线向敌出击，并乘敌混乱之际，压缩敌人于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十五华里狭小地区以内，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这六天作战，达到了下列目的：

（一）由于我阻击部队的顽强，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

（二）引诱敌人进入我浍河以北囊形阵地以内，造成了敌人在收缩时极大的混乱。

（三）利用了敌轻视我军、侧翼搜索不严的弱点，使我侧翼部队很顺利地实现了出击的计划。

（四）由于我出击的猛勇，加深了敌人之混乱，并杀伤敌人达数千之众，使十四军基本上丧失了战斗能力。但是我左翼部队只有十一纵，完全担负防止敌人向东南逃跑的任务，没有力量出击，所以敌人利用了这个弱点，很快地稳住了阵脚。

乙、第二阶段

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日这七天，一方面是我们逐步压缩敌人，完成了严密的封锁包围阵地；一方面是敌人调整部署，收缩成了纵横十华里地区极坚固的防御阵势。在最

初两天，我们对敌人战斗力的消耗和混乱的状态估计过高，对敌人防御坚强能力估计不够，故在作战上，实行了过于猛烈的突击，我们的伤亡在这两天也最大，而收效则甚小。接着我们改变了这个毛病，采取了稳重的攻击作战，并利用敌人突围或出击，给了敌人以极大的消耗。在这七天中，敌人曾多次向我阵地猛攻，以二十七、二十八两天最为猛烈。二十七日敌曾以四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我六纵阵地猛攻，均被我击退，廖运周师亦乘敌出击时就势起义。此后，敌每天或以三、四个团，或以一两个团，或以两三个营，在大量飞机、坦克掩护下，向我四周阵地冲击，但均未得逞，敌人的战斗能力也就在这些出击中消耗过半（主要是战斗兵伤亡大），使我具备了转入进攻、逐步歼灭敌人的条件。

这七天的作战经验是：

（一）对于完成了坚强防御配系的敌人，只能采取稳步的、有充分准备的攻击作战。轻率的、没有充分准备的、或只靠猛勇的攻击作战，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徒增自己伤亡。

（二）充分利用敌人出击的机会，大量的杀伤敌人，消耗其战斗能力，打击其斗志，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有意识地这样做，而且顽强地对付敌人每一次的出击，就可以造成全歼敌人的极有利的条件。因为对付敌人每一次的出击，我们都要付相当的代价，对付敌步、炮、空、坦克的联合进攻，实属艰苦，故必须使上下对此种作战方式的意义有一致的了解。

（三）我们曾考虑放开一个缺口，让敌突进我预想袋形阵地，以便于我割裂、牵制敌人。但因判断敌人必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战法，而敌人多占一村，不但可利用我原有之工事组织防御，且可获得较多之民间食粮，于我不利。所以我们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坚持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对的。

（四）为了紧缩敌人并对付敌人之突围或攻击，我必须构筑

纵深的、严密的坚强防御体系。村与村之间，阵地与阵地之间，均须有蜘蛛网式的交通壕。为了给下一步的攻击作准备，必须逐步地向敌人延伸工事（交通壕和地堡），每延伸一步，均须对付敌人的破坏和反击。

（五）我们利用了种种的关系，争取了廖师之起义，而起义的时间选择在敌人以四个主力师（包括廖师）平行的向我出击及敌人攻击最高峰的时候，收效颇大，给敌人在精神上打击不小。

丙、第三阶段

截至十二月二日止，我们判断敌人的伤亡和廖师的起义，减员达三万左右，故决心于三日起使用预备队（华东野战军七纵、十三纵）开始进攻。我们根据敌人防御态势，组成三个集团。以四、九、十一纵等三个纵队为东集团，对沈庄、李围子、杨围子及杨庄之十四军残部及十军之七十五师、一一四师进攻；以一纵、三纵、华野十三纵为西集团，对马围子、北玉皇庙地区之十军之十军十八师及十八军、八十五军各一部阵地进攻；以六纵及华野七纵为南集团，向双堆集及其以南之敌进攻；而置重点于东集团。因为攻占沈庄、杨围子、杨庄等地后，就可以使敌人的防御体系残缺不全，就可以将敌兵团部的核心阵地完全暴露，并使敌人处在东西不过三里的狭长地区，便于我之割裂。俟东集团已有显著成效之后，我们又以华野三纵之一部加入战斗，并以陈士榘同志统一指挥华野七、十三、三、苏北及中野六纵等五个纵队，置重点于南面，直攻双堆集。从三日起，每天都有进展，或四点攻击两点成功，或三点攻击一点成功，或两点攻击一点成功，直至十五日夜敌人突围全部被歼灭为止。

其经验是：

（一）攻击阵地之编成极端重要。中原野战军各部，很少这

样攻坚作战经验，一年以来没有进行大的战斗而感到生疏，故在开始时很不熟练，组织不够严密，比较圆满的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步学习而来，信心一步一步的提高，伤亡亦越打越少。对这样的敌人进行攻击，首先要很好的进行阵地的编成及火力的组织。阵地的编成必须是无数的交通壕和地堡网，或单人的散兵坑（为防止敌炮火及坦克的摧毁，单人散兵坑比地堡更为适用），平行和纵横交织，从四面八方方向敌人阵地前进。我们的工事迫近敌人愈近，就愈易奏效和减少伤亡。例如××两个团的攻击，一个团的工事距离敌六十公尺，而完成了突破敌人的任务。另一个团的工事距敌一百公尺，结果在攻击时，我突击队尚未到达敌第一线工事即伤亡殆尽，没有完成任务。此后，一般的对敌攻击工事都距敌人极近，有的挖到敌人第一道鹿砦以内，所以易于奏效。敌人最怕的是我们的交通壕和地堡群（或单人坑）向其逐步逼近，所以敌人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攻击准备，一般是以几辆或十辆左右的坦克，配合一两个营或一两个团的步兵，向我最迫近工事反击，主要以坦克的炮火摧毁我们的地堡，或直接以坦克压毁我们的地堡、沟壕，这是各部队最感苦恼的事情。有效的办法是各部队从四面八方同时前进，使敌应付不及，破坏一点，其他各点仍可攻击。在开始时，我们有些部队只以一两条壕沟向敌前进，遭到敌人破坏，后改以多路沟壕同时并进，互相支援，获得了成功。

（二）火力组织：攻击的火力必须集中和严密的分工。中原野战军各部火力比较薄弱。如一、三两纵的火力只能集中一点方能成功，分散即无力量。凡用于攻击的火器，必须紧随突击队之后，预先进入阵地。一般平射火炮配置第一线，对敌前沿及突破口两侧实行摧毁射击，为步兵开辟冲锋道路。曲射炮和重炮则配置第二线、第三线，摧毁敌纵深主要地堡工事，压制敌火，和杀伤敌预备队，压制其反击的拦阻射击。为避免敌空军的扰乱及地上炮兵的威胁，我们的突击队和各火器必须在先一晚进入阵

地，准备第二天整个白天对付敌人的攻击。而尤应以防坦克武器随步兵进入阵地，以加强对敌坦克作战。因我炮火较弱，我们曾大量的使用了土造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这种武器须要制式化起来大量制造。携带亦极便利。在全战斗过程中，敌人浓密的炮火对我威胁颇大，我们采用指定若干炮火（主要是迫击炮）专门对付敌人炮兵，以压制其炮火，收效良好。火力的指挥亦属重要。一般配属于突击队的火力队（第一、第二线），由担任突击的部队首长直接指挥之。第三线炮火则由该战斗之高级指挥员指挥之。

（三）该地区村庄多为互不连接的独立家屋，且多沟渠，敌即利用此特点组成防御配系。多以大量的地堡群、掩蔽部及交通壕构成，且互相贯通。一般是三层鹿砦和三层地堡群的纵深配系。工事越到纵深越坚固，兵力亦愈到纵深愈雄厚，所以我每攻击一点，都必须有纵深破坏、连续突击的充分准备和严密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步兵在突破敌第一线阵地之后，不要混乱，能继续攻击，炮兵能按预定计划及时而准确的延伸火力，支援步兵攻击前进。这点在全战斗过程中，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几次攻击未能奏效的原因，都是由于步兵队形混乱及步炮协同不好，而被敌反击出来。步炮协同的问题，还须要在今后练兵中加以解决。（俘虏的敌军军官反映，我们在突击敌人第一线阵地时，步兵的组织及炮兵的火力异常良好，到纵深后则队形混乱，炮火无力，这是很真实的。）

（四）攻击一点时，突击点应该多选几个，其中有主要的，有辅助的，否则敌集中兵力和炮火反击。同时必须有迂回的沟壕，以截断敌之退路和后方联络线，且便于对付敌之增援，对敌威胁极大。

（五）敌军阵地组成之纵深较大、较复杂，故事先确实严密的侦察，乃攻击成功的决定条件。几次不成功的战斗，都是由于没有精密的侦察，致使各种攻击准备不切合实际情况。我们不少

旅团干部对这样的攻坚作战缺乏经验，吃亏不少。许多成功的战斗，都是各纵队和得力的旅团首长亲赴前线侦察、组织而获得的。每当攻击之前，担任突击的各级指挥员及炮兵干部，乃至班长、战士，都应迫近敌方，作很多方面的观察（即不能只观察面对自己的一面），侦察工作必须能切实察明敌主力（屯兵场所）所在，全阵地编成的概况，火炮位置，指挥位置等，而后确定步骤，明确分工，才易奏效。

（六）我们的指战员都是极其英勇的，但要保持他们的信心，必须要上级指挥员有精密的战斗组织。我们的经验是：每一个胜利的战斗，都增加了全体指战员的信心，但是在连续几个胜利之后，又容易造成疏忽。必须了解敌人“困兽犹斗”的特点，即使是我们认为战斗力最弱的十四军，在防御方面亦是较顽强的。对于任何一点的攻击，都不可存侥幸取胜的心理，或在胜利中产生轻敌的心理。

（七）对付敌人新式的、或接触较少的武器，应预先讲求防范之道。敌人坦克此次发挥作用较大，直到最后，我们对付的办法还不够多。我们防坦克的武器很少，且无弹药。敌人使用的坦克多系十五吨到三十吨之美式坦克，一般战防枪和日式战防炮都对之无效。火箭筒有效射程在百米以内，而敌坦克则在二百米左右开火。但主要的还是我们办法太少，火箭筒射击亦不够沉着和准确，惟有的用火烧坦克，有的在工事前面挖掘阻绝阵地，都曾收到良好效果。而运用榴弹炮、野炮、炸药等等对付坦克的办法，尚无经验。对付坦克的“甲雷”，部队没有，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在其初用时，曾引起个别部队的混乱，以后就好了。敌人曾多次的使用“催泪性”瓦斯弹，因为我们未曾事先教育部队防毒，使战士在精神上产生了紧张状态。某部在攻击杨庄时，就因为敌人放毒发生混乱，直到明了其作用不大时才安定下来。

（八）由我们从敌军投降兵中及时了解了敌人内部的情绪及

有良好的观察，对敌突围行动能迅速发觉，前线部队处置亦属及时，特别是我军纵深很大，故突围之敌除少数人员外，全部就歼。

（九）通信联络，上下左右经常通畅，保障协同动作和命令及时下达，极为重要。这次我们以围绕双堆集四周构成长达百三、四十里的环形电话网，始终保持顺畅通话，且有的纵队到前线部队或到友邻部队，均架有双线，在敌人突围的复杂混乱情况下，亦还保持了电话联络，对及时调动部队、通报情况保障甚好，即远在蚌埠、怀远以北阻击李延年兵团之部队，亦和攻击黄维的部队沟通了电话，故在指挥上甚属便利。

（十）不断的对敌进行政治攻势，收到相当效果，不断的有成班成排的敌人向我投降。二十三师三千余人在师长率领下的投降，十一师三十三团残部在副团长率领下向我接洽投降，均为显著的例子。

（十一）此次作战事先进行了充分的动员，每个指战员都下了最大的决心，具有充分的信心。在转入全面攻击之前，野司又曾公布命令，严申战场纪律，规定纵队首长有执行最高军纪之权，重复宣布不惜最大伤亡，实行火线整编的决心，所以各部这次的作战都是极其坚决和顽强的，多数部队都经过两三次的火线整编，继续作战，故能最后的达成任务。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到十二月十五日止，所有部队都在野外战壕中生活（敌大量空军轰炸，有村庄也不能住），有的部队终日在有水的战壕里生活，且极度疲劳，所以不间断的战时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特别是改善部队生活，极端重要。这些方面，各部队做的是比较好的。情绪是一直上涨的。

（十二）后方勤务的保障做的很好。支前司令部尽到了极大的努力，粮食、油盐、担架等做得源源供给，没有困难。所需的弹药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障了迅速准确的供应，前线部队极感满意。

丁（略）

张公店战斗

李同芸等

(一) 最先突进张公店

十一月七日深夜十一点钟，在主攻连突破未成后，朱营长忙把作为预备队的第五连调了上来。他把五连干部喊到营指挥所，将继续主攻的任务交给了五连，并且激动而严肃地对他们说明了当前的紧急情况：

“主攻连没有完成任务，现在，把突破任务交给你们了。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因为火力队都在主攻连，马上转移不及，你们只有靠自己的火力掩护，去完成这个艰巨的重要任务。不知你们有决心、有把握完成没有？”

五连的每一个干部都知道，在没有火力队掩护的条件下突破围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还有别的什么话可说呢？听了营长的话，政治指导员杜炳申立即响亮地回答：

“有把握！请营长放心好了！”

副连长战斗英雄李汝胜，也激动地抓住了朱营长的双手说：

“放心吧，营长！我们五连坚决完成任务，一定突进去！”

攻击又开始了，已经负了轻伤的二排长魏孝荣同志，亲自带领担任突击班的第四班很快接近了寨墙。寨墙里的敌人发觉了，拚命地打机枪、扔炸弹。四班的勇士们只在回敬了一排密集的手

榴弹后，就乘着烟雾蹚过外壕，突上了寨墙。

然而，差不多也就是同一时间，在寨墙外带领二梯队的正、副连长都不幸负伤了；二排长魏孝荣也二次负伤，而且这次是负了重伤，终于不能再支持，而倒在了墙根下。这时候，政治指导员杜炳申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指挥部队继续进攻：

“同志们！四班已经上去啦！咱们也快上啊！”

寨墙里的敌人藉着地堡的掩护，拚命用火力封锁寨墙，企图阻止勇士们向里发展。四班长吴玉景便命令战斗组长冯全生带领战士王来善和顾士明打过去。他们很快卧倒滚到了敌人的地堡跟前，“轰！轰！”一连两个炸弹打进去，再加上一梭子机枪子弹，地堡内就不再打枪了。这时，冯全生也不幸负伤了，王来善就领着顾士明继续往南发展。前面地堡里的机枪还是不停地扫射过来，他们机警地闪开了机枪的火舌，一个箭步窜过去，对准枪眼往里面打了一枪：

“交枪不杀！”

地堡里面的敌人闻风丧胆。八个士兵，一挺机枪和五支步枪，马上变成了王来善他们的战利品。

突破口巩固了，但后续部队还没有跟上来。这时，敌人又乘机以猛烈的火力封锁突破口，向他们展开了连续的反扑。他们那里虽然只有六个人，但大家决不后退一步。一排长吕宗景指挥战士们三次打退冲到面前十余米远的敌人。就这样，他们一连坚持了半个钟头，终于保住了这块重要阵地。

（李同芸）

（二）攻占一八一师师部

八日正午十二点半钟，对一八一师师部的总攻击开始了。几十门大小炮向敌师部轰击，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随着这一阵猛

烈的巨响，浓烟夹着烈火弥漫了天空，敌人的枪炮变哑了，里面人吵马叫乱成一团。

乘着烟雾，二团七连四班照着赵营长指定的对面墙上刚被炮火轰开的缺口，飞快地猛扑过去。被炮火震得昏头晕脑的敌人刚刚苏醒过来，就慌乱地向他们开枪，投炸弹。勇士们边打边冲，一口气冲到了墙根。当他们冲到缺口前面时，战士魏兆泉负伤了，可依然坚持不下火线，和班长王克善一起首先从缺口爬了进去。

敌人吓得颤颤抖抖，有的蹲在墙跟儿，有的猫进工事，有的藏在床底下，有的甚至躲在厕所内。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向战士们央求：

“你们不要打炮了！”

勇士们回答：

“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顿时，敌人一群群地都从藏身处爬了出来，服服贴贴地当了俘虏。不到几分钟功夫，院子里到处都站满了放下武器的蒋军一八一师官兵。

（唐突、高环）

（三）突破张公店西寨墙

在拿下了张公店西寨门外百余米远的敌前哨阵地小庙以后，二团六连又光荣地担负了从西面突破围寨的任务。

张公店西门外是一道很深的壕沟，沟上有一座小桥，正对着寨门。俘虏称：沟内水深没法通过。因此，战前营里在研究从哪里突破时，只好选择了小桥。但是，因为这座小桥是通西门的唯一道路，敌人无疑在此集中了大量的火力。怎么办？六连长郭守信说：

“不要紧，我在指挥上灵活点好了，没有什么！”

突击开始了，三排八、九班按照原定计划径直向小桥猛扑过去。果然，他们刚一冲到小桥跟前，就遭到寨墙上面和小桥里边两个地堡的机枪的猛烈射击，不得不退回来。

第一次突击没有成功，但郭守信同志心里并不着急和失望。他跑到敌火力比较薄弱的小桥北边，亲自跳到水沟里去试水，结果发现水深刚到腰际。于是，他立即派两挺机枪封锁住桥里面的两个地堡，命令一、二排迅速从小桥北边突破。

一、二排的勇士们飞快地从这里越过壕沟，贴近了寨墙。与此同时，一排机枪班的同志也跟了上来，戴光汉和赵文正的半截身子还在水里，就把机枪架在对岸边上，一连几梭子密集的扫射，再加上勇士们一阵手榴弹的轰击，敌人便仓惶地夹着尾巴逃跑了。

由于指挥上的机动灵活，细密侦察，以及大家动作的迅速，这里仅以三个人的轻伤的代价，便顺利地突击了寨墙。

（四）歼灭张公店的突围残敌

八日中午，二团以八分钟的短促时间，攻占敌最后核心工事师部，米文和仓惶率领一小部残兵败将，狼狈地从东门窜了出来，企图向东北夺路逃命。但他们刚走了不远，就被我二旅密集的炮火拦头挡住。敌人乃转头折向西南，妄想窜入张阁与五四三团会合，然而，也同样遭到了我四、七两团的猛烈迎击，并在旷野陷于我包围之中。此时，我强大炮火复从四周一齐向敌猛射。随后，我军战士从四面八方一齐猛冲上去，将敌人分割成无数小块。至此，敌人已丝毫不敢再行反抗，我各部战士遂趁机冲入敌群。成群结队的敌人立即纷纷交枪投降，仅四团十一连就捉到了五百多。敌师长米文和及其参谋长董汝桂、高级参议张述文，也一起被十一连机枪班战士高东昌和杨同山活捉。不到半个钟头，从张公店突围出来的八百多个敌人，就全部束手就擒了。

张 阁 受 降 记

——记一八一师五四三团全部放下武器的经过

庶 文

八日下午一点钟，被围在张公店内的敌一八一师师部及其所属之五四一团被我全部解决后，该师被围困在张阁的五四三团益形恐慌动摇，我围攻部队当即趁机从四面八方逼近张阁寨墙跟前，向敌展开政治攻势，命令他们即刻缴枪投降。

敌人于下午二时第一次派出一个老乡。他高举双手走过来，向我前卫部队首长转达敌五四三团团长胡树基函，略谓：

我们准备放下武器，望贵军停止攻击。

同时，我们三个要求：

一、保证官兵生命安全；

二、不侮辱我们人格；

三、掩埋死者，医治伤员。

我某部首长当即回信答复他此项要求，同时提出：他们必须保证不损坏任何武器；并命令他们迅速缴枪，不得延迟。

四时许，敌人第二次派出传令兵两名，向我前卫部队首长报告他们的缴枪方式，即将枪统统放在村内，部队成两路纵队，高举双手走出村外集合；另外要求我军后撤几十米。我某部队首长首先同意他们的缴枪方式，但拒绝将部队后撤几十米；最后，又

一次严令他们迅速缴枪，并责其不得再延迟时间。然而，敌人还是一再地拖延着。

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米文和的一位随从副官，被我军送进了张阁。副官将米文和的一封亲笔劝降书送给了胡树基。信中略谓：“我现已被解放，望你跟我一样的做。”劝他马上放下武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至此，敌人之一切顾虑与犹豫全被打消，乃随即下令停止抵抗，集结部队，静候缴械投降。

薄暮，敌人终于第三次又派出来两名副官，完全接受了我军下达的投降命令。此时，到处可以听到敌人在寨墙内集合讲话，但仍有零星枪声。我前哨战士即厉色高声质问：

“你们既然缴枪，为什么还打枪？”

该部一个营长赶忙命令任何人都不准再打一枪。战场遂顿时寂然。

夕阳西坠，该部官兵整队出村，武器则有次序地排列在村内。一八一师五四三团全部及侥幸突围到张阁之师直与五四一团的少部人员，除伤亡八十余名外，自团长胡树基以下共一千六百三十七人，全部集体投降，并将全部武器装备（迫击炮五门，重机枪十五挺，轻机枪二十二挺，六〇炮七门，步马枪五百二十支，弹药十万余发，电话机六部，总机一部，电台一部等）逐件点清交与我受降部队。至此，一八一师即为我第三次全部歼灭。

该敌在我围攻下，已两日未吃饱饭，饥寒惊恐，颓丧万分。我某部首长当即予以安慰。

追击邱清泉

李泽忠等

经过几天的追击，我军终于在砀山东南地区将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扭住了，粉碎了它企图东援被围的黄伯韬兵团的梦想。

一、扭住第五军

八日下午一时，我军某部和敌第五军的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一三五团遭遇了。某部遂以勇猛迅速的动作，冲破了敌人的前哨阵地，将敌由张路口、大王庄、毛堂、王楼驱逐出去。

敌人重新整顿了一下队伍，凭着猛烈炮火，向我未及修好工事的阵地轰击。大文庄以东的铁路两侧，九大队八班的阵地上，在一个钟头左右，就落下了一百八十发大小炮弹。敌人妄想从这里打出一条东逃的道路来。

天已经黑了，敌人继续向我猛攻。此时，八班只幸存下四位战士坚守阵地。战士张志荣从工事里伸出头来，对班长张玉廷说：“班长！你的手提冲锋枪和我的步枪，来个交叉射击，来回倒换地方，迷惑敌人！”班长说：“好！就这样打。但打得要节省些，子弹是有数的。”敌人采取钳形攻势，从两面向八班包抄过来。张志荣从左面打响了第一枪，张玉廷接着从右面开始射击。敌人趴着喊叫：“冲啊！”但是谁也不敢动一动，只有他们

屁股后面的轻机枪在盲目射击。张朝富、黄永方两同志在阵地的另一端侦察清了那挺机枪的位置，两颗炸弹飞去，机枪马上成了哑巴。

在九大队阵地的另一角，战士崔虎的工事尚未筑好时，一颗炮弹落到他面前。他脸上被炸破了十几个口子，身上衣服被打得开了花。但崔虎顽强地坚持挖工事。

黄昏，敌人炮火再度猛烈起来。二排副排长尚德富的脖子、脊背受了三处伤，但他仍留在火线坚持指挥。敌人组织了六次进攻，但没有一次成功。

（李泽忠）

二、歼敌两个营

与前边的战斗同时，我军另部也在行进中同敌人接触了。一连的勇士们猛虎扑羊一样地把敌人击溃，三十多个敌人向钟楼村退去。一营副营长命令四连跟踪追击。

钟楼村的周围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这里住着敌第五军四十五师的工兵营。四连接到命令后，高法五连长立即率队向敌人冲去。敌人的枪弹从正面、左翼、右翼向着他们毫无依托的冲锋队形射来，子弹落在脚下溅起一堆堆白灰，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英勇地跟上来。他们终于把敌人压进了钟楼村，自己也进到离村三十米远的一块坟地。

这时，村中敌人又在其优势火力掩护下向我反扑，但立即被我四连健儿英勇击退。敌人在惊慌错乱下，集中所有的炮火轰击过来，但勇士们顽强地战斗着，连长倒下去，排长带领干，排长倒下了，班长便站出来。敌人的进攻皆被打退，他们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直到黄昏。

上级决心歼灭这股敌人，主要突击任务给了第五连。五连的

四班冲在最前面，第一名则是十七岁的小同志、新战士杜成。当敌人把我们堵拦在开阔地的时候，小杜奋不顾身地站起来高喊：

“同志们！冲啊！”话音刚落，一颗子弹打到他的头部，他倒下去了。四班四组长原天才脸部数处受伤，六班副班长尚克诚受了重伤，他们在牺牲前都打光了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第三排在排长原保禄和副排长的带领下，不顾敌人稠密的炮火，冲过了六七米宽的开阔地，象铁锥一样地刺向敌人。夺下了外围一个大暗碉后，副排长牺牲了，紧接着排长也挂彩了，七班长马上代理他指挥着再往前冲；七班副又代理着牺牲了的七班长，直到他自己也负了伤。战士杨润富从死去的八班长手里拿过手提冲锋枪，单人阻挡三面，打退了敌人反扑。

在英勇顽强的突击中，我们终于攻占全村，把敌工兵营全部歼灭。

当敌阵被我突破时，敌军营长谢静之屡次求援无效，便召集各连长想办法。就在这时，我们的一颗炮弹飞去，敌副营长当场毙命。解放军已从后面打进村来。敌营长慌忙令其号兵吹“停止号”。紧跟着，他的士兵们就一片声地向我攻进村里的部队喊起来：“请不要打枪啦！我们缴枪！”

住在小王庄的四十五师辎重营，见到我军四面八方的猛烈炮火，早已丧魂落魄，一经接触，便找到一个老百姓，让他手拿白旗过来，替他们向我军呈送投降书。

当我们回信准其投降后，敌辎重营营长温如廷、副营长黄玉山就带领全营将武器和辎重全部缴给了我军。

（李道贤、马泽民、张结、刘来俊）

三、击溃一个营

九日下午十四点钟，敌五军五十八师二九七团第三营由东南

向我军驻地作武装侦察，被我发觉了。

一大队陈黑奎排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越过开阔地带，向敌人据守的郑大楼出击，到离敌人百十米的坟前和敌人对峙起来。狡猾的敌人见他们人少，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向他们反扑，但刚集中起来，马上便被一班副刘好俊的枪榴弹打得溃乱了。一排见势，马上发动第二次冲锋，吓得敌人扭头向来路逃窜。没有来得及跑掉的七个敌人，在我勇士们的刺刀下乖乖地缴了枪。

另部我军得到敌人逃跑的消息，以极迅速的动作向敌迂回。十一大队在任圉村一带将敌插乱，张政教带着三排向敌人扑去。五十多个敌人挤成一团，用自动火器向我们射击，九班长和战士二人牺牲挂彩了。就在敌人要跑的时候，十一大队从后面分三路直扑过去，雨点般的炸弹落在敌群里。敌连长饶民福喊叫起来：

“我们缴枪！”结果敌人除一部逃窜外，都被消灭。战斗遂告胜利结束。

（勇 锐）

我所见到的淮海战役

明 朗

腰斩津浦铁路

三纵部队从大别山出来，在叶县附近进行了整训；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配合兄弟部队沿平汉路向北挺进。这时，豫中平原敌我双方的形势和一年前已大不相同。解放郑州、开封、商丘，如风扫落叶，我们纵队竟没赶上打一次过瘾的仗。

十一月上旬，在萧县的一个村庄里，听了陈毅同志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的动员报告。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他的讲话有气魄也有风趣，听的人有时凝神屏息，有时哄堂大笑。他讲了双方的兵力，大约各为五十万左右（以后，敌人又增加了个黄维兵团），讲了战役第一阶段的重点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讲了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是决战性质的战役；还从中国历代争夺的史实，讲到谁占领锦州、郑州、徐州三点，谁就有希望取得全国的统治（当时，辽沈战役已结束，锦州已解放）。这是振奋人心的动员，干部们听了报告，一个个信心百倍，磨拳擦掌，要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役中为人民立功。

战役第一阶段给三纵（配属九纵一部）的任务是攻取宿县，斩断津浦铁路。宿县位于徐州、蚌埠之间，是敌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高，池宽，工事坚固，驻有重兵，铁甲列车来回活动；但守备部队的战斗力不算很强。我军十一月十三日夺关。十五日黄

昏攻城。攻城时，我随九旅的主攻部队，目睹进攻西门的情况。这次攻城与过去大不相同：我军已有强大的炮兵和工兵，特别是有华东野战军的榴弹炮配合；攻击开始，炮火把城墙打得硝烟弥漫，砖瓦横飞，工兵的爆破掀翻了一个个钢筋水泥的暗堡；很短时间就把厚实的城墙打穿了缺口，战士们踏着缺口的松土陡坡，一涌而上。这时，东面的主攻部队已攻入城内，两方夹击与敌人展开巷战，午夜过后就完全解决了战斗。这一仗，歼灭敌25军148师及交警总队等一万三千人，俘敌中将司令张绩武，缴获的物资、弹药堆积如山。

第二天，铁路两旁，通向宿县的大小道路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这是根据地支前的民兵、民工和附近的群众；是到车站上来搬运粮食、弹药、被服的人群；是到铁道上来破击铁路的队伍；是到战场上来搬运敌人伤兵的担架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大车，有手推车，有骡马，有毛驴。这些望不见头尾的人流和搬运大炮、押送俘虏的解放军行列，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人民战争胜利的宏伟图画。

我军攻克宿县，切断津浦，犹如切断了50多万敌人仅有的一条大动脉，使它既得不到物资、弹药的补充，也丧失了退却的唯一通道，实际上是把徐州的敌人悬在了空中，形成了对它的大包围态势。直到淮海战役结束，敌人用了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由淮河一线多次北犯，企图重占宿符，打通徐蚌，终成泡影；徐州的敌人也无法从这条路南逃。战役的进程说明，攻占宿县，截断徐蚌，是刘、陈、邓指挥的一着高棋；蒋介石轻易丢掉宿县是他指挥的愚蠢和无能。

围堵黄维兵团

攻克宿县后，部队奉命在浍河一线集结，准备迎击增援徐州

的黄维兵团。敌人进抵浍河，猛攻了两天，发觉形势不妙，掉转屁股向后撤退。当天傍晚，各路大军象潮水似的向敌人压去，敌人终于钻进了刘司令员的“口袋阵”，在双堆集一带被包围了。

三纵担任北面的战斗任务。开始包围的夜晚，我军在野地里挖交通壕和前沿工事，敌人也忙着修筑防御设施，双方都在“挖地球”。战场上除了零星的枪声，显得一片沉寂。天一亮，就不同了，敌人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轮流在阵地上空轰炸扫射。每批至少有十几架，投下的炸弹有两种：一种是500磅的大家伙，战士们叫“双生子”，一下蛋就是两个，炸的坑，一个连在里面隐蔽防空绰绰有余；另一种弹体小，一次投掷的数量多，战士们叫“一大串”、“连声响”。战士们看见这样的阵势，都说：“这一回蒋光头要拚老命了。”

开头几个夜晚，我军进行攻击，成效不大。十二月一日，徐州的敌人向南突围，我们的后面也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十二月三日，我在杨大庄西北的高地，看见敌人一次大规模的向北突围，企图与徐州突围的部队南北汇合。这是蒋介石的美械嫡系主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坦克作为先导的攻击战斗。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在头上俯冲扫射，打起的尘土一串接着一串；几十门大炮向我杨大庄以南的野外阵地猛烈轰击，掀起的黑色浓烟、黄色尘土把半个天都遮盖了，连太阳也是黄惨惨、浑沌沌的。接着，八辆坦克排成队朝我们阵地隆隆开来，在阵地上反复碾轧轰击，把前边的几段战壕碾成了平地。在那里坚守的战士，被埋在土里，全部壮烈牺牲。敌人打开了缺口，坦克在前面横冲直撞，后边的部队蜂涌而来，一部分先头部队冲进了村子。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们的部队坚决执行了“让过坦克，堵击步兵”的命令。前边的战壕里人人各自为战，坚守阵地，敌人从哪里突破，就从哪里堵击。团的干部亲自拿起冲锋枪、手榴弹和敌人撕拚。有的战士抱着一捆炸弹，滚到坦克肚子底下去炸

履带；有的战士爬到坦克上面象天神一样，端起机枪朝敌人扫射；增援部队从坦克下面的交通壕里钻过去向敌人的步兵发起反冲锋。坦克冲到我们的山炮阵地附近、离山炮只有一二百米时，我们的炮兵英雄不但不逃跑，反而转动炮口，直接瞄准，朝坦克轰击，大炮和坦克打了“交手仗”。冲到村子里的敌人，也被我们的战士击退了。激战一直继续到午后，敌人凌厉凶猛的攻势被阻遏了。

纵队副司令员刘昌义同志看准了火候，一声令下，我军强大的炮火，也象敌人开始进攻时一样，进行猛烈的轰击。只见敌人队伍里，升起一朵朵浓烟，好象花朵在开放似的，渐渐扩大，渐渐加多，渐渐汇合，终于把敌人笼罩在硝烟和尘土混合的云雾之中。我军战士杀声遍野地卷了过去，刺刀的锋刃在云雾中闪动，好象大海上溅起的无数明亮的浪花浪尖。

敌人在我军的刺刀和手榴弹面前，倒下一批，又爬起一批，向他们盘据的村子里逃窜，遗留下遍地的尸体，密麻麻的又深又长的履带辙痕，和摊放在野地里的被打坏的坦克的残骸。

打碎最硬的外壳

敌人向杨大庄突围失败后，我军把阵地推进到东西马围子跟前。

白天，战壕里开展了政治攻势。最有趣的是，战士们一边把热腾腾的肉包子朝敌人那边扔，一边喊：“想吃饭的往这边跑！”有些蒋军士兵侥幸跑过来（跑的时候敌人用枪打），象饿狼一样，抓住吃的东西就往嘴里塞，抓住喝的就往喉咙里灌，一身褴褛，蓬头垢面，完全不象人的样子。从跑过来的人的嘴里，知道敌人把战马都杀光吃完了；连死人枪上的木头，也当做柴火烧；现在，就是生马肉也吃不上了，每天为了争夺空投的饼干，经常

有人被打死。战士们知道了这样的情况，心里都有了底：“不管反动派怎样顽强，它是支撑不住的。”

这时，刘、陈、邓首长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命令是用红、绿、黄各种颜色纸印的，传遍了前方的战壕。每一个干部战士读了命令，都懂得了我们正处在决定性的时刻。

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同志动员总攻的时候说：“这一回倾家荡产和他干！”全纵队的一切人员都动员起来，全纵队的一切炮火都集中起来，“华野”派来支援我们的榴弹炮也进入了阵地。十二月十一日夜晚，我随主攻部队的旅长赵兰田主攻团的政委刘瑄等同志到了前面的战壕。战壕里象赶集一样，部队正在集结。

山炮抵近到离敌人只有一百五十米，赵兰田旅长还叫“往前移”，“一门山炮对准一个地堡，”“只要抓不走就行”。这种情况，敌人是察觉了的，他们的大炮、小炮、机枪、照明弹，一直没有松劲。战壕的前后左右，炮弹就象下雹子似地落下来。空炸的炮弹放出一团团银白色的火光，把人的眼睛都刺花了。胸墙上的土，震得唰唰唰的直往下滚。这一切，对我们的部队，好象完全不存在似的，人流还是象赶集一样地运动，各处都在紧张地进行总攻的准备工作。

攻击开始，我们炮火的威力压倒了一切。敌人刚才那样疯狂的火力，一转眼就变得咽哑无声了，以致我们能站在战壕上面，观看这雄伟的场面。炸药包发出巨大的炸裂声，把敌人的地堡、鹿砦炸得四散飞进，突击部队在浓烟和火光的辉映下，跳出战壕直扑敌人阵地。突破成功后，在村子里争夺得更为激烈，手榴弹的爆炸声，象万千鞞鼓在地窖里擂鸣。敌人使用火焰喷射器、燃烧弹，把我们攻占的阵地打成了火海，一溜溜火龙在地上乱窜。我们的战士一边灭火，一边战斗，在火海中死守，寸步不退，后续部队源源跟进。敌人在绝望的时候，竟施放了毒气，但是任凭怎样挣扎都挽救不了死亡的命运。

攻克东西马围子，歼敌美械主力十八师的两个团。战斗中，我军的炮火一直保持了压倒敌人的威势，干部、战士表现出超人的英勇顽强，就是被俘的敌军官，也不得不连声感叹：“万想不到，万想不到！”

攻克马围子的前后，各友邻部队也都攻克了敌人重要的阵地，双堆集以南的土堆——敌人唯一的制高点也被攻克。黄维兵团最硬的一层外壳被打碎了。

双堆集狂欢之夜

十二月十五日的黄昏，电话机忙的不可开交：“敌人逃跑了！快捉俘虏！快捉黄维！”前方后方，连炊事员都出动了。

这一天晚上的双堆集，热闹极了。战士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纵横交错，左右穿插，如疯似狂，欢呼胜利。方圆十几里的大地沸腾了起来。有的人押着一群群的俘虏，有的人扛着一捆捆的武器，有的人欢呼，奔跑，吼叫，有的人对空打信号弹。一时，各种颜色的信号弹布满空中，犹如放礼花一般。战场上到处都是敌人留下的车辆武器，到处都看得见美式榴弹炮、野炮、反坦克炮、化学炮以及其它数不清的枪、炮、弹药。战士们有的开汽车，有的推坦克，有的拖大炮，有的收拾器材，有的抬运敌人的伤兵。那些装着胜利品的胜利品——汽车，四处驱驰。射出耀眼的白光，把方圆数十里照耀得如同白昼，如千百条探照灯光，交叉辐射。双堆集响彻了马达的声音，战士们欢呼的声音，骡马嘶鸣的声音……。敌人的飞机大概被这壮丽的场面吓昏了，拖着微弱的光亮，无声无息地在夜空盘旋。

我和几位同志看了几个打得最残酷的村子，哪里还有什么村庄？不过是几堆断墙残壁标出一个位置罢了。在这白光万道的黑夜里，竟分不清村庄和田野的界线，分不清道路和壕沟的区别。

满地都挖得稀烂，都是残破的战壕、地堡和集团工事，到处都是人尸马骨，发出腥臭焦灼的气味。在战场上，发现了两件怪事：

“汽车防线”和“露天医院。”敌人用泥土填满了上百辆汽车，修了一条“汽车防线”。在“汽车防线”里边，挖了一丈多深的地下工事，黄维和他的司令部就在这里。但是他们负伤的官兵却躺在露天的土坑里呻吟、呼嚎。这些土坑，好象无数敞着口的墓穴，里边躺的伤员，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见了我们就喊：“救命！”当我们的担架来抬他们的时候，他们感激得泣不成声：“官长！你们救活了我，我一辈子忘不了这大恩大德！”

这个“文书”正是黄维

歼灭了黄维兵团，国民党的一切增援部队，都掉转屁股向南逃跑。我们的战士人人成了战略家，都说：“这一下杜聿明的几十万人马，只有完蛋了”。

纵队阎红彦副政委通知我，立即到纵队的俘虏收容所去，清查俘虏军官，要特别注意清查黄维。

这次的俘虏收容所真是“生意兴隆”，成千成万的俘虏，连人头都点不清，到哪里去查黄维？

七旅送来了敌人的一个文书，送俘的同志说：这个人突围时过河没打湿脚，来收容所的路上，叫他扛一部留声机也扛不动，值得注意。我们仔细观察了这位俘虏：愁容满面不掩白皙的肤色；举步踟蹰不失大官的气质；语言支吾，动作迟缓，实在不象个文书；脸上还有一颗黑痣，正符合野战军政治部通报中黄维的特征。这时，我们已将十一师师长王元直清查出来。王元直见了这个文书，猛的惊诧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吐音：“他也来了！”但问他这个人是谁，他却不肯说。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位从宿县战斗中解放过来的战士（曾给黄维当过马夫）让他躲在一间屋子的

窗户后面，又叫可疑的文书从外边经过。他确认：这个文书正是黄维。

全歼十二兵团，活捉黄维，是全军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事后查明，这个假充文书的人，是七旅桑小六和范介明两位通信员同志，在一辆不能动弹的坦克旁边的麦地里捉住的。原来黄维是乘坐这辆坦克企图突围逃命的。

攻克宿县城 切断徐蚌线

佚 明

宿县歼灭战围攻经过

十一月十三日，我军各部以急行军直扑宿县城下，占领东南西三关，将县城紧紧包围；同时城北之符离集及城南之固镇已为另部解放军攻克，使宿县完全孤立。

宿县战斗，可分夺关与攻城两个步骤。

宿县东关长达三里许，东关东头在日寇占领时期曾筑有一方圆三里许之兵营，居民曾呼为“小东京”，亦为旧日津浦路宿县车站，成为宿县之外围据点。十四日晚，我军某部以迅雷之势，自东面攻入“小东京”敌据点，乘胜向东关城根推进。敌人曾以铁甲车及六辆装甲车向我反扑，但我勇士们用手榴弹与火箭炮将铁甲车打毁，敌遂仓惶逃入城内。当敌人退往城内时，妄图阻我追击，竟纵火焚烧东关民房。我军指战员无比愤恨，一部作战部队冒着炮火为人民救火，一部勇猛直扑城根桥头，一部则将车站守敌歼灭，乃全部攻占四关。

十五日下午五时半，我军从东西两面开始攻城。宿县环城水壕宽约三丈余，水深没顶。当我军一开始夺关时，敌人即将南北西三面桥梁完全破坏，但小东门外之桥梁因我追击猛速，敌未及彻底破坏。我主攻西城的部队首先遇到了架桥的困难，该部各级干部直至小组长均亲自到桥根侦察地形。担任架桥的七连经过十

四日一天的讨论、演习，能以六个人的架桥组，在一分钟时间内架好桥梁，故在攻城炮火开始后，七连的架桥英雄在敌炮火之下以极短时间完成了敌前架桥。主攻东门部队发展更为顺利，炮火发射十五分钟后，即将小东门打开一丈多宽的缺口，担任突击的某部二连九班黄炳志等九位英雄首先扑上城头，大队即继之突入城内，向纵深发展。从炮火轰击至突破城垣仅费时四十分钟。十时许，我东西两部兄弟部队在街心会师。最后两股残敌被分割包围在电灯厂和福音堂内，电灯厂内之残敌先作了俘虏，守在福音堂的敌酋张绩武残部接着也放下了武器。

子夜时分，月明星稀，全城骤然热闹，四周响彻着群众的欢笑声和战士们捉俘喊叫，万余敌军无一漏网全部歼灭，徐州、蚌埠之间的要点宿县遂告完全解放。

英勇的爆破手

十五日下午五时半，我军某部向宿县城东关发起猛攻，山炮、野炮、战防炮及各种火器集中向城上守敌轰击。工兵同志们在接受“坚决炸开小东门”的任务之后，都兴奋地争着要去完成。第一组王元中、李德清首先将护城河桥上的鹿砦炸开了。第二组李生华、黄金祥接着去爆破城门。大东门及地堡内敌人火力封锁了勇士们前进的道路。黄金祥同志在距城墙十公尺的地方牺牲了，四班长翟福明立即在连长面前说了一声“我去！”就和张海亮同志扛上炸药冲上去了。不一会儿，“轰”的一声暗堡摧毁了。二班长张建文同志有病尚未复原，上级只分配他作助手，但他看到黄金祥同志牺牲后，就自动地扛起三十公斤炸药，和罗德友同志在翟福明、张海亮爆破地堡之后一气冲到城门下，又是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塌半截。

在回来时，为了搬回黄金祥同志的遗体，张建文自己也负了

伤。李常福、何伯宽、韩长成、陈立海四同志，在突击部队某营长的指挥下乘敌被炸得晕头昏脑之际，又送上五十公斤炸药。城门塌了，突击队的英雄们如潮水般地涌入城内。由于得力地连续爆破，主攻东城的部队仅仅费时四十分钟，即全部登上城头，投入纵深战斗。

攻占宿县东关

宿县东关长达三里多。十四日晚，我某部第三营奉命夺取东关。战斗一发起，即迅速占领东关东端的前日寇兵营“小东京”。这是日寇占领时期修建的方圆三公里，内有四十多座楼房的兵营。宿县守敌就在洋房周围抵抗我军，但在我英勇战士的猛攻下，四十名敌兵作了俘虏，其余的敌人便向东关大街逃窜。敌人六辆装甲车曾在洋房周围转来转去，从铁门向占领洋房的我军反击。

我机炮连靳立功同志用机枪瞄准铁门，猛烈射击，一辆装甲车停止了转动，其余五辆即刻掉头向东关街逃去。

完全占领“小东京”后，七连战士们乘胜向东关大街猛冲，很快即占领了七八座院子，一直发展到东关外的小河边。在这里，敌人又用两辆装甲车挡在桥上，向我射击，同时桥旁地堡里的敌人也用六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阻止我军前进。爆破手马小顺、兰小元跳过小河，在敌人地堡附近装好炸药，刚刚点着返回来，便听到雷鸣般的轰声，地堡塌了，两辆装甲车惊慌地扭头就跑。四班长郝友昌带领第四班全体战士乘胜渡过了小河，冲进第一座院子。这时北面冲来一股敌人，企图把我军赶回河东。战士们一排手榴弹就把他们打了回去。

十一连的战士们踏着七连勇士开辟的道路，冲到东关大街中端，占领了一座洋房。火车站上的敌人则在火车厢附近以六公分

小炮及机枪向我猛烈射击，掩护其步兵向洋房冲锋。我排长岳路明带领的勇士们用一阵手榴弹就将敌人打得缩回车站附近。我军两个小组乘着敌人混乱，冲过去占领了津浦路宿县车站。

登上宿县西城的十四名勇士

十四日晚，某部三营接受了主攻宿县西关的任务，营长毛效义在营的动员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已光荣地接受了主攻任务。我向党和上级表示决心：这次我们要拚命地打，坚决地打，越猛越好，只能向前，不能退后，要不怕一切牺牲登上城头，和敌人决一死战。只要有一个人，也不能丢掉占领的阵地。我们要在淮海战役中立功，城墙上见面！”

十五日下午五时半，我军强大的炮火以压倒优势掩护七连完成了艰巨的架桥任务，工兵以神速的动作迅速爆破后，八连就象老虎一样冲出了街口。架梯组刘金堂同志首先被炸伤，营长叫他去包扎上药，他坚决地说：“这点伤没啥。请首长放心，我一定要拚命地完成任务。”说着他就架着梯子冲上去了。

敌人集中了城墙上和地堡里所有的武器，组织成交叉火力网，子弹象下雨一样打在木桥上、桥基上，发出了难听的嘶叫声。炮弹爆炸后的浓烟和烧夷弹的火光，把整个桥头上、城脚下打成一片火海。八连勇士们一个接一个冲过木桥，跃过铁丝网，通过三十多米宽的大马路——在这一段完全暴露的开阔地上，接连倒下了十几个勇士。然而，八连的同志们在这紧急关头，没有畏缩，他们只记得拚命地打，越猛越好。一排长负伤了，副排长李四法就带着冲锋；一排副负伤了，三班长申正西就带领冲锋；三班长负伤了，小组长刘用喜就带着冲锋；战士们也自动跟着冲上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仍然奋不顾身地往上冲。

投弹突击班的新同志周玉明提了一筐炸弹，冲在最前面。他

负伤后还躺在地下向暗堡里扔过去十八个炸弹。在这样英雄气概之下，连长高玉岐等十几个同志终于扑上了城墙的缺口，但爆破后缺口的松土使人很难站稳脚。敌人凭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拼命反扑，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就在这两丈高的突破口上展开了。连长的胳膊负了伤，排长高金城的嘴被炸伤了，血一直往外流，战士杨海被滚下来的敌人尸体打了个斤斗。他们被敌人压下来了，但又马上组织第二次突击，连长向大家发出紧急命令：“同志们！只有死在城上，不能死在城下，和敌人决一死战！”说着他大喊一声“杀呀！”就一手提机枪，一手扔炸弹。任忠海同志打断了两个指头，也还咬着牙往上冲。排长高金城还在昏迷中，听到大家喊杀，蹦起来就跟着冲了上去。终于，郭贵礼、魏兴泉两人第二次最先登上了城头。司号员李式琴跟着突击队一爬上城头就吹起嘹亮的号声，好象告诉城下边的同志“到城墙上见面！”敌人乘我立足未稳，一连组织了两次反扑，还有带卫士的指挥官亲自督战。这时八连的炸弹打光了，他们就拾起敌人留下的炸弹回敬敌人。以高玉岐同志为首的十四名勇士毕竟巩固了突破口，强大的后续部队从这个突破口涌进来，一直向街心敌人巢穴杀去。

月光洒在八连十四名勇士的身上。他们站在自己用血汗换来的突破口上，发出愉快的笑声，庆幸自己在光荣的淮海战役中立功。

拂晓，全城战斗结束，西门城墙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死尸和伤兵，这些为蒋介石卖命的冤死鬼是二十五军班排军官教导队的受训军官。

万夫难挡的突击队

十四日晚友邻某部占领东关，残敌仓惶向城内溃逃，即放火

烧关、炸桥。我军直逼桥头将火扑灭，就在瓦砾堆中赶忙做好工事。

攻城的命令下了，一营为“突击营”，二连为“突击连”，九班为“突击班”。战壕里立刻沸腾起来，特别是二连的同志高兴地蹦起来。“早就想打个好仗了，往南跑了两趟敌人都溜了，没打成，郑州那样重要的地方满想能打上，敌人却跑出去叫友邻消灭了；张阁把敌人包围住，谁想又集体缴了枪；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回，轮上我们打，可不能给刘邓大军丢人！”大家纷纷表示决心。“徐州会战立功最光荣”、“打不下宿县对不起友邻”的口号响遍了战壕。特别是九班全体同志表示：“要光荣登到城上，决不死在城下”。三排排长杨瑞保同志表示：“有我在，就一定登城。”二连连长张双喜反复六次亲自爬到桥上侦察地形，他带回来的关于桥中间只炸了一个小洞，部队完全可以通过的消息，大大地增强了战士们迅速攻上城墙的信心。

十五日下午五时，攻击开始。三十门重炮一齐开火，打得小东门砖石横飞，地动城摇。工兵连续四次爆破，把城墙炸了个一丈多宽三十多度的斜坡。九班长黄炳志同志看准火候率着一班人蹦出工事，象箭一样跃过大桥，直扑缺口。在这一瞬间，五个同志倒下了，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在这一瞬间，黄炳志等四位英雄扑上了城墙，排长杨瑞保率着七班也紧跟登上了城墙。他们把手榴弹当铁锤，砸死了缺口上的敌人，在城上高呼：“同志们！美造机枪缴到手了，猛往上冲啊！”后续部队如潮水一样涌上了城头。

从炮火开始到完全占领东城，仅仅四十分钟。二连同三、四连顺利地向纵深发展，以二十七人的伤亡，俘敌六百六十九人，缴炮三门，机枪六挺，汤姆式五十三支，卡宾枪八支，掷弹筒六个，步枪三十三支。

六个人解决两个连 活捉了少将张绩武

在宿县战斗中，他们六个人刚刚解决了这个院里的四十多个敌人，前边院子里更多的敌人就向他们反扑了。邢四俄急忙说：

“敌人很多……”班长李正堂厉声打断他的话：“怕什么，我们比他更多，拿手榴弹打！”他们刚才缴来两箱崭新的炸弹，这会儿便操起来狠命地朝敌人投起来。在火花烟雾中，只看到无数黑影在院子里来回乱窜，最后统统又被逼回前院院里。李正堂朝里边投了两个炸弹，郝占敖小组趁势控制了门口，正碰上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朝外冲。郝占敖眼明手快，上去一把夺过枪来，枪口逼着他：“不准动！动就打死你！”这时院子里乱嚷起来：“不打了！不打了！我们缴枪！”接着就是“拍搭”“拍搭”的扔枪声。李正堂、郝占敖、邢四俄、李耀宗、王国双、姜永生六个人一齐冲进院子。只见院子挤满了人，都争着缴枪，简直应接不过来。这时孟连长带着其他班排也来了。

缴完枪，从俘虏嘴里才知道这是由蒋匪少将护路副司令兼交警第一旅旅长张绩武亲自率领，准备从福音堂指挥部逃出来向南门突围的两个中队（连）。在这里，除被打死打伤外，一百五十多人都乖乖地缴了枪。俘虏群里一个满脸抹了锅黑、又瘦又矮鬼脸子的家伙，总是在絮絮叨叨地追问孟连长：“你们对俘虏官杀不杀？”原来他就是张绩武。

绝望的哀鸣

宿县战斗中缴获敌一四八师副师长钱卓俨的日记一册。这个蒋军高级军官，从十月二十五日到十一月十五日的二十几天写的

日记，充分地暴露出了蒋军高级军官恐惧混乱和悲观绝望的心理。

日记第一篇（十月二十五日）写道：“离宿县已十日，返宜兴休假亦已八天，国事螭蟾，民不聊生，所见所闻均是一片叹怨声。”继写道：“写此册日记之第一页，正国势（指国民党统治）倒悬，民生火，军事方面，东北仅沈阳一点在孤守中，迟早定要放弃，华北赖傅作义之支持亦极艰苦。待关外共军内调，局势当更危难。西北一隅尚属偏安。今郑汴撤守，陇西当非净土，鲁南鲁西，大战一触即发，刻四川以东，长江以北已烽火遍地。即江南各地亦不安宁。经济方面，金圆券之信用根本动摇，游资物价一如币改前，难望稳定。每一国人无不亟亟不可终日。”最后写道：“余每册日记可写半年之期，不知此册日记须写下多少愁怨多少眼泪！”

关于军事恐慌情形，十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自郑汴撤守后，津浦南段成为京畿外围唯一之重要防线，除蚌埠已设指挥所及加强守军力量外，南京四郊正积极构筑工事。京市各木行之木料，已均被政府封存备作工事材料之用，若果战争会在首都进行，则其境况何可设想，是以近来人心之沉重忧惧与经济恐怖已成双重燃眉之虑矣。”十一月八日的日记写了南京市民纷纷向外迁的情形：“拂晓乘裴哥汽车到下关江边，栅门内外旅客拥塞数千，人头滚滚无立锥之地，余正在出口处望江兴叹。”十一月一日写道：“沈阳战况恶化……整个东北将完全为共军占据。忆总统屡屡昭示，吾人无东北即无中国，今东北已尽失，不知既倒之狂澜，将何以挽救。”（意思是大势已去怎么办？）

关于“经济恐怖”情形，十月三十日的日记写道：“昨天下午全城（指宜兴）普查物资，有从鸡窝中查出肥皂，柴房中藏有香烟以及囤积食米小麦火油等，就数量言均不算多，此亦宜兴小邑之枯竭现象。”又写道：“日来黑市物价步步上升，稻价每担限

价八元几角，今已涨至二十元，黑市其他一切概可比例，金圆券已如脱缰之马矣。”（意指狂跌）十一月一日的日记写道：“自限价政策实施以来，形成物资隐藏，抢购风炽，社会情形极为不安。”十一月三日的日记写道：“翁内阁因经济改革惨败，提出辞呈，王财长辞意更坚，中国（应是蒋区）之局面确难支撑。”十一月四日的日记写道：“自限价政策取消后，物价无不飞腾上升。尤以日用品及菜蔬为最。货价比例为金圆券发行初之五倍矣。”

关于蒋政权在外交上所受打击，十一月五日的日记写道：“美总统竞选揭晓，出冷门，由民主党杜鲁门当选。有把握之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卒告落选，我国在外交立场上希望杜威当选，且以前陈立夫访欧曾为杜威之竞选工作而努力，众信有绝大成功可能，殊不知终成泡影。”

关于徐州会战，十一月十五日的日记写道：“徐州无线电话：此次陈毅所部全力谋击溃我黄兵团，共军兵力亦优势，闻黄焕公此番极为艰苦。”

关于宿县作战，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津浦南段态势日急，共军主力在徐州东北西三方面猛扑，徐州从滁县铁路日夜有破坏，交通通讯时断时续。因军运繁忙，客车今日起暂停驶。下午余至街中巡视，民众均精神紧张仓惶，宿县之今日已如死城矣。下午一时许，宿县西门外三五华里处，交警十六总队派队与敌接火，双方兵力虽不多，而战则激烈。薄暮，北门外亦接战。”十一月十三日的日记写道：“昨入晚，附近战争意味极浓，天方黑即戒严，各处守军随时参战。迄今晨二时，城北郊与东南郊有稀落枪炮声，四时枪炮声又起。……下午五时起，东南西三方面敌均来袭击，西关外交警一个中队被迫退入城内，今夜战事似比昨夜热闹。”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昨夜来之场面已相当紧张，尤以‘小东京’及车站与南门等处，敌攻甚急，一时枪声咯咯，炮

声隆隆。”又写道：“两日来作战情形，敌军行动敏捷，射击命中精度亦佳，军纪良好，在两年半，内战中成长之共军已不可轻视。”十五日的日记写道：“昨晚敌向东南北三方进攻，并向城内喊话‘徐州国军已被击溃，赶快投降。’”又写道：“今晨二时许，共军向车站交警阵地猛扑，我守军撤入城内，车站屯有大米一万八九千包，及其他食盐等等物资甚多。到此时东南西北关已尽失矣！幸飞机又来空投弹药，因风力过大，飞机又惧共军射击飞行过高，空投物资，大部分失落城外，为共军所得。”还写道：“宿县原驻部队除国军正规师及交警总队外，地方部队县自卫总队有一二千人，第六支队一千来人，再加岭霆、光华等等部队，极为复杂。原大部驻城外，昨夜因共军紧缩包围圈后，一律撤入城中。有识之士咸虑彼等善于投机者会看风挂牌，师长将彼等予以集中居住，便于监视之策。”十五日夜敌守宿县已绝望，这个蒋军高级军官在日记中录下了其仓忙电告家属的内容：“为免家中挂念，上裴哥一电告共军围攻已三昼夜。”至此日记无下文。

截断敌人中枢

张 克 等

蒋军象受伤的野兽似的来回调个不停，孙元良兵团刚跑到宿县以南，又扭回头想增援徐州，而在徐州以北拒绝起义的冯治安残部则没命地向南逃跑。北上南跑的敌人乱哄哄的都聚在津浦路上。这条路是蒋军大本营南京和徐州联结的唯一的动脉了。我们奉令与兄弟部队切断他的中枢，保证全歼黄伯韬兵团的胜利。

十一月十二日，我们的部队就象猛虎下山似的，一下子猛扑到津浦路上去了。

扭住了敌人

中原野战军四纵队十三旅的张营才营是一个很出色的战斗单位。还是今年七月的时候，为配合睢杞战役，我军在上蔡到商水的公路一线发起了阻击吴绍周兵团的战斗。敌人曾以七辆坦克及炽烈的炮火，连续十一次向张营才营的防御村落冲锋，树木都变成了光秃的枝干，天空子弹飞扬，不见一只鸟儿。然而张营才营的健儿却屹立不动。战斗后，他们荣获了“坚守阵地，稳如泰山”的锦旗。这次他们又在李庄车站英勇地截住了敌人。

当孙元良兵团正在蜂拥北进时，张营才营象一把刺刀插了进去。

一连扑到铁路与公路的中间，与敌人搅成了一团。枪弹横飞，敌人纷纷倒下去了。但敌人还是凭着人多势壮，用“人海”战术一直往上挤。一连的干部却毫不惊慌地说：“同志们！准备好，敌人来了，把他们打回去！”韩振田的三人小组凭借着自己手里唯一的武器——机关枪，打退了敌人的反冲锋。就在这时，弹药手田庆楼不幸中弹牺牲了，田垒成同志解下了牺牲伙伴身上的子弹带，继续战斗。

敌人又一次不分队形，不分方向，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向一连反扑过来。韩振田和田垒成端着机枪，沉着地打了左边打右边，打了这边又打那边，敌人一个个地在他们的阵地前面倒下了。在这样的紧张关头，田垒成同志左臂上却负了重伤，绿色的棉衣染成了赤红。炮火中班长命令着：“田垒成同志，下火线去吧！”但他回答说：“不要紧，我还能压子弹，我不能下去！”班长又一面安慰，一面劝告，让田垒成同志下去包扎。但田垒成同志清楚地知道，机枪组的三个同志，田庆楼同志已经牺牲了，如果他再下去，就妨害了完成任务。他拒绝了班长的劝告，咬着牙关，继续他的工作——压子弹。疼痛总是能削弱人们的精力的。但田垒成同志并没有被疼痛夺去意志，他把梭子挟在伤臂与腹部的中间，一直坚持压了八百发子弹。

这样动人的英雄事迹数不胜数。王文珍同志的腿部负重伤后还躺在地上监视和射击敌人，战斗结束时，他才爬下了阵地。小鬼王水彩同志与敌人搅成一团的时候，腰部负了重伤，晕倒在地，敌人又乘势在他的脖子上刺了一刀；当战斗结束后，指导员以为他牺牲了，他却突然醒过来，艰难地说：“不要紧，我还活着哩，还能和狗日们拚！”敌人把我们的机枪手打伤了，副排长孔祥立同志愤恨到极点，亲自端上机枪向敌人扫射，一下子就撂倒了三四十个敌人。

就这样，他们以少胜多，在敌人群中坚持了六七个钟头，

胜利地阻击了敌人。战后许多同志告诉我：张营才营的战士，都是如钢似铁的硬骨头；牺牲的同志，个个都是面向敌人，而且是以战斗队形倒下去的；他们沉着应战，没有向后退，也没有惊慌乱跑；他们许多伤员不到战斗结束不下火线，甚至一直到现在轻伤仍然随着部队，还要进行战斗。

该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与敌战斗三次，生俘敌二百七十余名，击毙敌二百余名，缴获小炮五门、轻机枪十三挺、汤姆式冲锋机枪十四挺，步枪一百余支，各种子弹八百余发。（张 克）

漂亮的截击战

二十二旅六十五团担任着配合兄弟部队包围夹沟敌人的使命，傍晚抵达路西二三里的东山头村。三营的任务是要越过铁路，占领夹沟东北面的一个村子。

三营走到铁路上的时候，发现铁路东侧二百多尺远的汽车路上乱轰轰的、明晃晃的，看不见头尾的汽车正在向北行动。

孙元良兵团的四十一军直属队和炮兵营正向北增援徐州。

三营以迅速的动作跑步越过了铁路，向汽车路勇猛地扑过去。特派员张世亮向跑在最前面的七连一排长喊道：“李文汉，这是时候了，你要好好露一手！”李文汉同志一边跑着一边说：“保险！”

七连静悄悄地接近了汽车路，敌人丝毫没有发觉，汽车马车混杂在一起，行动得很慢。当一排挨到汽车跟前，投上一排手榴弹的时候，敌人还以为是自己人搞的鬼，都没有打枪；二班的战士爬上敌人的汽车，敌人还大声吆喝：“快下去，不要挡车！”三班班长陆玉玺也爬上汽车，狠狠地一把抓住了敌人的一支“手提式”，弄得敌人懵了，直问：“你是哪一师的？”

这时候，敌人才明白过来是解放军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于

是，汽车队中间的一辆停住了，后面的也一辆接着一辆地停住了，司机们都惊慌地跳下汽车，钻到路旁的壕沟里。枪声一响，前面汽车上的敌人顾不得他后面的“弟兄”，开足马力，狼狈地向北逃跑了。

战士们顺着停下的汽车向南迎头扑过去。十班战士王长水一连跳上敌人的两辆汽车，夺了两支“手提式”，吓得敌人趴下来哀求饶命。

十班战士胡云山和十一班副史秉原看到敌人都钻到了沟壕里，便向沟壕里投手榴弹。钻到壕里的几十个敌人，看见只他们两人来到跟前，便壮着胆子干吼：“冲啊！”这时，机智的胡云山同志扭头向后叫道：“一连向左！”史秉原同志也紧接着喊道“二连向右！”几十个敌人吓得拔腿就跑，当即被胡云山他们撂倒了几个。他们继续向沟壕里搜索，在那里缴获了四门山炮。

副连长战斗英雄黄凤仙和一排长李文汉一直跑在队伍前面。敌人刚开始弄得莫名其妙，没有打枪，后来便惊惶地反击起来。副连长黄凤仙英勇地牺牲了，三排长张礼贵便自动出来喊道：“同志们：我来代理连长。”二排长段小丙兴奋地说：“好！我服从你的指挥。”

整个队伍，仍然勇猛地向敌人迎面扑去。

这时，八、九连的战士们也都迅速地冲到汽车跟前，打得敌人四处逃窜，企图逃跑的敌人把无数的汽车、马车都开翻、赶翻在汽路两旁的壕里，而在最后面的掩护辎重的敌人一个步兵团，听见前面莫名其妙的枪响，跳下汽车便向东面逃跑。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的汽车丢得遍地都是，六十五团立刻分兵两部，一部警戒，一部打扫战场。我们的战士们都是一个人押送着一群俘虏和一群骡马车辆，回到了东山头村。

（赵慎应）

解放符离集

十一旅的部队插进了津浦路，解放了黄山头、符离集，下边是这个战斗中的一些片断——

三十二团一连在出击黄山头时，敌人的手榴弹打来，四班小组长高明宽同志右手负伤，但他没喘气，咬着牙，用力把打进肉里的炸弹片拨了出来，仍提着枪和大家一道向敌人冲去。他坚持用左手一股劲地投弹，直到把敌人压下去以后，他才叫卫生员给他包扎。全班同志都说：“小组长是硬骨头，真够个新英雄啊！”

三连九班战士任贵秀过去因怕吃苦、怕牺牲，开过两次小差。淮海战役动员时，好多同志都劝说他，经过反来复去的思想斗争，他下定决心，要求下班参加战斗，“决心争当新英雄，绝不装孬种！”十一日晚战斗动员后，将要投入战斗，任贵秀急得一直向班长要子弹，心想：“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地干一下。”在一整夜的急行军中，他扛着一支步枪，一包炸药，别人要换也换不下来。

十二日下午三时，三连从符离集车站西边迂回。任贵秀在激烈的炮火中紧跟着班长。部队做工事，他做的又快又好。部队向前运动的时候，任贵秀同志腿上和腰部负了伤。他这是初次负伤，心里不免有些着慌：“班长！我挂彩了。”走在前面的班长扭头一看，见流血不多，以为他伤不重，便说：“不要紧，你不是要坚决执行计划，争取当新英雄吗？”几句话打动了任贵秀同志的心，他忍着疼痛，坚决地紧跟着班长，冒着枪林弹雨，和大家一块打退了敌人。战斗快结束的时候，班长发现任贵秀面色焦黄、呼吸困难，伤口流血不止，这才知道他负伤不轻，急忙命令他退下战场。

在符离集车站西南追击敌人，要通过两道半人深的水壕。敌

人机枪对这里封锁得很紧。四连二班副班长刘根奎同志扶着战士阴沛来通过两道水壕。他下半身全是水淋淋的，鞋也掉在壕里，但他顾不得这些，光着脚追赶了敌人四五里。

硬骨头的健儿们拚命地追赶狼狈逃窜的蒋军。二班长胡文保同志正患病，战前还吃了药，这会儿跑得把药片全吐了，却仍拚着命地追击敌人。他跑的过快，心又急，吐了血还是没有停下一步。

(郭奇夫)

勇猛的追击

十四日夜，二十二旅在曹村车站附近赶上了由徐州以北向南逃的敌冯治安部七十七军三十七师残部。

天黑得对面看不见人，部队迅速地向北挺进。前面曹村车站传来清晰的枪声，十旅正在解决车站上的敌人。部队的箭头转向了东北，绕到了曹村车站的东面。

走在前面的六十五团六连三排静悄悄地来到了陈庄村边，忽然听到村子里的说话声中有生疏的南方口音，于是大家知道村里有敌人，都戒备起来，但还是很快地向村里走去。这时，忽然听到前面有人问了一声：“谁？”走在前面的十班战士很沉着地回答：“自己人。”接着前面的人又问：“哪一部分？”机智的战士又回答了一句：“保安团。”这功夫，六连全部上来了。敌人看势不好，就打起枪来。副连长刘新年伪装敌人上级，立即大声叫道：“都是自己人，谁叫你们打枪？”于是，枪声立刻停止了。一个敌人很冤屈地说：“我可没有打，不信你来验枪。”这时，战士们猛地扑了上去，抓住敌人的武器就喊：“缴枪！”敌人晕了头，说：“自己人还缴什么枪？”十班战士常立成一把抓住敌人的机枪，拚命争夺，看夺不过，便一手抓紧枪，一手从腰中掏出一颗手榴弹，狠狠地打在敌人头上，夺过了这挺机枪。紧接着，机

枪射手刘生财一排子弹，打倒了从村东头冲过来的四个敌人。战斗英雄屈家义发现村子东头有敌人，就率领全班向村子东头冲去，敌人狼狈地逃跑了。

这时，四连同样迅速地占领了上山村，村里的敌人向玉石山逃去。战士们在李庆教导员和郭清连长率领下，勇敢地追击着敌人。在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的开阔地时，李庆同志左臂负了伤，但他不仅没有告诉大家，并且还向战士们喊着：“同志们，敌人退却了，冲呀！”

天色渐渐发亮了。第一个山头上的敌人看见我军快要冲上山顶了，便向第二个山头逃去。冲在最前面的六班很快冲上山顶，齐建正同志扭转敌人丢掉的机枪，让刚交了枪的俘虏给压着子弹，便向逃敌猛烈地射击起来。

李庆教导员仍然率领着战士们，英勇地向逃向第二个山头上的敌人追击着。十一班的勇士看到六班攻占了第一个山头，心就痒了，夏来章向班长说：“看人家六班，咱们不能在后边呀！”于是，张大兴就向全班叫起来：“对！咱们不能在后边，快沿着山头右边往上冲！”他们英勇地冲上山腰，第二个山头上的敌人又惊慌地后退了。在他们冲上山顶时，左邻十旅部队也同时冲上来。敌人被压在一个山凹里缴了枪。

另路，本来打算从右翼迂回的六十六团三营也充分发挥了素有的猛追猛打作风。溃散的敌人毫无秩序地到处抱头乱窜。三营的勇士一发现敌人，便不顾一切地追上去。立刻，各村各庄，到处都打起来了。

八连八班班长韩青和战士范有科、高秀生、张和青在追击敌人时，一马当先，全班俘虏了四十五个敌人。

七连的勇士们在追击中遇到了一条小河，就不顾一切地脱掉鞋袜，徒涉过去。李玉堂棉裤湿了，妨碍战斗，他便脱掉了棉裤。丁富春的鞋陷进泥里了，他便光着脚。他们俩人和张天雪追

上了敌人丢掉的三匹马，就卸下马上驮的东西，一跃而上拍马飞奔，捉住了三十多个敌人。

九连理发员韩来福身上带了两颗炸弹，他冲到一个村边时，敌人两挺机枪向他射击，他绕过一个广堤，背着几个麦秸垛，走到敌人机枪阵地的侧面，猛地投了一颗炸弹。敌人见势，拔腿就跑。他顺路追到一家房子后面，恰巧有一群敌人拥挤在一起，他很快地又投了一颗炸弹，敌人又都跑到一家房子里。他在路上拾起两颗敌人的炸弹，追到门口，将身子隐避在房门旁，把炸弹举到门口，大声喊道：“缴枪！不缴枪就叫你们都死在这房子里！”怕死的敌人都把枪扔出门外，叫着：“不要打了，我们缴枪！”韩来福又机智地说：“不要动，也不要出来，外面到处是解放军，你们跑出来，子弹会打死你们的。”说罢，他便把房门关上，从外面扣住，把敌人扔出来的十五支枪收拾在一起，靠在墙上，这才跳过短墙，在那边他又看到一家墙后有刺刀摇晃，知道是敌人，便跑过去投了一颗炸弹，又俘虏了八个敌人，三支步枪。

这时，部队也从两边打到这里，韩来福把两处的俘虏集合在一起（一共二十八个人，十八支步枪），交给了副营长。

三营的勇士们一直追击了敌人十四五里，敌人跑得筋疲力尽。有的都口吐鲜血，死在路上。

十二时左右战斗结束了，我二十二旅各路带回了一千多名俘虏。这个拒绝起义的敌残部被彻底歼灭了。

（赵慎应、谢光泽、王清池、负好学）

截断徐蚌线的谋略

陈斐琴

在淮海战役发起后迅速截断徐（州）蚌（埠）线，是这个战役的重要谋略。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下达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规定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不久，毛主席在十月二十二日一时给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就指示他们率中原野战军主力迅即全军东进，相机占领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同日十三时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邓小平和中原局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崇禧部黄（维）张（淦）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州）胜利后，……以主力于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当时在平汉路西指挥二、六纵队和江汉、桐柏（十纵）部队把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入桐柏山区的刘伯承，和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东进的陈毅、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毛主席的这个作战谋略。陈邓在十月二十四日和十一月二日两次提出的主力东进后的三个作战方案中，都有一个方案是切断徐蚌线。

淮海战役于十一月六日发起。在战役发起前三天，即十一月

三日，仍在平汉路西指挥揪敌尾巴的刘伯承和邓子恢、李达，抓住战机，给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发去了一个这样的电报：

“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三日）已全到。邱清泉、刘汝明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①。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州）宿（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会战重点之西南要线斩断敌人中枢②。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予歼灭，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极大。请陈、邓切实考虑，机断行事。”

陈毅、邓小平考虑到了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在徐蚌战斗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东援的黄维兵团赶到，我们就将处于狭窄河川地区，困难较多，机动不便。他们电请刘邓（子恢）李（达）和豫皖苏的宋（任穷）张（国华）部署尾击、阻击。

关于这一点，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已经于十一月二日作出了对黄维兵团的部署：

- 1、以六纵队并指挥陕南部队四个团与一纵之二十旅，附豫西一个团，经由西平、驻马店中间地区，侧击尾击之；
- 2、以二纵经宣化店，于六日到息县，侧击尾击之；
- 3、以豫皖苏相关武装，破坏敌之行进道路、桥梁，并分别扭袭行进之敌。

十一月十二日，在陈毅、邓小平指挥下我军发起了徐蚌作战，以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攻击徐州至宿县段之敌。攻击一开始，果然孙元良兵团由宿县北撤。在运动中于夹沟地区被我追击部队歼灭其所属的四十一军军部及其一二三师，俘敌三千余人。十四日，我军在三堡地区歼敌南窜之第三绥区的第三十七师四千余人，并逼近徐州。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于十二日包围津浦线上敌交通补给基地宿县城，于十

五日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二十五军之一四八师及交通警察第十六总队和地方部队共一万二千九百余人，俘津浦护路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物资。豫皖苏独立旅和分区部队及豫西军区的两个团占领了蚌埠以北的固镇，并破击了曹村至固镇间铁路近二百里。至此，我军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的徐州、蚌埠间广大地区，斩断了蒋介石的大本营南京和他的会战中心徐州之间的联系，提前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有力地保障了我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会战重点——围歼黄伯韬兵团，并为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准备了战场。

切断徐蚌线的作战谋略，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和弱点，在作战指挥上则是一次果敢的行动。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下，它必须在短短的几天内解决战斗，夺取胜利。否则旷日持久，敌黄维兵团赶到，我大量兵力却又置于碾庄战场，就不但不能获致斩断敌人中枢的目的，反而有使自身陷于狭窄水网地区，受到刘汝明、黄维、李延年、邱清泉诸兵团东西南北夹击的危险。

孙武子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刘伯承说，“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

蒋介石虽然一厢情愿地想把自己的部队指挥得象常山之蛇一样，但此次因为我军有了截断敌人中枢徐蚌线的谋略，而他的长蛇阵的头被粟裕军夹在碾庄，尾又被揪到桐柏山区，结果是击其中而首尾俱不至。

淮海战场形势急转直下。

徐蚌战斗结束的翌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午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

前委书记”，“统筹一切”。

这一天，中原野战军所属各部都分别接到了命令：一纵队在蒙城地区沿涡河北岸布防；二、六纵队进至蒙城、涡阳地区，准备协同一纵队阻击黄维兵团；三、四纵队进至宿县西南地区待机；九纵队及豫皖苏军区部队在任桥集、仲兴集一线阻击由蚌埠北援的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这预示着黄维兵团将钻进我军的口袋了。

十一月十一日刘伯承到达淮海前线，他和陈毅、邓小平在攻克宿县的前一天即十一月十四日，就已经把拟定的歼击黄维兵团的方案报告军委了。

十一月十九日，总前委向军委建议：由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分别歼灭黄维、黄伯韬兵团。

中央军委、毛主席急盼淮海前线决心迅速截断徐蚌线的作战部署实现，并对其评价极高。

十一月九日，毛主席给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的电报说：

“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

十一月十日凌晨三时，毛主席致电陈毅、邓小平：

“你们应集全力（包括华野三纵和两广纵队）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四时毛主席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说：

“你们十一日夜向宿县前进甚好。”

“……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

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三时毛主席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说：

“刘陈邓已抓住孙元良歼击甚好，此点关系全局，因黄维十四日到太和、阜阳，若你们能于日内解决孙元良，控制徐蚌路，则有余裕时间对付黄维。”

十一月十三日午夜，毛主席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说：“刘陈邓以一部攻击宿县，以主力向北追歼孙元良之部署甚好。……我中原各纵及华野三纵、两纵、四广纵队，须准备独立担任打黄维。”

十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庆祝歼灭黄伯韬兵团十个师的伟大胜利时说：

“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可见指挥员能充分利用客观有利条件，又能充分发扬主观上的指挥艺术，就能导演出好戏来。

① 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向中央军委的请示电中估计：“刘汝明有可能放弃商丘。”刘汝明部原为第四绥区部队，撤到徐蚌地区时，改组成为兵团。

② 会战重点指碾庄地区围歼黄伯韬兵团作战，徐蚌线在其西南。

英勇的南平集阻击战

冯 牧

蒋军黄维兵团以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为首，沿蒙（城）宿（县）公路向东北爬行着，企图增援徐州，制造一次神话式的胜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当敌人刚走到宿县西南的浍河南岸，便遭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南平集以南，东西长八里的防线上，我军以少数兵力，一连击退了敌人十余次的疯狂进攻。在我阵地正面，敌人一个整军的兵力尽管有数十门榴弹炮、化学炮、山炮，十六辆坦克和十余架飞机的配合，但不仅未能前进一步，而且至少有两个团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我们完成了阻击任务，使蒋军黄维兵团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创造了以少胜多的阻击战的光荣范例。

英勇的阻击

拂晓，随着一阵猛烈炮火轰击，敌人的进攻开始了。进攻是多路和轮番式的。开始是成群的坦克爬过开阔地，用炮火猛摧我们的工事，随后，以喷火器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为前导的步兵便拥挤着冲过来。敌人企图迅速冲开一道缺口，一会儿猛攻西面一营的阵地，一会儿又把火力转向东面三营的阵地，最多的时候有五路一起向我们阵地猛扑。但每一次进攻都不得不抛下成片的尸体逃了回去。

固守在南平西南杨庄突出阵地上的是六连，它控制了西、南、东南三面的道路。于是，这块阵地很快便成为敌人拚命争夺的目标。中午，原来在西南和西北面的敌人都集中起来，十二辆重型坦克分成了三路，向六连的两座集团工事冲来，重炮坦克炮把整个阵地打得烟雾漫天，但战士们谁也不慌，沉着地守在工事里不动，互相传着“沉住气，打步兵”的命令。当笨牛似的坦克爬行到离阵地一百多公尺时，我们的各种火力突然骤雨般地向坦克后面的敌人开起火来，敌人立即混乱了，滚的滚，爬的爬，只剩下光杆坦克在田野上乱转。

但敌人不甘心，继续一次又一次地进攻着。到下午两点钟，敌人冲进了阵地。六连就依靠着交通沟和敌人厮杀，负伤的人一声也不哼，咬着牙，继续打着枪，一直到倒下。支部书记对大家说：“人在阵地在，轻伤可不能下火线呀！”三班长张保固负了重伤，但仍躺在交通壕里坚持着，他说：“不要紧，敌人过来我躺着也能投弹！”十二班长刘玉奎负了伤，机枪也打坏了，他就把机枪挂在脖子上，端着步枪打。到敌人发起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进攻时，阵地上已经剩下不到十个人了。凭借着坦克和喷火器，一股敌人从阵地北面又突进来，但我们的同志没有一个人退下去，枪打坏了，子弹没有了，他们就站在阵地上和敌人拚手榴弹……

情况万分紧急。敌人整连整连地涌进来，向东一直冲进了杨庄。正在这时，固守在六连背后的部队，五连的张白子排，四连李云朋、张天祥，二连曹国华排，以高度的机动和英勇，从东、西、南、北四面，象几把钢刀似地向敌人占领的地带插去，孤守在西北面被敌人三面包围的六连王秋人排，也用火力猛袭南面的敌人。敌人慌乱了，仓惶退回去，但过了一会，仗着坦克和喷火器，一股敌人又反扑过来。我们的战士们，挺着刺刀又向敌人冲过去，五六个敌人被刺倒在工事边。一个敌人正要用喷火器向排

长曹国华脸上喷射，曹排长跳上去一把夺过了喷火器，又用手榴弹一下打倒了敌人。一股敌人被压在房子里，马上作了张天祥排的俘虏。剩下的敌人滚滚爬爬地逃了回去。

和二营阵地的进攻与反进攻的同时，在东面，敌人猛冲着三营的阵地。据守在最前沿的是张小旦的排。他们的阵地孤独地伸出其他阵地一百五十公尺以外，象一个钢钉似地钉在敌人心里。为了拔除它，敌人一连攻了十几次。工事打平了，排长负伤了，三个班长都牺牲了，但阵地始终屹然不动，使敌人整天不能前进一步，保护了东西两翼其他阵地的安全。

敌人无计可施了，想用迂回的方法突破我们的防线，又把火力转向了最东面的三十二团八连，在几十倍敌人兵力的重压下，我们的阵地依然坚韧若钢。守在最前哨的僧国广班四个人都受了伤，他们互助用绑带包扎起来，又端起机枪轮流向敌人射击。几点钟之内，僧国广一个人就打倒了五十多个敌人。在他们对面，中弹的敌人一墩墩地滚进了浣河里。最后，机枪打炸了，他们便用炸弹、石块阻止敌人前进，一直到他们奉令转移为止。

南平集的勇士们，就是这样把几倍以上的敌人钉在阵地上，寸步难行，死伤惨重。然而，敌人在这里所遭受打击将不仅如此，更沉重的打击还在等待着他们。正当他们在我们这支小小的部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时，巨大的钳子已经在他们身后合拢了，天罗地网已经布在他们的四周，他们毁灭的命运已经确定无疑了。

高度的整体性

在英勇的南平集阻击战中，兄弟部队之间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事迹曾多次出现，表现了各单位的高度整体观点。这是我们胜利地阻击敌十八军并给以沉重打击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我担任坚守任务的部队赶到后，为了减少疲劳，兄弟部队

十旅派出五个营的兵力构筑工事，随后旅教导队、工兵连也来帮助工作。看到这些，十一旅三十一团的干部战士纷纷表示，一定要彻底完成阻击任务，来回答兄弟部队的帮助。

二十三日上午，敌作搜索性进攻后，首先用主力向南平两侧的一、三营阵地进攻。当时，据守中央突击点杨庄阵地的二营营长祈大海，立即打电话给团指挥所，提出如果敌人进攻一营，他们可以用一切力量援助，必要时可以出击；接着他又亲自打电话给一、三营，问他们现在可能遭遇什么困难，并提出二营一定用全力给他们以火力支援及帮助。一、三营马上回答说，他们一定也用全力给二营以支援。在战斗中，这种营与营间的火力支援是有力地实现了。

当下午战斗激烈时，敌人用十二辆重坦克突进了二营六连的阵地，据守在东面友邻连队十一连的杨作林班便主动地从阵上出击，一直打进西面工事；在东北面的五连张白子排自动向西南插击；四连李朋自动向西出击；在最东面的预备队一营二连王占福排长，也马上率领两个班从阵地向西冲去，他看到西面十一连的一段工事被坦克摧毁了，便立刻命令六班守住这个空档，一面掩护十一连侧翼安全，一面掩护二营营部，他自己则率领另一个班沿交通壕匍匐前进，一直冲进村里，占领了一座房院。正是由于营连排间的这些主动支援，才使形势转危为安。

阻击战中的政工指挥所

在南平集阻击战中，政工指挥所工作极为活跃。当部队开始构筑工事时，团和旅的政工指挥所便在掩蔽部中开始工作了。三十一团的指挥所出版了火线报，在敌人炮火轰击下一天内刻印了两期，其中登载了号召完成阻击十八军任务的社论、对于作工事的表扬、要求火线入党以及谢政委对于阻击战斗的表扬等稿件。三

十二团亦出版了《新英雄》报的火线小传单，散发到工事中去，及时地宣扬了战地英雄事迹。旅报也刊登了号召阻击战中争取第一功的社论，并印发了打坦克、作工事的小传单。

旅团指挥所日夜都有专人守在电话机旁边，收听下面的情况，下传鼓励口号。当电话里传来谢政委的口头奖励后，旅政侯主任立即亲自传达并写信给坚守部队，号召他们顽强到底，回答首长的关心和奖励。这个消息传到孤守突出地的八连张小旦排时，顿时群情振奋，信心倍增。当六连第一次胜利地击退敌人坦克进攻时，团指挥所立即把六连打坦克的经验，以及敌人坦克进攻的特点传达给其他部队，大大增加了指战员们对打坦克的信心，并迅速地减少了由于坦克冲击所引起的损失。

阻击任务完成后，旅政工指挥所立刻向部队提出讲话内容，指出完成阻击十八军这一任务对于整个战局的意义，并且具体地布置了立刻要完成的政治工作——第一、迅速整理组织；第二、进行材料整理、记功、完成火线入党等工作；第三、总结战斗，并继续动员参加下次大歼灭战斗。

梁团长谈阻击战经验

南平集战斗所以能以少数兵力胜利地阻击十八军，并予敌以巨大打击，其主要原因与经验，据负责主要任务之三十一团梁宗玉团长谈，除了上级指挥的正确和兄弟部队的尽力支援与并肩作战、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外，还由于全体干部战士在进入战斗前，对于阻击战均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与战术准备。

部队出发参加淮海战役前，即曾在干部战士中深入地进行了打阻击战的教育，反复提出了阻击战的重要与光荣，号召大家在淮海战役中争取作牵制战斗中的英雄模范。在薛湖驻军时，且曾集中干部特别进行了阻击战的教育，并研究了阻击战（主要是

坚守战)的战术问题。在思想准备上提出：一、在现阶段大兵团作战中，常常是打援与牵制兵力多于主攻兵力，没有多数兵力的牵制与阻击，主攻部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不仅由于机会多，同时也由于作用重大，我们才应当争取担负牵制任务。二、在歼灭战中，从全体说来，我兵力优于敌人；但在阻击战局部来说，则常是敌兵力多于我，因此，阻击任务必须是由主力部队来担负，才有保证。经过这一教育，部队中普遍明确了阻击战的重要性，以及对战局贡献大小不取决于俘虏多少，而决定于对整个战役的作用大小这一思想。

关于阻击战（主要是坚守战）的战术问题，在作战前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这些对策，经过南平集战斗考验，已经被证明为坚守战战术问题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最主要者有如下三点：首先是地形侦察与阵地选择问题。此次战斗证明，这一点进行得好，对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点，工事做得再坚固，也仅能起局部作用。在阵地选择时至少要做到三点：一、必须以战术眼光出发，估计敌人可能进攻的道路与方向，干部亲自观察与研究有战术意义的地形，然后再确定火力配置、部队部署；二、阵地选择与工事构筑顺序，应当是从主要方向到次要方向，从制高点到一般地形，从简单的到复杂的，逐步加强，逐步巩固；三、为此，干部必须亲自负责并细密分工，主要干部必须负责主要地形，同时要按级划分地段，按时督促检查，始能把阵地筑好，使阻击战得到基本保证。其次是阵地编成、火力配备与工事构筑问题。一、此次战斗证明，最有力的阵地是据点式、集团式、有纵深、由许多小的阵地组成的大的环形阵地，而不是一线式的单纯一面的；这样，即使敌人突破一点，亦不致影响全局（如此次南平集西南阵地，即因此转危为安）；二、火力点应当是低伸交叉的，侧射和远射相配合的，是活动、固定与弹性相结合的，是直射与曲射相配合

的；三、火力工事应当是有深、有盖(用横木加门板)，并覆盖三尺以上的积土，单人掩体则不宜有盖，以免出击不便；要多挖一人深的交通沟，一般火力均需有预备工事和假工事，敌有坦克时，交通沟与预备工事则更为重要。再其次是兵力使用与战斗指挥问题。一、一般说来，防御阵地应当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机动兵力，准备出击和作补充力量。此次战斗，即因为机动兵力太少而遭遇困难，致使西南角阵地一度陷入危急状况。二、随时要准备两种情况下的出击，发挥孤胆力量。一种是规模较大的出击，队形必须疏散，成三角形的，切忌密集，蜂拥而上；一种是迂回出击敌后，这必须保持秘密突然。三、曲射火力一般宜于集中使用，此次战斗曲射火力即因集中使用、指挥灵活，予敌杀伤极大。

总之，必须要重复地说一句：战前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固守小张庄

崔占元等

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敌人恐慌万状，向双堆集东的小张庄一线连续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冲破一道缺口，但每次攻击都受到了我守军的铁锤般的打击。我部扼守的小张庄阵地，坚韧若钢。

小张庄屹立不动

（一）插进敌人心腹中的一把钢刀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三十七团占领了小杨庄和小张庄之后，向北可以遮断张围子和杨围子的交通，使住在这里的敌十军两个师失掉联系；向西伸去，又可以把杨围子和双堆集分割开来，使敌十军和敌兵团部十八军之间联系不上，彼此孤立，不能呼应。所以我军占领小张庄和小杨庄的此举，是将一把钢刀插进了敌人心腹。

（二）打退敌人四次进攻

占领了小张庄之后，战士们认真地作了一夜工事，在村子的西北端布下了防线。天方明，杨围子和张围子的敌人分三路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向我进攻。守在这里的九连勇士们十分沉着，等到敌人接近了前沿工事之后，各种火器才一同开火。一枪班王振明的机枪一梭子打倒了几个敌人，其余的敌人见势爬了回去，

大家拍手叫好。王振明说：“让他们来吧，来的多死的多！”这天敌人共进攻了五次，九连沉着应战，每次都打得敌人扔下大堆尸体，人拉人、人背人地滚了回去。

黄昏了，我们集中了大炮机枪，向密集在张围子的敌人进行了摧毁性的轰击。十连、十二连又在炽热火力掩护下向敌人进行了出击。

（三）“坚守阵地”为党和人民事业战斗到底

二日清晨，敌人又调来了十一师五十三团两个所谓“英雄”营，在十二门榴弹炮和数不清的化学炮、迫击炮、步兵炮以及八辆坦克的掩护下，从杨围子出来，绕到张围子的侧翼，从我们据守的小张庄阵地的后面发起进攻。炮弹雨点般打来，两辆坦克掩护一个营的敌人向我三十七团二营阵地猛扑。坦克通过交通沟，开进了五连阵地，妄想把这块阵地彻底摧毁。五连坚决执行着钱营长关于“坚守阵地”的命令，和数倍于我的敌人进行搏斗。所有的工事碉堡几乎全部被轰毁和碾平了，但是战士们从土里爬出来再打，坚强的意志毫无动摇。三班副班长陈法显一个人扛着机枪和敌人干，机枪打红了，上边的木柄冒起烟来，他就把枪尿湿再打，又打红了，他再用湿土把枪筒盖住，盖一会又打。四班侯占林自己的枪不但打红了，而且也打炸了，他就拾过别人的枪继续打，子弹打光拿炸弹拚。就这样，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寸土不让。

在七连阵地方面，敌人也用了三辆坦克掩护步兵向七连进攻。一排副张守田号召大家：“沉着瞄准，看不见不打，打不死不打！”当坦克冲到跟前时，八班长邓国清提醒大家：“沉住气打步兵。”他指挥全班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四次冲锋。指导员郭金虎和大家一齐战斗，负伤不下火线。守在最前面的二班虽有不少伤亡，但仍然固守不退。机炮连二班全班同志都负伤了，班长靳山泉一个人用重机枪打得敌人连滚带爬。战士方长有、贺金

水所在的暗碉被敌人的坦克打塌了，他们就奋不顾身地跑到开阔地的外边，把枪眼修好又打。一班副曹培明腰部负伤，坚决不下火线，说：“我要与敌人死拚！”后来炮弹、子弹打光了，敌人坦克仍然向他们逼近，连长周佛礼就说：“同志们，准备手榴弹和敌人拚，为了党和中国人民，牺牲了是光荣的！”

六连的阵地上，同样也遭到敌人坦克和步兵的进攻。互助组组长陈白义带着他的互助组接连三次战退坦克，一班班长石有仁带领全班用手榴弹打退坦克。

二营在三面受敌、与友军与上级的交通几乎全部被切断的情况下，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血战终日，毫无动摇地坚守着阵地。

（四）兄弟营积极增援，小张庄屹立不动

一营接到增援二营任务时，敌人已经在二营阵地的后面占领了半个小张庄，他们就以积极迅速的动作向小张庄扑去。二连六班副班长左玉明带着全班连冲四次，终于扑进了小张庄村里，左玉明胳膊被打断了还说“没关系！”一连从小张庄西南插进去，歼敌一个排。三营也积极出击小杨庄。在我军坚守和反击下，占领了半个小张庄的敌人终于溃退了。

就在这天晚上，进攻我们的敌十一师向他的军部这样报告说：“队伍伤亡过半，已经无法进行战斗。”而我三十七团坚守的小张庄阵地仍在顽强地屹立着。第二日清早，我三十七团奉命把完整的小张庄移交给三十八团。

智勇结合的张英才营

三十八团的张英才营接替了三十七团坚守小张庄，又以无比的镇定与勇敢，击退了敌人五辆坦克和两个团的二次进攻，并且将敌人一个营——十八军五三团一营，全部歼灭在阵地前面。

他们在接替前，首先在部队中进行了传统教育，说明过去的
光荣历史，巩固战士的胜利信心。然后，他们根据敌情，召集班
以上干部研究战术，检讨了其他部队由于队形拥挤所遭受的损失，
着重指出：要发扬硬骨头班和战斗小组的作用，提倡小组活
动和表扬单独完成任务的英雄。对于敌人的壕沟和惯用照明弹的
特点，他们都逐一研究对策，有的同志说：“敌人打照明弹，离
的远了部队爬下，他也看不清，咱们还可以利用照明弹赶紧地看
地形。”另外，作为突击连的三连，不但每天夜晚进行反复的演
习，从具体动作中看缺点、看地形、想办法，并且充分地准备了
战斗用具（将近二百个炸药筒）。

二号夜里，张英才营是在十二月二日接替坚守小张庄的，到
三日早晨，敌人就集结步兵、坦克向我阵地进攻了。

这天一早，敌人刚顺着一条壕沟摸上来，就被突出前哨阵
地上的三连十一班发现了，他们立刻就要求首先出击。刚一跃出
阵地，战斗英雄副班长于化金就被子弹打中，但他们毫不犹豫地
继续出击。在离敌人不远的地方，他们的手炮炸药飞一般地落到
敌人群里。瞬间，敌人就死伤一大片，把壕沟都填满了。敌人的
伤员们哭喊着：“乾爹呀！不要甩手榴弹啦吧！”这时，我们阵
地上的一挺轻机枪也吼叫起来，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我们歼灭了
敌人一个营。

敌人如此惨败，不得不另求援军。十二点半的时候，西面来
了五辆坦克，后面紧跟着步兵，在五门榴弹炮和不少山炮掩护
下，又开始了第四、五次冲锋。这个时候，我山炮、迫击炮以远程
射击杀伤敌人的步兵，小张庄南面的二连和三连则形成交叉火网
扫射敌人。敌坦克先是接近到三连的阵地，后又绕到东北面的一
连阵地。张英才营的健儿沉着地应付着这样严重的局面。一连的
钟云同志要求去扒坦克，杨发生同志自动报名要用炸药炸坦克。
顷刻，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火星不断飞扬，烟雾笼罩

了大地。敌坦克受重大威胁，只好停到百米以外，无目标地打了几炮，回头又不见他的步兵到来，于是威风大减，只好溜回去了。

就这样，张英才营继兄弟部队之后，胜利地完成了坚守小张庄的任务。

面向着真正的敌人

在坚守小张庄的战斗中，三十七团各部有很多新补充来的敌七十七军的解放战士。他们在短短十数天的经历中深刻体验到了人民军队和蒋军在本质上的根本区别，他们把解放军当成了自己的家，认清了残害自己的正是蒋军，所以在蒋军里他们不愿打仗，和解放军一接触就缴了枪，而到了解放军队伍里他们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战场上勇猛顽强，因为他们觉得这才是面向真正的敌人。

当敌人进攻小张庄的时候，七连一班战士陈普之同老战士们一起坚决顽强地反击，一颗子弹飞来把他头上戴的钢盔打成两半，他动都不动，还是和敌人打，第二次子弹打过来把他的帽子掀飞了，他头部负了伤，但还是坚持打。指导员眼看他伤势较重要晕倒，便坚决命令他下来。他临走时还对指导员说：“你们好好干吧！不要担心我。我的伤不要紧。虽然我来部队的时间短，但我没作怕死鬼！”

机炮连孙长有所在班的小炮打坏了，他拾起别人的一支步枪就打，并对大家说：“沉住气，不要紧，枪由我掌握。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七班在阵地的最前面，当全班只剩下两个人时，新解放战士秦齐重对另一位同志说：“死了也不能动！丢了阵地要负责任！”后来他腿上负了伤，还坚持不下火线。王四红在敌人严密火力封锁下，几次搬运炸弹，身上负伤，也坚持不下火线。战斗结束，班长才发觉他手上和臀部多处负伤，炮弹片陷得很深，流血不止。上级立即把他送进了医院治疗。

1948年11月27日这一天

陈斐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是围歼黄维兵团最紧张的一天。

邓小平、张际春同志关于歼灭黄维兵团向军委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日这七天，一方面是我们逐步压缩敌人，完成了严密的封锁包围阵地，一方面是敌人调整部署收缩成了纵横十华里地区极坚固的防御阵势。……在这七天中，敌人曾多次向我阵地猛攻。以二十七、二十八两天最为猛烈。二十七日敌曾以四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我六纵阵地猛攻，均被我击退，廖运周师亦乘敌出击时就势起义。”

这七天，是淮海前线总前委常委，尤其是总前委书记最紧张的七天。总前委常委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三个同志，当时在临涣集以北的小李家村指挥，从这里可以俯瞰通过临涣集的公路，一直展望到跨过一条河流的大石桥。作战室设在村中的一座大院子里。刘、陈、邓住在东北角村边的一个偏僻的小院子里。三人住着一个里外间，邓、陈住在外间，刘住在里间，显然是让这位三人中年龄最大，“遍体弹痕余只眼”的指挥员得到更好的休息，以支持持久的指挥。为此，图囊式的电话机，也挂在门外，并且给电话接送器装了一根长长的线，让人们在室外去打电话。

就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我随张际春副政委到这间房子

去，想了解一下战斗情况。那时我们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发战地广播稿，其中通过广播电台瓦解敌军，也是其中内容之一。恰好刘伯承司令员正在里间休息，总前委书记坐在土炕前的矮凳子上，把扑克牌铺在炕席上，一个人在专心地摆弄着。陈毅司令员坐在他旁边，专心地在观看。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在旁边坐了下来。总前委书记不住地把牌翻起来，压下去，他仿佛全神贯注在纸牌上，但在他身边的人们可以察觉出来，透过这薄薄的纸牌，他是全神贯注在收拾蒋介石打出来的黄维这张王牌上。

十几分钟在无声中过去了，总前委书记突然把两个手掌按在牌上，顺势站了起来说：

“到作战室去！”

十二月十二日以后，紧张状态缓和下来了。黄维的大势已去。这一天，广播电台播出了刘伯承、陈毅两司令员《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毛主席从西柏坡来的电报“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黄维兵团歼灭后，请刘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

“希望伯承能于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间到达中央会谈。”把总前委关于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的意见带来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把渡江作战和经营华南的任务交给了华野和中野。

十二月十五日双堆集胜利之夜以后，紧张状态完全缓和下来了。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总前委书记步行到邻近的高家村野战政治部驻地，走进张际春同志住的房子里。靠土炕边坐下之后，他从左边的衣袋里摸出一个苹果，以真挚感谢人民全力支援的心情说：“这是华东人民送来的烟台香蕉苹果。”然后又从同一个衣袋里摸出小刀，把苹果破成四瓣，连他自己，分给在坐的每人一瓣。

吃了苹果之后，他从另一个衣袋里取出张象帐单那样长长的一幅纸，看得出上面写有一行一行的字。他左手拿着那幅纸，右手指着上面一行一行的字，以松了一口气的神情，对张际春同志说：

“这张单子上列了二十几个中央来的电报，都是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有答复，请你逐一的起草复报。”

廖运周在淮海前线率部起义

冷杰甫

正当淮海战役处在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第十二兵团所属第八十五军的第一一〇师，在该师师长廖运周的率领下，举行了战场起义。一一〇师的起义，打乱了敌第十二兵团突围的整个计划，对于推进淮海战役的迅速胜利，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一一〇师的由来

一一〇师的组建，有一个较长、较复杂的过程。这个师是冯玉祥将军为了倒蒋（介石）于一九三〇年组建的。

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了革命果实，建立了反革命专政。他为了排除异己发动了一系列的吞并战争，即军阀混战。冯玉祥参加了军阀混战，在第一次混战中失败了。冯玉祥不甘失败，准备和蒋介石再次较量，于是就组织自己的力量。冯玉祥组织自己力量的办法，一个是和其他反蒋势力搞联合，另一个是组建自己的队伍。在组建自己的队伍中，成立了一个第二师，让反蒋的鲍刚当这个师的师长。这个第二师便是一一〇师的前身。

第二师成立以后，冯玉祥把它控制在新乡、焦作一线作为预备队。一九三〇年十月间，蒋介石攻占郑、洛地区，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冯玉祥带着鲍刚这个师退到山西晋城，之后又

退到介休、孝义休整。一九三三年，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愈来愈严重。为了抗日，冯玉祥、吉鸿昌及方振武等人，在华北组织抗日同盟军。在介休、孝义的第二师，奉令开到了河北张家口、蔚县一带，成为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的基本部队。此时番号不变，仍叫第二师。抗日同盟军由于敌强我弱，又由于蒋介石配合日军前后夹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终于失败。抗日同盟军抗战失败后，其第二师的残部被阎锡山收编了。师长鲍刚等人面对当时的困难处境，为了保存实力，也同意收编。从此，第二师改为国民党独立第四十六旅。原师长鲍刚成为该旅的旅长了。

到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部队实行改编。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鲍刚）、东北军骑兵旅（旅长李世绩）和国民党豫北游击队（包括一个由流亡的青年学生组成的宣传队）等三部分，合并为第一一〇师，归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直接指挥。师长张轸，副师长王晓民，参谋长秦鼎新。该师下属两个旅四个团，即第三二八旅（旅长辛少亭）和第三三〇旅（旅长李世绩）。第三二八旅辖第六五五团（团长鲍汝礼）和第六五六团（团长廖运周）；第三三〇旅辖第六五九团（团长王振雄）和第六六〇团（团长张学干）。同年四月，该师参加台儿庄战役有功，但牺牲很大，官兵伤亡过半，后来在唐河进行整顿补充。因为汤恩伯想控制这个师，便利用这个机会，以张轸有通共产党的嫌疑为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张轸调到十三军当军长，汤恩伯把自己的亲信吴绍周调一一〇师任师长。十三军军长是王仲廉，张轸实际没到职，被架空起来。为了分化一一〇师，汤恩伯还从他指挥的第四师，调一个旅补充一一〇师，编为三三〇旅，将一一〇师原来的三三〇旅和三二八旅合并为三二八旅。三二八旅的旅长仍是辛少亭，三三〇旅的旅长却是汤恩伯的亲信蔡建民。同年八月，一一〇师在湘、鄂、赣交界地区瑞武路对日作战，三三〇旅溃不成军，三二八旅取得了战绩，战役后在平江南江桥整编时，蔡建

民被免职，廖运周升任三三〇旅的旅长。三二八旅的旅长辛少亭也被调走，由黄子华接任。

一九三九年春，一一〇师由平江经益阳、澧县、江陵、襄樊等地到达枣阳，参加襄（阳）花（园）战役。战后到邓县整补，取消了两旅四团制，改为三团制，即三二八团（团长鲍汝礼）、三二九团（团长黄永赞）和三三〇团（团长陈钦文）。师长还是吴绍周，黄子华调任副师长，廖运周调为师步兵指挥官。之后不久，廖运周又到三十一集团军干训班当大队长。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一一〇师参加汝南战役，又遭到彻底失败，廖运周又调到一一〇师当副师长，黄子华到二十三师当师长（淮海战役时黄子华率该部投诚）。一九四二年五月，吴绍周调第八十五军当副军长兼豫西警备司令，廖运周升任该师师长，一直到淮海战役。

二、起义经过

第一一〇师能在关键时刻举行战场起义，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经过了一个酝酿和准备过程的。

（1）地下党在一一〇师的活动情况

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并不是象某些文章说的那样，是国民党中的进步军官；也不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倾向进步的军官，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老党员。廖运周同志一九二六年一月在黄埔军校炮科学习，后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当时任第二十五师（周士第师长）第七十五团的参谋，南昌起义后，廖运周同志和孙一中、许光达同志到了上海，然后根据党的指示，在国民党部

队长期隐蔽，开展地下工作。廖运周同志曾先后在寿县、芜湖、北京等地国民党军事系统中作兵运工作。一九三〇年冯玉祥组建第二师时，廖运周同志就到了这个师，在师部当参谋。和他同时在这个师工作的地下党员还有朱军、高夕明、于恩沛等同志。党员人数不多，但在这个师建立了党的组织。这个地下党组织，接受山西汾阳地委的领导。

第二师改为独立第四十六旅以后，在该旅工作的地下党员，除了廖运周同志还有廖育民、鲍继刚、李树荣、孙孟久等人。这时候一方面由于斗争环境艰苦，另一部分同志有一种占山为王的思想，脱离群众，结果使党的组织有一定程度的暴露，牺牲了一些同志，和党的上级组织也失掉了联系。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才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也就是当时的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并且又在一一〇师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党委，廖运周同志任党委书记。

在和党的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那一段日子里，廖运周等同志虽然思想上很痛苦，但他们仍然坚持不屈地战斗在敌人的营垒里，冒着风险为党工作着。在和党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以后，战斗在一一〇师的共产党员们，迫切地要求尽早起义，把国民党的队伍拉过来，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战斗。他们一度产生过急躁情绪，提出“晚干不如早干，小干不如大干”等一套冒险主张，有的同志想回到自己的队伍里，为此而痛哭流泪。他们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那种急躁情绪却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一九四七年，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给他们下了三条指示：一、要克服急躁情绪，忍耐一切，等到在最有利的时机里，起最大的作用；二、要克服左倾冒险主义，不能把人民解放军组织纪律等一套办法，运用到国民党军队里去，穿着国民党的军衣，就要象国民党的军队，只有如此，才能掩护党的组织；三、要积极发展组织，自己培养干部，不要依赖上级派

人。当前的具体任务，是继续向党提供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根据党的指示，廖运周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国民党统率部确定一九四七年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是延安和山东，这项情报就是廖运周同志送交给我们党的。这个阴谋计划是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的军事检讨的总结里提出来的，这个军事检讨总结送到一一〇师以后，廖运周同志立即交徐仁同志（地下党员、一一〇师师部副官）抄下来，星夜送到邯郸，交到中共中央中原局。国民党军队曾企图“围剿”我山东纵队的手令送到一一〇师以后，廖运周同志立即派张士瑞同志（地下党员、一一〇师情报参谋）把“围剿”手令送交陈士榘同志，使我军得以安全转移，等等。这是重大军事情报，一般军事情报的输送则更多了。一直到淮海战役发起前，一一〇师地下党的活动，基本上是输送军事情报，同时等待“最有利时机”的到来。

（2）起义前的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一一〇师的斗争任务更加艰巨了。一九四八年七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刘、邓首长给一一〇师的党组织下达了指示，要他们作好起义的一切准备。起义归队，这是盼望已久的事情。战斗在一一〇师的共产党员们，巴不得立刻把起义的心愿变成现实。所以在接到刘、邓首长的指示以后，他们便积极进行具体而有效的准备。一九四八年八月，以廖运周同志为首的一一〇师的党员同志，在汉口璇宫饭店秘密召开了地下党的扩大会议，传达了刘、邓首长关于准备起义的指示。根据上级的指示，一一〇师地下党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了准备起义的方案，决定把地下党的工作分为前方和后方两条战线，党员同志根据具体情况也进行了分工。徐仁同志在后方，主要任务是掩护、安排好家属，照顾好家属的生活，使家属不要牵挂在前线的同志，同时随时谨防和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廖

运周、李俊臣等同志在前线，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除此还利用各种关系联系进步军官，团结进步力量等，为起义作好一切准备。战斗在前线的同志，除了发展党的组织，团结进步力量之外，还要和国民党国防部派到一一〇师来的特务作艰巨的斗争。国民党的军事统帅部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常常在各部队派有特务，监视部队的战斗行动，侦破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派出的特务五花八门，名字也很冠冕堂皇。派到一一〇师的特务叫“人民服务队”。说是来服务，实际上是控制一一〇师的。这个“人民服务队”来到一一〇师以后，给廖运周等同志的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驱逐“人民服务队”或避开他们的视线，是一个严肃而紧迫的任务，否则地下党就无法活动。斗争的方式，当然不能是“非法”的，而必须是“合法”的。任何马虎或粗率的态度都是不能容许的。对特务的斗争，廖运周等同志采取了两条办法：一条是利用“人民服务队”和新闻局的矛盾；另一条是把不可靠的军官调为副职，不让他们掌握兵权，或者把他们推荐到别的师或军去。例如曾把一个反动团长推荐到别的师当师长，把另一个团长保荐到军当副参谋长。把这些反动军官调开，就挖去了特务的耳目，搬开了绊脚石。在起义前夕，除了个别无关紧要的下级军官保留在一一〇师，起义的主要障碍基本上扫除了，只是等待着起义时刻的到来。

（3）抓住时机，决定起义

一一〇师地下党组织于武汉璇宫饭店会议后不久，即那年十月，接到国民党兵团部的命令，开赴徐蚌地区作战。廖运周接到这一命令时，正在河南确山，毫无准备，而且命令一到就得走。为什么把部队拉到千里之外的徐蚌地区去作战？为什么开拔的命令这么急？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是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只是跟着走。然而，师长廖运周心中还是有数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已经

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对国民党来说，军事形势是一天比一天不妙。他们由全面进攻，到重点防御，由重点防御到确保长江以北地区。这是军事形势对他们不妙的显然事实。廖师长认为，这次远距离奔向徐蚌，一定是要打个大仗。他暗下决心，起义的最好时刻已经到来。

一一〇师在整个第十二兵团的后尾，掩护部队前进。为什么让一一〇师作后尾掩护部队前进呢？这是有一段历史原因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负责攻峰县。这一仗打得好。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大部队后撤时，他们负责掩护国民党的炮兵撤退。在那次掩护作战中，他们表现得也是比较出色的。因为掩护出色，国民党军事统帅部，给他们全师官兵犒赏了十万元。国民党的将军们以为他们是支擅长掩护的部队，于是今日奔赴徐蚌时，还让一一〇师掩护。可是今非昔比。今日的掩护性质和过去是完全不同的。一一〇师从确山出发，经信阳到达徐蚌地区，行程约半个月。在这半个月的行军途中，一一〇师的队伍除了在某种情况下，作了一些战斗姿态之外，基本上整个部队是稀稀拉拉的。

十一月十八日，第十二兵团一到徐蚌地区，就遭到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阻击。十一月二十四日，整个第十二兵团被包围在双堆集地区。

第十二兵团是一支机械化部队，论装备和战斗力，在国民党部队里要算第一流的。兵团司令黄维也是一个有指挥才能，有较高的军事素养的高级指挥官。我军把这样一支部队包围起来，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的。要消灭这股敌人，还不能说很容易，当时廖运周等同志很着急，苦思苦想着怎样才能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消灭这股敌人。根据当时敌人虽然被围困，但是敌人装备精良、兵力损失不大、建制尚较完整，还有一定的抵抗力的情况，廖运周同志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建议兵团司令黄维组织突围，利用突围的

机会举行起义。前线起义成功，对第十二兵团的火力圈将打开一个缺口，对敌人的有生力量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对敌人整个官兵在心理上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这个想法，廖运周同志于二十五日和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李俊臣、廖宜明等同志进行研究。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并且要廖运周同志在和黄维交谈时，要求一一〇师单独为一路，可以保证一定冲出去。

黄维的指挥部和一一〇师住在一个村子里。被包围了的黄维非常着急，他不断和南京电来电往，要求突围，经过几番周折，南京派出飞机侦察以后，同意突围。他找到了廖运周师长说，他决心每个军抽一个师，四个军抽四个师，齐头并进，突围出去。他并且说，第八十五军抽一一〇师，问廖师长有何意见。廖运周此时已胸有成竹，当即表示同意，献计献策，愿意独当一面，拚死冲杀，保证打出去。

一天以后，廖运周师长又去见黄维司令官。这时黄维决定一一〇师作为突围部队的右翼，并让第十八军的一一八师在一一〇师后面跟进。在火力配备方面，给廖运周师长四架飞机，一个坦克中队，两个炮兵营等作为突围时的掩护。黄维司令官拿出一一八师一个师的兵力，掩护一一〇师的行动，并且配置如此强大的火力，说明他对一一〇师的信赖，也说明他希望突围能够成功。可是，这种部署却使廖运周师长很警惕。为什么让一一八师跟在一一〇师的后面？是真的掩护还是为了监视？至于坦克中队，那些笨东西很难听指挥，不容易带走，是起义的绊脚石，不能要。炮兵容易掌握，可以要。廖运周同志当时很中肯地说：突围时战斗一定是很激烈的。在如此激烈的关键时刻，一个兵团司令部不能不掌握一定兵力的预备队；为了保证兵团司令部的安全，一一八师应留作兵团司令部的预备队。这是一条很好的意见，黄维司令官接受了。廖运周师长还提出，坦克中队也应归兵团司令部重点使用。炮兵营听指挥才行，要求炮兵一定听指挥。廖师长再次

表示，他有把握一定打出去，请黄司令官放心，黄维司令官很高兴，把蒋介石的侍从室送的白兰地拿来和廖师长干杯。兵团部参谋长还特地给廖师长一个地图和陆空联络信号。一一〇师右翼“突围”就这样决定了下来。廖运周师长回到师部赶紧进行部署。

（4）密送军情，请党指路

起义的决策已定，眼下的重要事情是把军情送出去，请党指示行动。同时黄维准备突围，兵力的使用和火力的配置都作了较大的变动，这个重要军情也必须尽快送到我军前沿指挥机关，以便有相应准备。如果真的让敌人突围逃跑了，那真是莫大的错误。廖运周同志非常着急，把敌人的军事情报和一一〇师的起义决定，草草写在一个报告里，派张士瑞同志送出去，交我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张士瑞同志把密件隐藏在夹衣里，巧妙地通过敌人极为严密的火力封锁线，进入我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的阵地。由于一一〇师党的组织只和刘、邓首长有单线联系，和党的其他组织没有横的关系，所以第二纵队前沿部队不相信张士瑞同志是来密送军情和请党指示起义路线的，就把张士瑞同志当作国民党的侦探扣留起来。直到一一〇师起义成功之后，廖运周同志才把被扣的张士瑞同志接了回来。

张士瑞同志送信被扣的事情，廖运周等同志当时并不知道。等了一天一夜，还不见张士瑞同志回来，廖运周等同志非常着急。黄维司令官已经第二次和廖运周同志谈了话，连火力配置都已经部署。马上就要行动了，可是仍不见党的指示，真是使人坐立不安。廖运周同志当机立断，又派另一地下党员杨振海同志再一次去向党请示起义路线。杨振海是一一〇师侦察连连长，让他送信，估计把握大一些。临走，廖运周同志要求他找刘、邓首

长，速去速归，要抢在敌人突围行动的前面，决不能让敌人跑了。

杨振海同志是从另一个方向出去的，到了中原野战军陕南第十二旅的阵地前沿，又被抓了起来。杨振海同志非常着急地要见刘、邓首长，对解放军同志说有急事。我前沿战士即把杨振海同志送到了第六纵队司令部。一到纵队司令部，杨振海同志便见到了熟识的战友、我军作战参谋武英等同志，会见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等首长，把机密军情和一一〇师地下党的起义决定一并交给了领导。王近山司令员很快将此情报报告给刘、邓首长，请问是否有廖运周其人其事。刘、邓首长当即肯定地作了回答，并指示要支持起义成功，保证把一一〇师的同志和其他广大官兵拉过来。王近山司令员和杜义德政委画了一张草图，标示了行动路线交给杨振海同志，还派了武英同志一同到一一〇师防地，会见廖运周师长，接应他们起义。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廖运周师长秘密地召集了可靠的连长以上的会议，宣布了起义计划。武英同志也讲了话，说明起义的光荣，鼓舞大家勇敢战斗，争取起义成功。

（5）英勇战斗，伟大义举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半，敌人决定正式突围。一一〇师在八点半以前开始行动。一一〇师突围时，上有飞机，下有大炮，是很威风的。这时虽然四周枪声大作，但一一〇师的官兵，不准开枪，不准说话，每连在一个军官的带领下，按照王近山司令员和杜义德政委指定的路线迅速前进。廖运周师长和黄维司令官保持着无线电通讯联络。廖运周师长不断地在报告“突围”一路顺利，黄维司令官在不断地鼓励一一〇师拚命前进。一直到下午两点，一一〇师在彭家寨、孟庄、李庄等地掩蔽起来，才和黄维司令官断了通讯联系。这时，廖运周同志命令通讯连迅速架

线。电话兵开始还准备往敌人那里架线，原来他们不知道已经起义了，廖师长是要同我人民解放军进行联络哩！

三、党对一一〇师起义的关注

一一〇师是在中原军区的具体指示下举行起义的。起义成功后，得到我党、我军各级领导人的欢迎和关怀。首先是刘伯承同志派他的秘书袁血卒同志前往欢迎。前线部队用大鱼大肉犒劳全体官兵，每人发给四百元慰劳金。在解放军后方驻地，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第二纵队政委王维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王维刚同志在会上宣布说：廖运周师长是共产党多年的党员，一一〇师实际上是在共产党党员同志领导下的一支打着国民党旗帜的队伍。现在，一一〇师终于在廖运周师长领导下，脱离了国民党，走上了光明大道，成为人民的队伍，成为光荣的队伍。

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廖运周同志和第六纵队联络部卢跃武部长拟就电文，一份是《廖运周将军告第十二兵团官兵起义书》，一份是《廖运周将军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这两份电文都在当时我们的报纸上，予以公开发表。在公开广播这两份电报前，邓小平同志在给六纵的电话里说：廖师长的家属已从武汉转移郑州安全地区，请转告廖师长，让他放心。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廖运周同志发了复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同志，以及中原局、中原军区也发了贺信，对起义表示欢迎、慰问和鼓励。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漯河召开了庆功大会。一一〇师的起义官兵许多人立功授奖，炮兵也在授奖大会上荣获了一面红旗。庆功会后，按中央指示，一一〇师在河南鹿邑县五台庙进行学习、整训，开展阶级教育和新旧军队对比教育。一九四九年一月，一一〇师的番号撤销，改为第四十二师，归人

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建制。廖运周同志任第四十二师师长，张子明同志任政委。

渡江战役时，第四十二师参加西集团作战，担任第二梯队的战斗任务。渡江以后，第四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大包抄、大迂回的战斗行动，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一直打到了西藏。在这约半年的时间里，第四十二师行程万里，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战斗任务。

十四军的覆灭(外一篇)

冯 牧

十四军军长熊绶春率领他的军部和十师、八十五师残部困守杨围子，已经好几天了。全军上千匹的牲口已经大部被打死在外壕里，士兵们每天用马肉果腹，成百的伤兵躺在工事里没人管。但熊绶春仍旧固执，不接受解放军的劝降，凭着复杂的工事，凭着四面镜面一样平的开阔地，他幻想能支持到二路大军会师的一天。但在解放军面前没有打不倒的困难，我们用挖交通沟的办法改造了平地，又深又宽的交通沟从东面、北面、西面，向敌人的工事伸去。战士们连夜在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下挖着交通沟，每分钟都向敌人接近着。一面挖掘，一面战斗。等到十一日中午，杨围子周围已经结成了一片错综曲折的交通沟的网，把敌人围在中间动也不能动了。突击队安全地进入到了敌人面前三十米的地方，静静地等着出击命令。

上百门的炮口向着杨围子，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从二点半钟就开始了试射。敌人惊慌了，派了十一师一个营和五辆坦克突袭我们的交通沟，但当我们的炮弹一排一排地落在坦克旁边时，坦克马上逃了回去。接着步兵也跑了，丢下几十个死尸在沟壕里。

四点半钟，排射开始了。成排的炮弹刮风似地落在了敌人前沿和纵深。鹿砦被扫得精光，暗堡飞上了天空，整个杨围子变成了一片烟和火的海。就在烟雾正浓时，一连串红色信号飞上天

空，步兵出击了。以副班长杨传任为首的洛阳英雄连和以排长王泰为首的第三连并排插进了工事前沿，趁着爆破和手炮的浓烟，他们踏过敌人的堡顶，一直向纵深插去。接着东面和西面三路突击队也迅速冲进村内。正在这时，一连串的白色信号又升起来了。没有间隙，炮火立即转向了纵深。敌人溃乱了，集团工事大部被我们占领。许多敌人向西南逃去。这时一片杂色的信号又升起，炮兵的火力又伸延到西南，逃跑的敌人大部被截了回来。我们的五支突击队从三面交叉冲去，在西南角会合了。阵地全被占领了，总计前后不过十分钟。现在剩下的只是捉俘虏和搜武器了。

炮火的威力和战士们的英勇把敌人吓昏了。许多敌人从打塌了角的工事里爬出来，扔下枪就跑，一碰见解放军就跪下来，有的还不住地磕着头，说“饶命啊！我们早就不愿打了！”战士们在野战阵地上俘虏了一群军官。其中一个高个子马上走出来说：

“报告，我是营长，这是我的连长，这是我的副连长。”许多俘虏都是不待收罗便自动向我们后方走去。

最后一个地堡里，有七八个人一出来便跳着喊起来：“欢迎解放军！你们不来，我们就困死了，你们救了我们。”从他们诚挚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是从心底感到被解放了。

十四军军部在村子的西北角，熊绶春从战斗一打响就躲在一个深深的洞里。一直到炮兵试射时他还指望着十一师来解围。我们的排炮开始的时候，第一排炮就打在他的工事上面，工事塌了一角，他一下子跳了出来，发疯似地向西南跑。他想逃命，但已迟了，一颗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肋，连叫也没有叫一声便倒下了。

副参谋长詹璧陶跑出了洞口，也被一颗炮弹打伤了，他狂喊着“救命！救命！”军部的处长、科长们到处乱窜，但四面早就堵满了解放军，想跑也跑不了，一个个只好驯顺地作了俘虏。有许多人是有经验的，当解放军刚一攻入时，他们便收拾起行李，等

我们打到门口，他们正赶得上背起行李走。军参谋长梁岱，二五四团团长何玉林，二五五团团长李剑民，都是事先准备好行李才当俘虏的。七点钟枪声完全停止了，俘虏群被带了出来，一行行地从交通壕走过去。这时，西南面的敌人一排排放着照明弹，正好给带俘虏和打扫战场的人们照亮了道路。

“书记”变成了军参谋长

在杨围子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十四军参谋长梁岱，已经是第二次当俘虏了。他第一次当俘虏，是在十几天以前。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军渡过浍河向南出击，在溃乱的敌人中，我们捉了一批俘虏，其中有一个广东人，个子高高的，须发灰白的军官。询问时，他回答是八十五师师部书记，名叫梁忠。过了两天，这个“书记”忽然提起愿意为我们到沈庄八十五师去送劝降信，我们当即允许了。他恭敬而且感激地接过了劝降信。我们把他一直送到我军阵地最前沿，他满口应承，说几天后一定带回信来，然后走向敌人阵地去了。

然而回信始终没有来。一直到我军总攻杨围子后，才又看见了他。

十二月十一日夜里，战斗刚刚结束，战士们从杨围子押出了第一批俘虏军官。在几名高级军官之中，大家一眼就发现了几天前放回去的送信的“书记”。他完全变了，面貌修整，穿着崭新的高级军官服，手里提着皮包。原来他就是十四军参谋长梁岱。几天前，他满心欢喜地从我们阵地走出去，自以为这一下可逃出了“牢笼”，但不过几天，他又照旧走回来了。他一走进政治部

的房间，就向我们的工作同志尴尬地说：“我已经是第二次进这房子了。”然后，他从皮包里掏出了十四军的花名册恭敬地说：

“请你们参考，我们全军的军官名单都在这里了！”

谈起被俘的感想，他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说：“当时从这里回去，我还满怀着希望，以为这一下可把你们瞒住了。并且相信援兵一定会很快地赶来。想不到你们的攻击力是这样的强，没有几天就把我们搞垮了。八十五军也完了，我两天前和他们的副军长张文心打电话，他用日本话对我说：‘不行了，大势已去了！’这时我才明白：再打也不中用了，我们横竖也躲不掉被你们俘虏的命运，所以我在工事里没有动，并且准备好了行李，当你们一打到近前，我就出来说：同志，我是军参谋长！”

陈文单身伤敌酋(外一篇)

陆柱国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黄昏，中原野战军四纵队十旅二十八团第二突击队（一连一排）向李围子发起冲锋。敌人用三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的密集火力，紧紧地封锁住了出击口。子弹在低空呼啸着。二班的同志们上去一个倒下来，又上去一个又倒下来；三班第一组三个同志马上踏着二班同志们的鲜血，又冲了上去。这时，战壕里的一排机枪班长陈文看见步兵前进，便急忙端起机枪跳了出来，追随着三班的三个步兵同志向前猛扑，他一边跑一边打着，还没有到敌人的鹿砦跟前，三班的三个同志又负伤了，而跟着陈文同志的三个弹药手也有两个负了伤，另一个也掉了队。这时，只剩下陈文一个人了，但他并没有因为敌人的疯狂封锁及自己的单身作战而发生犹豫。他后来说：

“当时我记住了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死就死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能后退吗？不能！”

就在敌人稠密的火网中，他端着机枪从那被我炮火轰得只剩一尺多高的鹿砦上面，用力跳了过去，又飞跑了几步，滚进敌人的交通壕里。为了蒙蔽敌人，机灵的陈文赶快扯下右臂上的联络记号——白毛巾。

在苍茫的夜色和浓密的炮弹烟雾中，战壕中三个混乱的敌人惊慌失措地抓住了陈文的双臂和衣襟，低声吆喝着：

“干什么的？”

陈文十分镇静地回答道：

“自己人，别发生误会。”

这时，一个高个子家伙走近了，大声地叫着：

“不要乱，不要乱，我是师长。”

这三个敌人马上放了陈文，但陈文却盯住了那个高个子。

蒋军十师师长张用斌想以“亲临战场”来维系他将要覆灭的命运，陈文乘着他刚扭过头，便一梭子机枪打去，师长被打倒了，滚落在交通壕里。

“师长负伤了，师长负伤了！”

战壕里的敌人乱跑乱叫起来。

陈文马上又跳出战壕，趴下来，把腰里的五颗手榴弹全部扔了过去。

敌人象被冲散的羊群似的到处跑起来。这时，在敌人阵地上的陈文，便高声喊起来：

“营长，营长，快上来啊！敌人跑了！”

六百米的长沟

二十八团十连接受了营部下达的任务：

“占领与巩固杨围子东北的野外阵地，并向杨围子敌人挖三条一米二宽、一米五深的蛇形交通沟，再挖一个横沟将它们联系起来。”

炮火猛烈的轰击，部队迅速地发起了冲锋，十分钟就驱逐了守敌一个加强排，我们活捉了五个，顺利地占领了阵地。

部队迅速地加固着工事，还没有放下工具，敌人便反冲上

来。用炸弹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之后，他们便分三路一直伸进离敌人鹿砦五十多米的地方，开始了第二步工作——挖交通沟。

那儿是一片开阔地。敌人集中了轻重机枪、迫击炮火力，疯狂地袭击着。他们三十多个同志负伤了，但仍不停地工作着。

二排机枪班战士吴佩贤、僧来法两人头部都负伤了，他们仍顽强挖着泥土。副班长李小牛叫他们下去，他们说：

“不要紧，这算啥！”

三班新战士李连生左臂挂了重彩，已经不能工作，他说：

“我不下去，我不是怕死鬼！”

敌人继续着火力袭击，不久步兵便又冲上来，但又被他们的手榴弹打退了。

交通沟挖了半米多深，敌人又组织第三次反扑。一阵排炮轰击之后，整个杨围子的敌人都喊叫起来，杀声和冲锋号声一直在鸣叫，红绿信号弹打得混天乱飞。在火光中，敌人端着寒光一闪一闪的刺刀，前推后拥地上来了。副连长郭新纯左臂已经负伤，在部队的最前边喊着：

“同志们，准备好手榴弹！”

在他们的手榴弹、机枪的火力下，前边的敌人被打倒了，后边的敌人也都爬下去，但停了没有三分钟，畏缩的士兵又被推上来。

二排机枪班长鲍永喜左肘负了重伤，不能射击了，他咬紧牙蹲下来给副班长李小牛装子弹。李小牛端着机枪打了一千多发子弹，枪筒直烫得他手起泡，他还一气不停地打着。一个敌人的炮弹打在他身边，震得他昏迷过去，弹药手张发慕马上端过机枪继续射击着。李小牛清醒过来后，又找到一挺旁的班留下的机枪打起来。

在敌人连续的五次反扑之中，他们六百米的交通壕挖成了。交通壕象三把利刃，一直逼近到敌人胸前。

记杨文学战斗中的三个青年

寒 风

一

在进攻杨文学村之前，在六十六团二连的阵地上，有三个青年在工事里面开会。通信员吕金锁和卫生员尚多罗两个人都是二十二岁，又都是党员；司号员张茂之更小，顶多有十五、六岁，可是他硬说自己是十九岁。这里有他一段小小的故事。有一次他看见指导员在填入党志愿表，便悄悄走到指导员跟前说：“指导员，光培养别人入党，我就不能入党？”指导员笑着说：“你年龄太小。”从此以后，他便硬说他是十九岁，已经到了入党年龄。

现在，在这战壕里三个青年已坐在一起开会，一个跟着一个发言，申述着自己的决心。突然小司号员严肃起来了，他说：

“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们给我提意见，你们要教育我，……我要求，我争取火线入党！”

几天以来胜利战斗的情形，不少同志在火线上光荣地入了党，鼓舞了这个小同志。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党！”当他说出这好久就存在心里的愿望的时候，他高兴得轻松了许多。

凉凉的风，混合着挖起的潮湿的土气，从射击孔吹着小司号员热乎乎的脸儿。他真高兴极了，要是平常，非跑到外面挑皮地乱蹦一阵不可。

吕金锁说：“好！你好好地工作吧！完成任务，为人民好好地服务！”

司号员说：“打仗的时候，我跟着你，咱们在一起。”

二

太阳已经开始西下。阳光照着在杨围子野外工事里紧张工作着的人们，照着重炮的钢轮和偌大的炮身。炮手们在细心地扭动方向轮和高低起落机，战士们往身上不停息地挂着炸弹和手炮。当时针正指向五点时，攻击开始了。

飞雷、榴弹炮、野炮和各型的曲射炮，都向敌人阵地齐射，敌人阵地完全被罩在烟雾的大海里。

攻击部队象一条链子似的，在弥漫的浓烟之中运动了。刘德堂的第三排突破了鹿砦。鹿砦外壕的边沿有二十米的开阔地，外壕的里沿是密密的一排碉堡。当我们攻击部队进到这一片开阔地时，遭到了敌人凶顽的阻击。部队一齐扑到敌人的外壕里。外壕的里壁太高，战士们便在这里和敌对战。

吕金锁和司号员跟着连长李少金冲上来，刚进到一个飞雷炸的弹坑边上，连长就被打倒了，吕金锁跳进弹坑，把连长拖了下来。他们的弹坑离敌人的碉堡只有十来米。敌人拚命地向进入外壕的部队投着弹，吕金锁气急了，拿起炸弹也向敌人的碉堡和工事里投去。他们的地方被敌人发觉了，于是火力都向他们转过来。炸弹打在他们的坑沿上，象一阵阵急雨“噗噗”跌落。连长牺牲，连里失去了指挥，任务还没有完成，部队还没有突进去——他们处在了严重的时刻。吕金锁恨得几乎要掉出泪来。司号员腰上被子弹打伤了，他说：“通讯员！我挂彩了！”

吕金锁说：“要紧不要紧？能走吧？”

司号员说：“不要紧。”

吕金锁说：“不要紧就不要回去，任务还没完成。”

小张茂之的伤口痛起来，但他默默地不哼声。

敌人探出身子，向外壕射击，投炸弹。吕金锁又提起炸弹投向敌人。敌人缩回去了，但又从另一面用自动枪向他们射击。一颗枪榴弹在他们的坑沿爆炸，吕金锁的头也被打伤了，血顺着脸流下来。看见张茂之有些焦急，吕金锁便对他说：“只要我俩能走，就要往上冲！敌人还没有消灭，我们不能回去。为党、为人民服务，死了是光荣的。我们活着在一块儿，死也死在一块儿。”司号员点头说：“对！我不下去，我跟上你。”

这时，一串黑影打着炸弹从他们的左面上来，驱逐了护沿碉堡的敌人，占领了外壕。通信员一看，是一排的部队，便带上司号员追上了一排，跟在排长的后面，从外壕内壁一个被我们炮火轰开的缺口爬了上去。占领了第二道小壕后，排长侯树贵又被打倒了，二班的人数也很少了，吕金锁喊了一声：“一班冲！”一班就冲上去了。

吕金锁知道一班班长郭学才是个非党员，但他在战斗中非常勇敢，工作也积极，曾在战前要求火线入党，便说：“一班长你负责！”话音刚落，一班班长便带着战士们通过第二道交通沟，向纵深插去。

这时，吕金锁又跑去组织战场上失了建制的人员。他在阵地上来回地跑着，一共组织了十几个人。他把这些同志又带了上去。

三

卫生员尚多罗随着一排突进了外壕，就在那里停下来给伤员包扎伤口。他这里正受着交通沟两侧敌人的射击，但他仍镇静地工作着。他是那样地爱着连里的每一个同志。平时，他经常到班

里，给战士们往疮上敷药，给他们挑去脚上的血泡，夜里又不断给同志们掖被角。每一个人都倾心地赞扬着他。现在战斗在他的周围激烈地进行着，炮弹落在他的附近。忽然，有几个友邻的战士退了下来。尚多罗暂时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使战友们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消灭敌人，是眼下最重要的事。他动员退下来的战士说：

“上！不许退，前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上！”

“我挂彩了！”一个战士向他说。

“挂彩了不要紧。你哪儿挂彩了？解开绑腿，我给你绑伤！”

尚多罗马上又紧张地包扎起来。

敌人这时又向他们这里扑来。浓烟里，只看得见炸弹的白热的闪光和枪口发射的火光。尚多罗和战士们用炸弹击退了敌人。尚多罗给轻伤员们绑好伤口，说：“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不要下去，要完成上级和党给我们的任务！”战士们又拿上枪向战斗着的地方跑去了。他们从尚多罗这里得到了新的力量。

四

营长来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通信员和卫生员把连长抬走后，又在阵地上的杂乱的敌人尸体中间、错综的交通沟和弹坑里，找寻着自己的同志。许多单独作战的同志都被他们找回来了。火在碉堡和鹿砦上熊熊燃烧着。

营长命令他们把队伍带回去。吕金锁和尚多罗自然而然的成了全队的领导。营长高兴而又心疼地看着他们。他的战士取得了胜利，他的战士经得起严重的考验。

当营的号音刚落的时候，忽的远处接来了另一个号音。这是怎么回事？队伍已经集中了，哪儿还有我们的同志呢？

他们顺着号音找去。在一片凹地里，月光下，一个黄色的铜

号闪闪发光，一个矮小身材的人仰面躺在那里。大家走近一看，原来是他们的小司号员。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躺在这里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当战斗结束之后，司号员疲乏过度，疮口疼得要命，再也跑不动了，就倒在了这片凹地里。战斗的烟稀薄了，月光和星光逐渐清朗，司号员静静地躺着。他实在没有力量了，他想：同志们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哪里呢？这倒不怕，主要是完成了任务，打进了杨文学阵地。他又想到了通信员，想到了党。“党员的骨头是硬的！”他自语地说。

忽然，一阵嘹亮的号声从远处传来。他静静地听着：“是营的号声！”他取下铜号。冰凉的铜嘴对着他干燥的嘴唇。他鼓起两腮吹起来……

五

当淮海战斗胜利结束之后，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通信员吕金锁，卫生员尚多罗都带着红花出席了英雄大会，向人们报告了上面的事情。而小司号员张茂之则在战斗下来后，就被营党委批准入党了。

他们是解放区的小青年，是革命新一代的英雄人物，是时代的新人。

打掉黄维最后一张“王牌”

谭笑林

猛烈的西北风卷着乌云，天空阴沉沉的。辽阔荒凉的平原上，到处响着隆隆的炮声，弥漫着滚滚的硝烟。偶尔，丧魂的敌机从头上低飞而过，发出刺耳的怪叫。

我军阵地上，每天都飞传着激奋人心的捷报：“黄伯韬在碾庄一带被我全歼！”“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地区被我军包围！”火红的传单在交通沟里飞舞，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拍手欢呼！

黄维兵团已经被围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黄维把他手下的两个主力团，摆在他兵团部的东南角上：十一师三十三团，即所谓的“光荣团”，摆在兵团部大门口——大王庄、尖谷堆一线；十八师五十四团，即所谓“威武团”，摆在兵团部左翼——金庄以南。两个团距兵团部都只有二里路左右，是黄维赖以保驾的“近卫军”。

十二月六日，在我多次劝降无效后，刘伯承、陈毅司令员发布了向黄维兵团总攻的命令。当晚，我军南集团的六纵队夺下李士楼，歼敌二十三师之六十九团。次日，我军血战大王庄，歼灭三十三团。三天以后，“口袋”越收越紧，黄维兵团的全部阵地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只有巴掌那么大了。突出在金庄以南的“威武团”阵地，已完全暴露在我南集团的矛头之前，这是黄维东南角上唯一的据点了！

据敌情通报和俘虏供称：这个“威武团”是黄维的嫡系，团长曾任黄维的副官主任，鲁西南战场上曾和我友邻多次交手，因其狡猾顽固，未被全歼，自此更加狂妄，竟自称为“老虎团”。大王庄敌三十三团被歼后，它成了黄维手下的唯一王牌。包围圈内断粮时，黄维把为数极微的空投粮食首先供应他们，把兵团部的马匹杀给他们吃。

从我军阵地伸向敌集团工事的交通沟象无数把利剑，日夜不停地向敌逼进。到十二月十一日，我最突出的交通沟距敌前沿只有一百多公尺了。“老虎团”的集团工事已在我刺刀尖下，双堆集北面小马庄黄维兵团部周围摆着的大卡车，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

十二日，我营与华东野战军英雄部队——“洛阳营”，共同接受了围歼“老虎团”的突击任务。

团首长一再交代说：“这是条恶虎，要把刀磨快些！”还说：“你们是突破襄阳的特功营，是中原野战军的一个代表队，这次战斗要与兄弟部队‘洛阳营’竞赛，打得漂亮些！”

当天清晨，我带着各连连长到前沿看地形。从炮兵观察镜里望出去，前面的集团工事外沿，是一圈土墙。从地势较高的尖谷堆望出去，见到围墙里“米”字形的交通沟和一些露天的重机枪工事；背后，则是成排的炮兵阵地和全无伪装的坦克；围墙的拐角处，隐约地看到一些暗堡、子母堡，再仔细一瞅，围墙上散布着许多小黑点——那是敌人的暗火力点。

凭借着这样稠密的火网，黄维吹嘘说：“就是老鼠麻雀，也休想从此通过。”

边看地形边讨论：平原，坚垒，火网稠密，冲击部队如何接敌？交通沟里的战斗怎样打？各连长都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有些问题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打襄阳的经验，这些问题最好先让战士们提出主意，于是我要各连把班以上干部都带来看一遍，

然后以排为单位摆沙盘，大家献计。

经过大家讨论，办法出来了。为了增强爆破力，摧毁敌纵深火力点，战士们提出：把手榴弹的铁底敲掉，绑上两公斤的油田炸药。因为油田炸药最敏感，既能摧毁地堡，又能杀伤敌人。经过试验，效果很好。营里决定各连大量仿制，战斗时每人带两个。战士们还在旅工兵连的指导下，学会了使用飞雷。飞雷是友邻部队自制的爆破火器，就是用铁片卷成一个大弹丸，装上炸药雷管，安在一个设有发射装置的特制大木筒或改装的汽油筒上；使用时先瞄准目标，利用筒内炸药燃烧的冲击力，将弹丸送走，五十公尺内摧毁地堡，威力很大。

为便于在交通沟内战斗，全营提出了十多条办法。为确保突击成功，迅速插入敌纵深，营决定把一、二连组成两个箭头，同时向敌冲击，把战斗力最强的三连用作破敌纵深的二梯队。为便于冲击，决定再把交通沟向前推进三十公尺。

天一擦黑，战士们每人背一块门板，爬到交通沟外野地里迅速作业，尽管动作肃静，终因距敌太近，敌人的机枪小炮很快就打过来了。好在土质很松，很快就挖好了卧射掩体。突然，三连方向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难道敌人出来了？我抓起耳机，三连连长冯建德同志正好在电话上找我，他那个大喉咙吼道：“来了两个班，给揍回去了，还抓到了两个活的！”

想不到正需要了解情况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我要他立即把俘虏送来。

这两个歪戴美国钢盔的俘虏，满脸污黑，乱蓬蓬的头发盖到耳根。我连问几声，两个家伙一语不发，只顾打哈欠，咽口水。通信员小王在旁边不耐烦地骂道：“看你们这个熊样子，好象三天没吃饭似的！”

一句话提醒了我，包围圈里前几天就没有吃的了，两个家伙可能真是饿极了。正好晚上营部吃包子，掩蔽部里还飘着一股诱

人的香味，我叫小王把他们带出去先吃晚饭，附带给他们做点工作。

半个钟头后，两个家伙笔挺地站在我面前，神情自若地答话了。

“你们出来干什么？”我问。

“俺连长说：你们的交通沟快挖到我们跟前了，怕今晚出事，要我们出来看看动静。”河南口音的高个子回答。

我接着问：“你们想守多久？”

“昨天营长训话说：蒋总统亲自和黄司令官讲：宁愿丢掉徐州，也不丢掉黄维，再隔三天，有个兵团就要来增援啦！”河北口音的矮个子回答。

我知道他说来增援的是指李延年兵团。昨天战斗通报讲：李延年在固镇、怀远一线被我军阻击得寸步难行，一周来平均每天前进不到两公里。好吧，让他们白日做梦吧！

我想了解一下敌人的士气，就问：“再守三、五天，能守得住吗？”

两个家伙叹了口气，就发开牢骚了：“里边的日子可真难过，自从大王庄失守后，当官的逼得又紧，白天挖工事，晚上全副武装等着打仗，把我们累得要死，可你们又不进攻，光挖工事，急得连长一天到晚净骂娘！……又没得吃的，飞机丢的东西太少，抢的部队多，里边的井水、池水都喝干了，树木、草叶、房子都烧尽了，抢到的大米没法煮，就嚼生米，挖老百姓的祖坟，用烂棺材板烤马肉吃。……”

“我们每天向你们喊话，你们为啥不过来？”

“我们指导员说：那是你们用的计，过来了你们要剥皮，抽筋，活埋，送到苏联去熬油……”

团里打来电话，叫立刻把俘虏送去。我叫通信员传给各连，加紧抢修工事，作好防炮、防坦克工作。

果然第二天一早，七八辆坦克就从集团工事的背后爬出来了，爬到右侧友邻部队阵地前，被打坏了一辆，有几辆向我们这边爬，当头一辆跌进了我们伪装好的陷阱里，好半天才爬出来，剩下的胡乱轰了几炮就拐回去了。

紧接着是一阵暴雨似的炮击。全营隐蔽在交通沟的猫耳洞里，一枪未发。

中午，几架敌机乌鸦似地在头上盘旋，忽然空中传来娇声娇气的声音：“国军兄弟们，你们不远千里而来，现在把共军主力包围了，……李延年兵团正协同你们作战，杜聿明副司令率领的三个兵团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沿津浦路南下，……三路大军即将会师，希你们英勇杀敌，歼灭共军主力，为党国立功！”

附近的交通沟里爆发了一阵哄笑。有的战士高声骂道：“狗东西，大白天说梦话，拿屁股当脸不害臊！”

随着喊声，飞机上洒下了一阵阵白底红字的纸片，那是蒋介石给黄维兵团的“嘉奖令”。

接着，挂着粮弹的降落伞在天空飘荡，西北风一刮，很多都落到我们阵地上来了。对面的集团工事里，降落伞还未落地，机枪就响了，他们正为一袋米，一口粮展开你死我活的抢夺。

一切都准备好了，营的三个领导同志分了工：副营长何满岗带一、二连突击，副教导员李松珍带三连，我在指挥所。

山炮、八二炮与我们的突击队隐蔽在一条交通沟里。距我前沿八十公尺处，有半截一人多高的树桩，这是敌人集团工事外围的唯一树木，它的枝叶和外皮都被炮火毁掉了，白秃秃的孤立在那儿。我们的突破口就选择在这树桩的左边，树桩成了我们各种炮火瞄准的最好基准点。

十四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电话铃一阵急响，王西军副团长在耳机里大声说道：“炮火马上就开始了，你们注意观察效果，掌握情况！”顷刻间，上百门大炮发射的炮弹狂风暴雨般地向敌人倾

泻过去，巨雷般的爆炸声震得人们发懵。一连附近的一门山炮，三发炮弹就炸飞了三个地堡，被炸毁的木片、衣物和残肢断臂，在浓烟中飞舞。眼前敌人的集团工事成了滚滚闪闪的烟海火龙，西南天边火红的残阳被熏得昏暗失色。

炮火足足轰击了一个小时。五点四十五分，冲击的时刻到了！二红一绿的信号弹腾空而起，一、二连的战士飞一样地冲向敌人。我向左边一看，离我们五百公尺处，一串串人影赛跑似地奔向敌方，我们的战友“洛阳营”同时发起冲击了！

一连首先占领敌前沿一个小集团工事，二连从右翼突入敌交通沟。阵地突破了，营的主力跟着向前运动。我跑到树桩前面的坟包下，突然发现一个黑眼里喷出火苗，就喊了一声：“重机枪！”机枪四班旋风似地抢占了对面一个小坟包，班长朱云璋按住枪猛扫。刹那间，旁边一个已经倒塌了的地堡的火力也复活了。敌人的纵深炮火严密封锁着我后续部队的运动道路。就在这紧急时刻，一连三排长王震带着部队从突破口左侧的一个小缺口插了进去；一连二排把“飞雷”搬来，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炸飞了。我扭转头大喊：“快传三连上来！”话音刚落，就听到李松珍同志的声音：“三连上来了！”他带着这群猛虎般的战士狂风似地从我身边卷过，好几个战士回过头来说：“营长，没问题！”

电话员把机子架好后，我简单地向副团长报告了情况，就带着司号长和通讯班跨进突破口。

突破口两侧，半人多高、两尺多厚的土墙有好几处被削平了，残存的土墙百孔千疮，摇摇欲坠。土墙里，一人多深的交通沟整段整段地被塌土和尸体填平了。

冲入突破口的三个步兵连，分成几个箭头同时向纵深猛插。刚被我炮火震昏了的敌人清醒过来，依托残破的地堡继续顽抗，到处是枪声和爆破声。这时天色愈来愈暗，我把指挥所安在一个塌了角的掩蔽部里。突然，西北方黄维兵团部上空升起了一颗白

色照明弹。立刻，那边响起了鞭炮似的枪声，里面隐约地夹着这样的喊叫：

“把共军赶出去！”

敌人疯狂的反扑开始了，伤员不断从前面抬下来，弹药不断从后面送上去，各连的通信员飞一样地在指挥所跑进跑出，他们都说：“一连三排和敌人打得最紧！”

冲到最前面的一连三排打退敌人两次反扑后，排长王震和几个班长都负伤了，冲击时带的几篮子手榴弹也都打完了，全排只剩下刘乃江、庄金凤、李正全三个小鬼。襄阳解放过来的小鬼李正全说：“我们三个人是三个班的，应该有个头才好，我提议老同志刘乃江当组长。”

庄金凤点头同意。刘乃江挺身而出说：“好，选我当组长我就当。快！把你们手里的炸药、手榴弹都给我，我掩护你们去敌人尸体上捡弹药！”

敌人又大喊大叫地上来了，黑糊糊的一大片，至少也有一个连。刘乃江的手榴弹不偏不斜正落在敌人窝里，在闪闪火光中，成片的黑影倒下了，隔了好一阵后面的才爬起来。

敌人波浪似的反扑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当三个战士把捡来的弹药全部打光，端着刺刀扑向敌人的时候，右边的二连二排赶上来了。

这里刚把敌人压下去，三连那边突然喊杀声大作，枪声越来越紧，三连通信员跑来向我报告：“部队把敌人赶出了围墙，戴钢盔的敌人象马蜂一样涌上来，副教导员牺牲了，全连正与敌人血战！”我感到问题严重，正好这时三营上来了，我简单地向他们交代了一下情况，就跟着通信员向三连跑去。

原来三连冲入突破口后，一直向西北方向猛插。当他们在围墙角上消灭了敌人最后一个地堡时，敌人突然冲到跟前，战士们立即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我赶到三连时，正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候。三连已用刺刀杀出一条血路，占领了一段交通壕，几挺重机枪架在交通沟前沿向敌人猛射。敌人的信号弹在空中交叉飞舞，狂妄的喊叫声此起彼落，相互呼应。

班、排的建制打乱了，连、排干部都直接参加了战斗。我命令旁边的五班小鬼王西光，带领一个班从右侧绕到敌人屁股后去。几分钟后，敌人窝里响起了猛烈的枪声，正前方的敌人象着了魔似地四处乱窜。我站起来振臂大喊：“同志们，敌人退啦，冲啊！”战士们跃出交通沟，猛虎般地朝着敌人扑去。

据俘虏说：“戴钢盔的是黄维的警卫团。”黄维听说“老虎团”丢了阵地，气得把电话机砸碎了，用手枪指着他的警卫团长说：“马上把阵地夺回来！”结果，警卫团来了两个营，跑回去的还不到一个连。

三连把敌人击退后，即和三营乘胜向敌猛追，阵地上的枪声渐渐稀落下来。我要通信班长去告诉副营长：立即把部队编成搜索小组，逐片逐段地严密搜索，不要让一个敌人漏网。

我和司号长、通信员折转来向东北方向走去。“啾啾”的哨音越来越响，这是“洛阳营”的联络信号。

正走着，忽然右方传来哀呼：“……长官，行行好……给我上点药！……”

我想顺便过去看看，通信员扯着我说：“营长，你等等！”说完他自个跑了过去。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惊住了。我们正想跑过去，通信员却骂着跑回来了：“他妈的，一见我就拉响手榴弹，要不是老子眼快，就上他当了！”

“人呢？怎么没逮住？”司号长问他。

“手榴弹把他自己崩了，叫阎王爷给他换药去吧！”

我心里暗暗骂道：“该死的家伙，比康泽还顽固！”

走到二连，阵地上堆满了一些发亮的东西，那是他们缴来的武器弹药。这时“洛阳营”已与我们靠拢，战斗基本上结束了，

战士们正兴高采烈地与“洛阳营”的同志握手致意。

“向老大哥学习！”

“老大哥辛苦了！”

重机枪连副连长李延林同志跑过来向我说：“我们把弹药手编成了几个组和步兵在一起参加搜索，光是三班就缴获三门八二炮、两挺重机枪，四班缴获……”他一直说下去，我实在记不清了，就说：“你叫文书把全连的缴获统计一下吧！”

追歼逃敌的三连押着一大串俘虏回来了，三连连长冯建德同志老远就吼道：“敌人跑得可真快，我们边追边打，一直追到黄维的大门口，除了几个回去报丧的外，剩下的全部解决了……喏！你看，里面还有好几个穿呢子大衣的哩！这些饿鬼，丢下武器就向我们要吃的。”

带着一连的何满岗副营长走过来，悄声对我说：“老谭呀！刚才三连那边堵得好，这边的敌人真顽固，剩下几个人都不肯缴枪，要是那边的敌人往这边靠拢，那我们就麻烦啦！”

团里打来电话，要我们把阵地交给三营，把部队带下去。

当战士们押着俘虏，扛着胜利品走下阵地时，他们笑骂着：“什么老虎团？还不一样缴枪投降！”

“再来一百个老虎团也救不了蒋介石的命！”

走到突破口，我不自觉地停下来向四周张望。残缺的壕沟，塌毁的堡垒，在昏暗的月光下映出一层奇怪的阴影。敌人吹嘘的“永久性的集团工事”，成了他们自掘的坟墓。

第二天，失去一切屏障的黄维兵团收拾起他的残兵败将，作最后的突围，被我大军全歼。

在双堆集

冯 牧

战斗刚刚结束，我就随军进入称为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兵团的坟墓——双堆集。在几个小时以前，这里的敌人还在疯狂地用坦克、大炮、毒气抵抗着解放军的进攻，而现在，周围数里内的战斗已经全部停止了。俘虏们都被带走了，停留在附近三四个村落里的，只是几万个为敌人遗弃的伤兵和尸体，三四百辆完好的和打成碎片的汽车、大车，堆集成山的弹药和坦克，从飞机上投下来的降落伞和粮食包，被炮火打死的牲口群……。这方圆不过五六里的地区成了一片大垃圾堆。

所有的房屋都被拆了，没有一间房子是有顶的，但村外的野战工事却修得非常整洁。在工事中，战士们正在把敌人的榴弹炮和野炮拖出来。美式山炮则已整理好了，我们的炮兵已经安静地睡在它们身边。黄维兵团部所在的小马庄的工事修得特别复杂，旁边的炮弹也落得特别多。兵团部的一个传令兵张成年说：

“贵军的炮弹打过来的时候，这里就象地震一样！”

在双堆集以南，将近六十辆崭新的十轮大卡车被用土堆起来当作工事，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战士们拆开了一座工事，发现它竟全部是由死尸垒成的。在尖谷堆左方躺着几辆重坦克，履带全被打断，有的炮管也被打成一束废铁。

小马庄和双堆集之间的一片方圆几十亩地的平坝，是敌人的

伤兵场。几万半死不活的轻重伤兵和死人杂处在一起。十几天来，他们就是这样没有人管地露宿在这里。地上挖了一个个的浅坑，那是他们的栖身所。许多人十几天来就没有换过药，许多人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哭声、骂声、呻吟声联成一片。穿行在这些伤兵们中间，时时都听得见他们咒骂着：

“老蒋呀，你把老子害成这步田地，你就不管了呀！”

被打断了右腿的十八师师部副官冉廷先告诉我说：

“伤兵们每天总要死掉上百人，许多人是饿死的，飞机本来曾投下过一些伤兵食品，但都被当官的收集在自己的掩蔽部里了。”

说着，他也骂了起来。

中午，敌机飞来狂炸。三架 B24 式重轰炸机把数十枚炸弹全部投在伤兵场，伤兵们到处爬滚，哭声震天，令人不忍卒闻。

我们走进兵团部的工事，里面到处堆满了军官的衣帽、党证、信件、公文、日用品。负伤的兵团部通信员田文彩告诉我：当黄维决定黄昏突围时，部队立刻混乱了，换衣服的，剪发的，乱成一片。突围时情形更为狼狈，人们挤着往外跑，许多人被挤伤了，后面的军官开枪打，也无济于事。坦克手开着坦克从人群中撞过去，但走了几步就被打坏了，坦克手又跑回来，慌乱地和大家一齐往外挤。当我告诉他突围的部队已被全歼时，他立刻恨恨地说：

“活该，活该，我早就料到他们跑不掉的。当初我要求他们带我走，反被他们踢了一脚，这才是报应。”

中原逐鹿的终结和渡江作战的展望*

(1949年4月1日)

刘伯承

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协同互助之中，我们南线解放军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鲁西南实施战略突破，粉碎了蒋介石钳形的重点进攻起，以迄一九四九年一月完成淮海战役又粉碎了他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战略防御为止，借用一句老话来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可谓“中原逐鹿”，而鹿竟死于南线解放军之手了。

在这一时期，南线解放军在实现战略突破之时，即布成品字阵势。先头一军突入到长江北岸，依托大别山（包括江汉、桐柏山）作战，左后一军突入到豫东，依托山东作战；右后一军突入到豫西，依托伏牛山作战。这三军在布成品字阵势之后，通常互为犄角，作向心的机动，以突击敌人。其协同动作的密切，随着不断的胜利而日甚一日，以至最后会合在一个战场，完成了淮海战役。

在这一时期，自一九四七年九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我们主要是繁殖游击战争，扩展战地面积，而配合以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遂奠定了品字阵势的基地。自四月至七月，我们野战军主要是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而配合以阵地战，不断

* 本文摘自刘伯承著《论苏军对铝城地带的突破·编译前言》，题目是编者加的。

地歼灭敌人，而以开封与睢县杞县之捷为甚。此时曾先后攻克洛阳、开封、襄阳等重镇，使蒋介石中原重兵陷于僵局。自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们野战军主要是作阵地战而配合以运动战，从秋季攻势攻克济南、郑州直到完成整个淮海战役的大歼灭战，遂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黄河、长江之间的战略防御。在这一时期，敌人通常是固守几个战略要点，而以重兵监视我军动静，钉梢应援；故我军的进攻无论重点放在打守敌或打援敌，甚或在援敌变为守敌而适机转移重点时，都必须同时对守援两敌作战，而且是对大援敌作战。然而在淮海、平津、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蒋介石在中原战地的这样的防御与这样的大援，可以说是没有了。

现在我们正在向南进军，实行渡江作战，必须来看看蒋介石的长江防线：

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机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以及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作。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作了。汉口以下长达二千余里的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线，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火的袭击，也

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卖国独裁反人民的内战，到了现在阶段，士气越发不振，守备越发困难了。

虽然如此，我们决不可轻敌松懈，而应上下一致，兢兢业业地部署渡江作战。而渡江又是作战的关键，这对我们北方部队来说，尤不可马虎从事。此时各部队战斗准备工作：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而步兵则在渡江之后，除以一部占领要点，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之外，其主力尤应乘破竹之势，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施行迂回，截敌退路而兜歼之。切不可为中途歼敌（或掩护队）所扣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伴随炮兵，并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这里有些是我们前年渡河（黄河）作战的经验，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之，不可故步自封。

在一九四八年秋季攻势以前，我付印了所编译的《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当时我本想把《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与《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这两本小册子与它一起编译，以便读者作一系列的研究与参考，因时间来不及，迟到现在渡江之前才编译出来，但还可以作为突破长江防线的参考材料。

《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这本小册子，极嘉许从两个方向施行向心的钳形突击，而列之为突破防御地带最有利的样式。但欲使这种钳形突击获得成功，必须预有准备。首先就是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其次是担任突破的主力的组成。这二者如能及时准备妥当，即可以发展连续挺进的攻势而收得破竹之效率。我们经常提倡“只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无准备的仗”，

其意在此。

现代战斗的权威就是火力，而炮兵的火力就是要掩护步兵突击获得成功。我们在突破纵深阵地的战斗中，必须在每一阶段完成每一任务时，尽量造成火力的优势。各种炮兵有组织的而互相联系的射击，与飞雷发扬最高密度的一齐发射，作用极大。无论炮兵如何发扬强烈的火力，都要适应步兵的要求，而善于结合步兵战斗队形内的伴随炮兵，精确的射击，才能获得重大的效果。我们一看《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小册子上载的炮火组织要图，即可以窥见炮火组织工作的一斑。

在筑城地带，尤其是在街市中，施行冲锋的突击集群，其兵力一连内有火力组，由重机关枪、小炮编成，用来掩护射击；也有爆炸组，由一两个班编成（爆炸组内再分小组，每小组以二、三人编成之），用来直接排除障碍；也有突击组，由一个排编成，用来施行冲锋；也有支援组，由一排至四个班编成，用来支援冲锋。此外还有小型的突击集群，即仅以步枪手分编为爆炸组、作业组和突击组三者，而结合为一个突击集群。这样若干的小型突击集群，应作梯次配备，以便于在相关的炮兵、机关枪火力掩护与飞雷爆炸之下，轮番出击。

第四兵团渡江作战誓师记

苏 策

正是漯河人民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们第四兵团召开渡江南进的誓师大会了。下午三点钟，几千人就拥挤在寨西广场上。

会场的墙上写着整齐的大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白字衬着红边，颜色和天气一样晴朗。另外还有许多标语、图画围绕着整个会场，表明了部队过江的愿望和战斗的意志。

身材矮小的刘志坚副政委出现在台子上了。他面庞消瘦，颧骨很高，但他今天特别兴奋：他为革命奋斗了二十多年，负过伤，流过血，残废了左腿，也曾被敌人捉住，受尽了千辛万苦，但他坚持过来了，今天又站在胜利进军的红旗下边了。

他首先宣布上级给我们的渡江、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大家立即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然后他代表兵团党委号召大家作好几件事。他说：第一，要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做好自己的工作，争取在渡江歼敌运动中立功；第二，要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实行思想上、体力上的互助，巩固好部队，打过长江去，争取和获得最大的光荣；第三，要努力学习政策，执行党的方针，首先做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四，全军要努力走向正规化，克服游击习气。

他讲的很多，非常生动，有时候问大家，有时候打着比喻，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口号的热烈，是从来没有过的，就象是一

片狂涛骇浪的大海，分不清声音的段落，数不清声音的浪头。许许多多的人已经不是在呼口号，而是借着这个机会，来表示自己的坚决态度，有许多人跳起来喊几句坐下，有的刚坐下又跳起来喊；有时一个连队中，会同时站起来五、六个人大声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不给敌人喘息余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个热情是今天才形成的吗？不是的，我记得在部队短短的改编前后，就有上千的知识分子涌进部队中来，成万的地方武装，自动要求升级到解放军；新的老的干部、战士都在请求上级，早日率领大家打过长江去。谁没有想到过江前后的艰苦吗？谁没有想到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吗？只因为，过去的斗争是光荣的，而这一次将是更大的光荣了。

前几天，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给我们部队讲了话，他深沉地说：“大家想想，你们的兵团是怎么来的呢？”他亲切地回忆起来，“有一部分是从土地革命中，奋斗了二十多年，经过了千百次战斗，到了今天的；有一部分是山西决死队，在和内外敌人斗争中一点点发展起来，到今天也奋斗十几年了；另一部分是我们太行山、太岳山，从抗日战争里千辛万苦栽培起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艰难困苦开辟了中原，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他深沉地望着在座的每个同志说：“我们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建设起来的，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光荣呀！”

许多人的头脑中，都升腾起那过去艰苦的光辉的斗争历程：在十年土地革命时代，在万里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在八年抗日战争的时候，特别在人民革命的战争中，从弱变强，从守变攻，进行保卫延安到晋南战役后，从晋南又跃进到中原来，在陇海线上，在伏牛山东麓，在三路大军会师的平汉南段，在洛阳，在陕南，在南阳，在郑州，在惊天动地的淮海战役中……那一件件用血汗组成的光辉历程，如在眼前。

刘司令员说：“现在党命令我们过江，我们要在中国历史上最后最大的战争中，创造更大的光荣！”是的，就是为了这崇高的光荣，千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地从四面八方涌进了这跃进的行列。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姑娘走上台子，她脸色发红，眼睛闪动着紧张的神色，显然她没有在人面前多说过话，她讲：“我叫孟秀芝，我老早就想参军了，可是，我没有对别人说。有一天，我听见哥哥和姐姐在议论着：‘我参军去，你留下吧！咱爹六十多岁了，做了一辈子工，你在家招呼他吧。’姐姐说：‘还是你留下好。’他们去找父亲了，父亲说：‘好孩子，你们都去吧！打老蒋是再好没有的事，我可以自己招呼自己。’一会，父亲看见我了，他说，‘秀芝，你就不敢说句大话吗？和哥哥姐姐一块去？’我瞪了他一眼说，‘我早就想了，就是还没告诉你哩！我坚决打过长江去，一点顾虑也没有。’”他们三人就这样参加到部队中来了。

另一个故事，是洛阳一中的校长，和他儿子程岱两个争着要来参军，最后儿子抢先跑来了。

小学教员晏六也来参加部队了，他妻子也几次要求来，但被那一岁和三岁的孩子累住了，晏六把她安置在学校里。有一次他在四百人面前，把指头咬破写下血书，激动地说：“在全国没有胜利时，我决不回家，我的家是苦的，可以慢慢改善；在全国还有千百万个家庭，在过着牛马生活哩！远不如我好过。”

看啊！人们就是这样的涌进了渡江的部队。

许多人回忆起，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下，过的非人生活。开封女师的学生张路，被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跑到南京，坐过监狱，也当过丫头，曾被太太将两个牙打掉。另一个女学生邵鸿梅，她母亲曾将她以二两金子，卖给一个国民党的营长当姨太太。张路喊着：“我们不过江，还等什么？江南还有一万万妇女，仍然过着

悲惨的生活。希望大家再不要犹豫了，打过江去啊！”

老战士们在数着自己的伤疤：哪些是在旧社会留下的，哪些是蒋军用美帝国主义子弹打下的。于是他们喊道：“不要忘了我们的仇恨！更不要放跑一个敌人，再给人民留下后患！”想到这些，谁不愤怒呢？人人都在高喊着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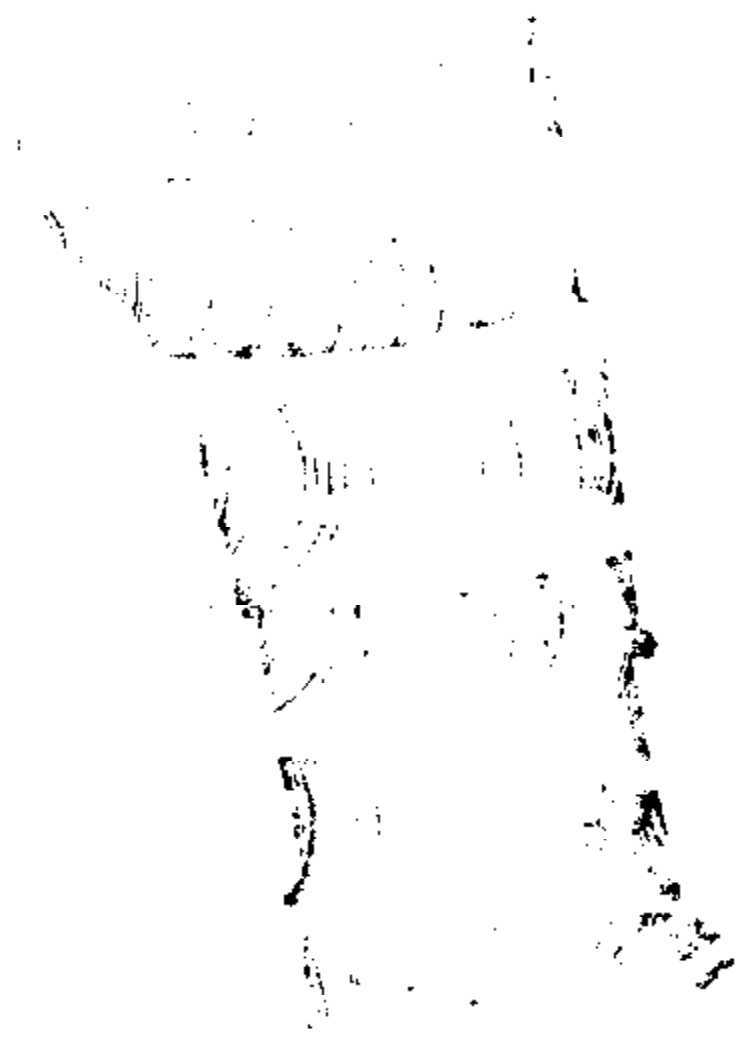
人们就是这样，迎接着过江的伟大的行动。

在部队代表讲完话之后，漯河市梁市长走上了台子，他说：“和大家一样，我们漯河人民等急了，希望你们快过江。你们在前面好好打仗，我们在后边一定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给你们运粮、做鞋、缝衣服、照顾家属、修铁路……希望我们前后方来个竞赛。”

最后大家举着手，举着枪，举着旗帜，在微笑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像前边用力地宣誓。

这时，夜已经来了，繁星照耀着，这如森林般的手臂，这如几千条钢铁的手臂，它将创造新中国的一切；它将在新时代的历史上，写上我们光辉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写于潢川



雄师渡长江

鲍先志

一

一九四九年三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胜利进军了！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儿路纵队，揹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半，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姊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地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二野三兵团十一军，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三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据在安庆的蒋军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四月八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将安庆防务交给友军，领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早在淮海战役刚结束时，国民党反动派就玩起了“和平谈判”的阴谋，妄想利用长江天险为屏障，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阻隔在长江北岸，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旗鼓，然后卷土重来，

扑灭革命力量。但是，鬼把戏早就被我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强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政府的“和平”骗局，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在准备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指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①毛主席的声明，鼓舞着我们，武装了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经成为全军指战员坚定不移的决心。请战书、保证书里写着这个誓词，枪杆子上贴着这样的豪言，驻地的墙头上写着这样的壮语。在驻地的营房中，在进军的行列里，时时可以听到战士们在议论：

“蒋介石叫咱们给打得趴下来了，想喘口气，养养伤，再来害人哪！”

“要和平谈判，他就得老老实实接受咱们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

“吃人的狼，还能改掉狼性？！指导员说：蒋介石表面下了台，换上个李宗仁，暗地里却在组织部队，想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编四百个师，再来和咱们干！”

“说干就干！马上打过长江去，干它个窝底朝天！”

我们十一军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在师长赵兰田，政委周维率领下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在师长童国贵、政委高治国率领下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280页。

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组织炮火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不堪蒋军的迫害，纷纷逃反去了。这时，我们除了存在缺少物资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太行山、大别山和冀鲁平原，原是晋冀鲁豫和中原根据地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在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宽、多长、多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哩！”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

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们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风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着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就纷纷拉着战士们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国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就犹如猛虎插翅，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二

四月间，天气依然很冷，阵阵江风吹来，使人抖缩。为了在

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是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里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但是，要完成渡江任务，决不能指望平平稳稳地把几万人马用船装过江去。我们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几道江防。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用各种火力来阻挠我们前进。波涛汹涌的长江，那时将是弹雨纷飞、炮火迸裂、水柱冲天的战场。我们是要迎着敌人，冒着炮火，淋着弹雨，奋勇地打过长江去的。为了减少伤亡，避免部队在江面上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用强大的火力压制敌人的江防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各部队组织了火力队，兵团首长支援了我军几个炮兵团。各种口径的大炮，源源不断地拖上了沿江阵地；在浓密的树丛中，在深入地下的炮兵工事里，炮身挺立，威武地昂着脖子。时代不同了，如今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的年景了；今天，我们有着强大的炮火，每门炮最少有一百发以上的炮弹。在我们这个突破口上，准备要在敌人阵地上落四千发以上的炮弹。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打得敌人阵地上烟雾弥漫、工事碎裂，让敌人领教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我军炮兵指挥员、炮手、瞄准手，对敌人的江防阵地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摸清了敌人的火力位置、兵力配备的厚度，而后进行了炮火分工，确定目标，校正射向。我们还把全军的战防炮、迫击炮及〇·五机

枪集中在马家沟至前江口一线，划区分段来对付敌人可能出动的兵舰。

要迅速渡过长江，以最快的动作扑上长江南岸的敌人阵地，还必须加快速度，使船队缩短在江面上航行的时间。可是，我们的船只，都是渔民的风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要能把这些风船都变成机器操纵的轮船，该有多好呵！是幻想吗？不，这是现实。一场轰轰烈烈的军事民主运动展开了。全体指战员响应党委号召，纷纷开会研究，人人献计献策，个个搞发明创造。许多指战员白天黑夜地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了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套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这个办法立刻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全力支持。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夜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结构更趋完善，巩固了土轮船的几大优越性，航速每小时十四里，估计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二十分钟。这对渡江战役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工程师、工人都是身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当船只准备就绪，新的困难又摆在了面前：收集了几百只船，集中隐蔽在内湖塘里；三十一师的起渡点在鸭儿沟，而他们的船却在离江十余里的石塘湖中。内湖与长江之间，相隔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怎样使船翻过大堤，进入长江，一时成为最使人忧虑的难题。各级党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有人提议将大船从陆

地运到堤下，然后翻过大堤，送到江里去。要知道，数百只船每只船几百斤重，在陆地上抬运十几里路，还要翻越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的人力、物力浩大，时间不允许，而且会损毁船只，更何况这种行动极易暴露军事目标，为江对岸的敌人所发现。据说，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军曾经使用过这个办法。但是，这毕竟是十九世纪的古老办法了。部队经过民主讨论，发动广大指战员提意见，立刻涌现出了千百条办法。其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被党委采纳了。这同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突击抢修引河，三十一师党委决定以九三团为主力，加上全部炮兵、工兵、警卫部队，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光荣任务。七日夜晚，疏通航路、保证船只顺利入江的引河工程开工了。同志们扛着铁锹、铁镐、铁耙，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来工地。他们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铁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指战员们发扬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排与排、班与班以及个人之间，展开了友谊的劳动竞赛。第三天，工程起了水，黑泥糊烂，深度齐腰。据说这是古老的江底。哪管污泥臭气冲鼻，哪顾得天空下着麻杆子雨，大家就陷在泥水里干。战士们脱光衣服，边干边打趣说：“同志哥，干脆洗个冷水澡。”干部们以身作则，跳到泥水中，和战士们一起干开了。他们没有工具，就用双手捧着稀泥往上摔。江堤的土质是一层泥一层沙，每当快要挖成功的时候，两旁高坝上的泥沙，便哗哗啦啦塌下来。有的同志被压伤了，大家毫不灰心，再修再干，并且得出经验，采取加宽上面、减轻压力的办法，挖成了梯盖形，又在引河两旁梯盖形的堤坝上，钉上木桩、竹篾，扎上席子，以使它牢固。无论是月光明媚的夜晚，还是伸手不见掌的雨夜，整整十三个昼夜，五千多名英雄终于将一条长达五十米，深七米八，上宽十四米，下宽三米七的引河修成了。仅两旁的堤坝上，就钉了大小五百七十个木桩，扎了十五大捆竹篾、三百零二

条草席。

这正是四月十九日黄昏。江水缓缓地流入引河。二十日夜，部队在引河两岸排列成行，拉着纤绳，吭唷嗨呵地呼喊，将一只只船从内湖牵进引河。当木船一只接一只滑过引河，进入江口的掩蔽部时，战士们在江堤上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跃欢呼。这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进军令了！

三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①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那么，就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强大的铁拳去砸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了。

四月二十日，在鸭儿沟、铁板洲的各路部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当夕阳的余辉在浩荡的江面上闪烁着耀眼的鳞光时，各部队分别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

三十三师突击营的全体英雄们，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整整齐齐地围坐在铁板洲的绿荫丛中。一面面红色锦旗悬挂在树梢间，简短有力的彩色标语贴满了会场内外的树杆、石块，翠绿的树枝上掩映着一串串、一篮篮鲜艳的英雄花。主席台上，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面辉煌壮丽的大红旗，迎着晚风飘扬，几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雄赳赳地护卫着它。这面红旗，是上级首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38—1339页。

长授给突击营的。战士们把它看作是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他们决心不惜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把它插上长江南岸的锦绣河山！

在雄壮嘹亮的军乐声中，全场肃立。英雄们睁大了眼睛，凝视着主席台。曾绍山军长代表军党委讲话说：“同志们，这次渡江，咱们刘司令员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保证，立下了‘军令状’，咱们每个指战员也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胜利和前进！”

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使全体突击队员热血沸腾，斗志昂扬。霎时间，铁板洲出现了拳头和枪杆子的海洋，口号声遮盖了惊涛骇浪：

“困难吓不倒我们，长江天险挡不住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定要把红旗插上长江南岸！”

“英雄比英雄，江南会英雄；人人当英雄，江南立大功！”

英雄们的吼声震荡着辽阔的田野。树林中的飞鸟也在为英雄们的凌云壮志而狂欢起舞，拍打着翅膀，迎着云层，飞向江南，去向那沉沦在苦海中的江南人民报喜，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要打过长江，来拯救他们了！

夜色降临。阵阵晚风吹散了浮云，夜空闪烁着亿万颗银星。战士们依然聚集在会场上，三五成群，侃侃而谈。夜深了，英雄们的决心和誓言还没有表尽。想到伟大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蒋介石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人民即将彻底解放，战士们怎能够静下心来安睡呢？

当铁板洲的突击英雄们还在倾诉衷肠的时候，鸭儿沟部队的誓师大会也进入了高潮。挤在祠堂里的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胸前佩着大红花。祝贺献礼的人群还在不停地从大门外拥进来。直属队和当地的群众抬着香烟、点心、毛巾、鞋袜等各种慰劳品，分送给每个突击队员。宣传队员们还演出了精彩的节目。突击队员们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崇高的荣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抿着

嘴，红着脸，紧紧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手。这无言的表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英雄们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托付。

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终于来到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头，江面上飘荡着乳白色的晨雾。沿江阵地上，这时已忙得不可开交了。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渡江命令，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了每个指战员的心中。战士们纷纷拿着彩色传单，反复诵读着《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字句：“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①

在各个突击出发地、船只起渡点，忽然间出现了好几座松柏搭成的彩楼门。这些“英雄门”、“凯旋门”，是宣传队员们和文工团员们连夜扎起来的。然而，呈现在你面前的更加雄伟的景象，是沿江阵地上那威武的炮群。各种口径的大炮，卸去了伪装，高高昂起炮口，晶晶闪亮地排列着。炮兵战士们头戴钢盔，精神焕发地从瞄准镜里作最后测定目标或者用劲儿地拭擦着炮弹、炮膛和各种装备。当你走近他们身边，每一个炮兵战士都能十分准确地告诉你，这门炮的任务是什么，准备打多少发炮弹，末了还加上一句：“保证掩护步兵老大哥打过长江！”

下午四时。天晴气朗，太阳照着平静的江面。群群江猪忽隐忽现。在这庄严的时刻，我和军指挥所的同志们站在铁板洲阵地上，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少顷，突击勇士们头戴钢盔，背负行囊，手提着枪，激动地通过“凯旋门”，开始登船了。水手们立刻忙着竖桅拉帆，架橹整舵。岸上的炮兵战士更是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就要向敌人发起压制射击，以雷霆万钧的强大炮火，拉开雄师渡江的序幕！文工团员们站在高高的鼓动棚上，打起呱嗒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40页。

板，提高嗓门说快板。军乐队员手持金光闪闪的乐器，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江岸上。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以雄壮的乐曲鼓励勇士们渡过波浪滚滚的长江天险……

五时五分，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长江两岸的人们——一发炮弹呼啸过江，在对岸敌人陈家坟阵地上爆炸了。随着这个信号，我强大炮火同时开始射击，每一门大炮都迸裂出火花，炮弹犹如狂风骤雨一般，飞过江面，结结实实地落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开花。站在江边，不用望远镜，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烟雾、火光、尘土把对岸乌沙头、陈家坟一线敌人阵地折腾得天翻地覆。我们江边所有的人们面对这气势磅礴的景象，都兴奋地蹦跳欢呼。在滚滚如雷的炮声中，忽然响起悠扬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大家随着军乐的节奏而放声歌唱……

我看看手表，时针正指六点。开始突击的时刻到了！曾绍山军长正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炮兵射击和步兵突击。从长江边各条引河里，呼啦啦飞出百来只“土轮船”，整整齐齐地排开队列，冒着敌人的炮火，迎着冲天的水柱，向长江南岸疾驶。与此同时，我强大炮群进行了更加密集的射击。炮兵指挥员钻出指挥所，一手拿着电话耳机，一手挥舞着红色的指挥旗，双眼圆睁地望着船队，望着江南，高声命令：“连续发射。预备——放！”炮手、装填手脱去军衣，浑身冒着热汗，不停地装弹发射。炮弹狂风骤雨般倾泻到敌人阵地上，真是惊天动地。滚滚黑烟不断升高，扩展开来，凝聚成长达数里、高达几丈的巨大烟幕。几十分钟之后，先头突击船靠近了长江南岸。几十只突击船的船头上发射出了连珠般的机关枪弹和投出了一串串手榴弹。有的船只被敌人的炮火打翻了，勇士们纷纷跃入长江，依凭着救生圈和熟练的浮水技术，一手划水前进，一手举枪射击。紧接着，作为第二梯队的大帆船也一批批靠近江南岸。

江北岸的同志们抑制着紧张的焦急的心情，注视着江南岸的战况，等待着那伟大的决定性的时刻。忽然，在江南岸，穿过浓密的烟雾，腾空升起两颗绿色的信号弹，突击队登岸了！军乐队立刻奏起《胜利进行曲》，“凯旋门”上升起了红旗，文工团敲锣打鼓，人民热烈欢呼，许多干部和战士面对着宽阔的长江，激动得热泪盈眶！

长江，波澜壮阔的长江！自古以来，在你面前经历过多少战争。有多少壮士为了谋求解放，反抗黑暗的帝王统治，揭竿而起，率领义兵，在你面前演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剧！但是，又有多少壮士的鲜血和头颅洒落在你那翻滚的浪涛中，给万代子孙留下了悲壮的颂歌……

长江，多灾多难的长江！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玷污了你那纯洁的江水，日本侵略者屠杀的几万中国同胞的尸骨沉入你那深渊，美、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在你的身上蛮横行驶，任意开枪放炮……

长江呵！今天，黑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祖国大江南北，要永见光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摇摇欲坠；压迫中国人民的最后一个王朝，即将彻底崩溃！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正义革命战争的结果。

夕阳西沉，满天烧起了火红的晚霞，有如千万面红旗在蓝天飘动。当苍茫的暮色笼罩了长江时，枪炮声已经向长江南岸的山峦、原野伸展开去。敌人开始全线溃逃。突击队的勇士们利剑般砍向敌人，后续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溃敌压去。

第一批突击船只返航了，船身上弹痕累累，留下了许多光荣的创伤。船老大和水手们满面红光，胜利地欢笑着，招呼大军继续登船。曾军长和我以及指挥所的同志们跳上船去。江风阵阵吹来，夹着浓厚的火药味。我伫立船头，望着江南的群山原野，胜

利的喜悦就象长江的波浪一般在我的心头汹涌着。渡江成功了，但这还只是伟大胜利的第一步。我联想到毛主席的指示：将革命进行到底。辽阔的江南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里还有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几万万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令，奋勇前进，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军队。

四

我军突破了长江天险，驻守江防的国民党军队立即土崩瓦解，狼狈溃逃。皖南的条条道路上，到处是衣衫槛褛、缺鞋少帽的散兵游勇，到处是敌人遗弃的皮瘦毛长的马匹、档案文件、弹药辎重、衣被棉絮、锅碗瓢盆，以及女人的照片、高跟皮鞋、胭脂花粉。我军所至，溃军无不惊慌失措。一窝蒋兵来到名叫高坦的村子里，想饱饱肚子，刚刚做熟两锅米饭，忽听得山头上的哨兵大喊一声“来啦！”就不问青红皂白，哄然一声四处鼠窜。另一群蒋军在七里镇正在烫一只从老乡那儿抢来的肥猪，突然一声枪响，吓得丢下肥猪拔腿就跑。

敌人脚底板抹油，溜窜得这样快，就增加了我们追歼任务的艰巨性。皖南是个多山多水的丘陵地带，这时正是黄梅雨季，三天两头洒落着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忽儿又春雷滚动，霎时倾盆暴雨，山洪暴发……这些都给大部队进军带来了困难。我部的任务是追歼溃敌九十六军、九十八军、一七四师等，从皖南直插到浙赣路，解放沿途各城镇及大片乡村。上级要求我们在敌人溃败之中打烂其部署，迅速、坚决、彻底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鉴于新的情况和任务，党委当即召开会议，提出新的战术口号，树立追击战思想，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术思想，敢于以少胜多，独立歼敌，做到一个打几个和三猛（猛打、猛冲、猛追）、

三快（眼快、手快、脚快）；要求全体指战员以雷厉风行之势，追歼溃敌，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大小城镇所阻留；不怕山高路窄、人困马乏；不顾狂风暴雨、烈日当空；不怕挨饿吃苦，狠狠地追，狠狠地打，直把溃敌消灭干净。同时，党委要求每个指战员都明白当前敌人兵败如山倒的特点，必须善于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攻心为上，瓦解敌人，使敌人纷纷归降。

我部追击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贵池县的殷家汇。那儿曾经是敌九十六军军部驻地。

夜色漆黑，大家臂膀上都扎了白毛巾，以便于互相联络。大雨不停，道路泥泞，部队冒雨摸黑奋勇前进。从渡江前夜开始，已经三个夜晚没有睡觉了，稍一休息，那管大雨纷纷，四处污泥，大家倒在地上就呼呼噜噜打起盹来。可是一声喊：“走！”个个又抖擞精神，拔腿就走，毫不含糊。战士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知道自己担负着解放江南人民的重任，早一天到达一个地方，就能早一天解除那里人民的痛苦。

雨住了。东方渐渐发白，阴沉沉的天空忽然露出了蓝色的天窗。一轮鲜红的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万道金光普照着山川绿野和水渍汪汪的大地。

上午八时，先头部队按时到达殷家汇。殷家汇本是一座繁荣的小镇，可惜已被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掠夺得满目疮痍。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的大军来到，立即拥到镇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表示欢迎。街道上每家商店的门口都摆了一张张小长方桌，上面搁满了茶水、纸烟。粉墙上、门板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到处写着：“欢迎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军！”

部队进入殷家汇的街道，当地的居民端水递茶，殷勤接待。有一位老大娘，双手捧着一碗清凉的香茶送到战士的面前，满脸笑容地说：“白天望太阳，晚上望月亮，一天望到晚，望解放军

来搭救我们，现在总算盼到了。大军同志，快喝掉这碗水，南面不远就是蒋军！”

一个挽着半截裤腿的老爷爷拄着拐棍从人群里走出来，抖动着灰白色的胡子说：“大军同志，你们不来，老百姓快死了！你们一来，老百姓就活了！”

一刹那间，宣传队员已经把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布告和印着大红字的胜利捷报贴上了墙头。学生、店员、居民簇拥着观看，市场上活跃起来了。

殷家汇焕然一新。家家户户都说昨天和今朝是两个世界。小孩子们蹦呀跳呀的，唱着刚刚从大军叔叔那里学来的歌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部队象流水一样通过殷家汇继续向南挺进。南方传来了阵阵炮声，部队立即跑步往南猛插。

进驻殷家汇的部队在群众的带领下马上进行搜索。敌人是昨天后半夜离开这儿的，丢下了大批的枪械物资。街南边的广场上有三辆满载汽油的大卡车。电讯局东边还有三辆装满弹药的胶轮大车，牲口还套在辕上，车板下用麻绳捆着几头不知从哪个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大肥猪。电讯局右侧的一座小屋子里是个军械库，里边堆满了步枪、子弹，炮弹、军服。这些缴获品统统由搜索部队派人负责看守，完整无损。

当天，我们军指挥所在殷家汇扎营，立即收到了各追击部队奋勇歼敌的胜利战报。这些胜利，完全证明党委确定的关于追击战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个指战员的心灵中去了。战士们高度发扬了孤胆作战、主动歼敌的精神，继横渡长江的伟大胜利后，又创造了一连串的以少胜多的惊人战绩。

我们军有六个战士追击敌人到达殷家汇东南八里地的半里铺时，天已大黑。忽然，迎面涌来一大群黑影，步伐急促，气喘吁

吁，犹如丧家之犬。战士们断定这是敌人。他们只有六个人，敌人却有好几百，怎么办？

“哪个部队的？”一个战士向黑压压的人群大声喝问。

“我们……保安四团……突击第二大队……”有一个敌人（听声音是个当官的）颤颤抖抖地回答。

我们那六个战士齐声高呼：“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这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谁敢顽抗，坚决消灭！缴枪投降，优待不杀！”

这一阵突如其来的吼声，使这群又饥又饿、毫无斗志的敌人吓破了胆，顿时象被谁捅破了的马蜂窝里的马蜂，你推我撞，东奔西窜，呼呼啦啦逃起命来。

战士们又齐声大喝：“四面都是人民解放军，你们往哪里逃？只有缴枪，没有别的出路！”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敌人，完全被慑服住了，乖乖地把枪丢在地上，排起队来举手投降了。

我们那六个战士摸着黑清点了一下，共俘敌人三百九十八名，缴步枪百余枝，轻机枪十二挺，重机枪一挺，还有四门六〇小炮。等大部队赶到，他们把俘虏和缴获的枪枝弹药如数交上，又再往南追歼敌人。

当晚午夜，我们军部突然接到情报：蒋军一七四师弃掉安庆，溃退到了殷家汇附近；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被我九三团三营阻挡在松岭一线。这是个良好的战机。我们军指挥所除令一个师继续追歼逃敌九十六军之外，立刻调集另外两个师的主力，形成钳形之势，围歼一七四师。各路部队以最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合围的任务。几小时后，我们便发起了总攻。战士们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一七四师进行了勇猛的冲击。不到几个钟头，就把这个与我们在大别山为敌多年的桂系部队的王牌歼灭得一千二净。战士们形容这次战斗时说：“仇敌相逢眼更红，一鼓作气打冲锋，消灭了一七四师，多年的怨恨一扫空！”

天亮后，大批俘虏兵垂头丧气，穿着沾满污泥、破烂不堪的军衣，有的赤着脚，有的掉了帽，活象一串串大龙虾，被我们的战士押解下来。这支国民党的“反共劲旅”，终于在我们刘邓大军的铁拳下，结束了它可耻的寿命。

五

我们围歼了一七四师，又乘胜向南追击。出了殷家汇，满地是国民党溃军遗弃的辎重、尸体和奄奄一息倒卧路旁的伤兵。这些辎重和伤兵倒给我们指引了追击的目标。

由于国民党溃军的疯狂抢劫，我们所到的各个村镇都是一片凄凉空旷的惨象。家家户户被散兵游勇抢劫得乱七八糟，满街满地的稻草、门板，满屋满院的粪便、猪毛，没煮熟的夹生饭，刚抢来的大青菜，猪脚、羊头、鸡爪、鸭毛到处都是，还有许多被惨杀的群众倒卧在血泊和泥水中。

沿途这些景象更激起了我军战士们的无比愤怒。他们个个咬牙切齿，誓为人民报仇雪恨。脚起泡了，不管它，走。肩膀肿了，忍着点，赶。为了早日解救人民出苦海，早日消灭残余蒋军，部队日夜兼程前进。渴了，喝碗凉溪水；饿了，吞把干炒米。从军、师指挥员，到连队每个战士，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追击！追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余地，不叫敌人有残害人民的空隙。

四月二十五日大清早，我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皖南赫赫有名的大洪岭下。

大洪岭位于祁门县以北五十余里处，是黄山山脉的一隅，上七里下八里。这里悬崖绝壁，巍峨险要，莫说有敌人防守，就是平常行军通过也是非常艰难的。山上除了一条石砌的阶梯小道之外，满眼是茂盛的森林，浓密的灌木丛，还有一片一片的毛竹林

和一人多高的野草。从山下望不见山顶，山腰又为雾腾腾的白云所遮隐。

狼狈溃逃、疲惫不堪的敌九十六军，妄想借大洪岭的天险，阻拦我军前进，以便得个喘息的机会，养养神，饱饱肚，睡睡觉，整理一下残部再退再逃。因此，他们抢占了大洪岭，控制了大洪岭的主峰及各个要隘，在上面布置了相当强大的兵力和火器，把独有的一条山路封锁得严严实实。

但是，敌人估计错了！他们不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部队。我们本来就是太行山上的抗日健儿，又是大别山上的猛虎雄狮。战士们不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还有非常灵巧的战术手段，善于山地作战。因此，小小的大洪岭，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们的先头部队见正面受阻不便强攻，立即改道而行，从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攀登上了悬崖绝壁，钻过了深山密林，突然迂回到敌人主峰的两侧，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一口气攻下了这座险峻的大洪岭，为后继部队开辟了畅通的道路。

敌九十六军残部看见我先头部队迂回到主峰的两侧，慌忙丢下大洪岭往南逃窜。南山脚下，又震响着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机关枪声。

部队又象条长龙似地翻山越岭了……

大洪岭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山道十分光滑难行。我们的骡马、后勤辎重非常艰难地翻越大洪岭崎岖的山路。我们军部接到各师团的报告，部队里许多匹骡马都跌伤了蹄，战士们就把炮架、电台、弹药、器材从牲口的背上卸下来，扛在自己的肩头。

战士们的负荷加重了，但是，他们还是勇往直前，边走边唱：

不怕饥饿和疲劳，
铁腿追歼大赛跑，
多捉俘虏多缴枪，
要为人民立功劳。

部队在大洪岭延绵的山峰上前进的时候，忽然从山谷两旁的密林里拥出了许多身上穿着黑色军衣，脚登草鞋，头戴斗笠，肩背土枪、鸟铳、红缨枪，大刀片的人。他们提着茶水桶，捧着山果子，涌上前来慰劳我们。

奇怪，这是什么部队？战士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这些热情的人。

原来，这就是坚持在敌后进行了多年艰苦斗争的皖南游击队。他们听说大军渡江，就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游击队政委苏帅仁同志和队长查得富同志的率领下，赶到大洪岭来和我们会师。

皖南游击队的同志非常热情，一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帮助部队干开了工作。查队长亲自带领游击队员上火线去抬伤员，苏政委立刻将皖南的敌情、地形、民情风俗向我们作了全面的介绍。有了游击队的配合，我们好象增加了一对眼睛，增加了一双手臂，办什么事都方便多了。

皖南游击队与我们会师后，因为接受了留在原地肃清残敌的任务，很快又和我们分手了。我们大家虽然相聚的时间很短，但是，彼此之间已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临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我们送了一些好枪好弹给他们。游击队员们快活得跳了起来，纷纷说：“老大哥给了我们好武器，肃清残敌就更有把握了！”

在游击队的夹道欢送下，部队又继续往南猛插。

在行军途中，我们见到数不清的蒋军官兵、眷属拄着拐杖，挑着大皮箱，胸前别着个红“十”字章，手上拿着解放军发给的“释放证”向北走去。这批为蒋介石卖命流血、又被蒋介石遗弃的官兵们，都为他们自己的悲惨下场流露出了哀怨之情。幸亏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俘虏政策，给他们指明了新的生活道路，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各自回家去，否则，他们只好远离他乡沿途求乞，或者是无声无息地倒毙路旁。

部队插过祁门、屯溪，直向浙赣路前进。在屯溪，我们又兵分两路，一个师从东直插浙江名城金华；另一个师继续由东向南进军，跨过浙赣路，直向龙游、衢县、云和等县，再进至江西上饶一线。

五月六日，我们向龙游挺进的先头部队刚刚爬过大喂岭，就截住了敌九十六军的尾巴。先头部队的战士们忘记了连续行军的疲劳，一见有鱼可抓，马上精神抖擞，来了个猛打猛冲，一刀斩断了浙赣铁路，解放了龙游城车站。

龙游城麇集着蒋军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九十六等好几个军的残部，差不多都是庞杂的指挥机关。一个小小的山城，被挤得水泄不通。龙游城中简直乱了套，殴斗，争吵，拉夫，抢劫，残杀，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正当敌人在城内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们已经集结好队伍发起攻击。一阵枪响，城内的敌人惊惶失措，还没有看见我军的人影，又脚底抹油，闻风而逃了。

晚上九时左右，我军三十二师九十四团三营兵分三路插入龙游。入城时，各条大街上的残敌还在你推我挤地抢上汽车。战士们大喝一声：“缴枪不杀！”六百余蒋军一枪未发，全部当了俘虏。

龙游城内的居民，从门缝中望见满街满巷挤满了整整齐齐、穿草绿色军服的部队，个个态度和蔼，年轻力壮，知道这一定就是久闻大名的人民解放军了。他们立即把大门打开，涌上街来。街上还有许多工人兄弟手提灯笼迎上来，高声说道：“大军同志，我们是代表龙游人民来迎接解放军的。四天前，我们就知道你们要来了。我们汽车工人把车上发动机上的小零件都卸了，谁也不愿给那些坏蛋们开车。没有饭吃，我们就卖衣服买米……”

一霎时，满街满巷人声鼎沸，灯火通明。沉睡在黑暗中的龙游城一下子变得灯光灿烂。人民自动带着解放军到处搜索残敌及

敌人遗下的物资。

“喏，前面是仓库，有不少粮食弹药。”

“同志，团管区还有敌人一个排。那里藏有枪，还存有许多抢来的粮食……”

在龙游人民的协助下，我们的前卫部队搜索到了许多残敌和武器。整个龙游城的人民，也和我们一样一夜没有合眼。

在敌人快要溃退之前，龙游城内有许多国民党的退伍军官和还有点头脑的现役军人眼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势已去，不愿再作无谓的牺牲。他们在龙游城内匆匆忙忙成立了一个“华北同乡会”，推选一个辽宁籍的退伍军官当会长。这个同乡会到处出榜收容人员，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入城时缴枪保命。许多不愿再当炮灰的蒋军听说成立了同乡会，马上报名参加。一下子“同乡会”就收罗了上千人枪。

我军入城后，“同乡会”的负责人就主动前来商谈缴枪的事情。细细一清点，共有一千八百多人。名义上是“华北同乡会”，实际上会员的籍贯远远不限于华北籍，其中还有安徽、河南、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人。这些人所在蒋军的番号则有七十二军、七十四军、二〇六军、一〇六军和二十八军等。武器有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还有一百八十多支步枪，真是一盘丰盛的大拼盘哩！

天明后，我军九十四团的涂学忠团长又发出了追击敌人的命令。汽车工人一听说部队又要前进，马上动手把汽车完全抢修好了。不到两个钟点的工夫，三十多辆大卡车就呜呜地开到马路上。汽车工人拉开嗓门高声喊着：“大军同志，快上车，坐着汽车去追击蒋军吧！”

六点钟，三十多辆载满人民解放军的汽车嘟嘟地响着，顺着碧（湖）龙（游）公路疾驰前进。战士们坐在车上一边警惕地监视着前方，一边轻声地哼起雄壮的进行曲：

在那广大的城市里，
人民欢呼伟大的胜利；
在那辽阔的农村里，
人民欢呼伟大的胜利。
江南战场，千里平原，
滚卷着解放战争的暴风雨，
两大野战军的无敌铁流，
四面八方，给敌人投下了毁灭的打击！

.....

各路追击部队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南进军。战果越来越丰硕。大部分先头部队都由步行改乘汽车，用敌人丢弃的车辆做我们追歼溃敌的交通工具。只几天的工夫，我军就解放了浙南全境。战士们的足迹直踏到东海边上。衢县、云和、遂昌、永嘉、金华、丽水、青田等城市的城头上都飘扬起了红色的大旗。到处是一片人民庆祝解放的歌声。

数千年来沉沦在苦难中的土地苏醒了，受尽了压迫和灾难的浙赣人民见到太阳了。我军广大指战员胜利地完成了党所托付的光荣任务，实现了解放江南人民的宏愿。但是，我们进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全军每个指战员都决心再接再厉，将革命进行到底，把解放的红旗插到祖国的边疆和海岛！

大江东去

李宝奇

一九四九年二月，辽沈、淮海、平津三个伟大的战役结束了。我们团也列在南下的大军中，乘胜追歼已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队，要把红旗插遍大江北岸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片土地！

三月间的一天，当我们团正在围攻长江边上的安庆城——当时的安徽省“省会”时，师部来了命令，命团长李长林同志和我立即去师部开会。

一定有更重大的战斗任务了。我望望这浩浩东去的大江，回过头来看看团长，团长会意地向我笑了笑。我们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到远处的江南岸，我的血液沸腾起来了……

当各团首长到齐后，赵兰田师长微笑着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军首长已经决定派我师负责单独打开长江的一个突破口，这是非常光荣和艰巨的任务，也是党和上级对我们的无比信任，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这个任务。”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说不出的兴奋，都感到能够亲身参加这次渡江作战，真是再光荣不过的了。

接着，师长分析了当前情况和必胜的有利条件，以及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最后，他严肃地交代了任务：“师党委的部署是：一支队担任渡江突击队；二支队在前江口佯攻，迷惑敌人；三支队为师的二梯队；渡江地点选定在鸭儿沟口……”当我和李

团长听到我们是渡江突击队后，兴奋得不禁互相会意地微笑了。

赵师长讲完后，周维政委作了指示。他强调指出：“准备时间只有两个星期，我们这支南征北战的步兵，要完成当前抢渡长江的任务，不是没有困难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训练部队，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会后，部队便向新的集结地转移，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为了了解江岸情况，我们带了各营干部到鸭儿沟口勘察地形。师的观察所设在江堤上的一间草屋里。江堤外的沙滩上是一片麦地，麦子长得有半人高，正是一个很好的青纱帐。我们几个人隐蔽在麦地里观察。

长江，从西往东滚滚流去，白浪滔滔的江面上见不到一只渔船，江南是起伏绵延的山岭，十分秀丽。可是从望远镜中看去，江边一带杳无人烟，荒芜的田地上栽着铁丝网，断墙残壁改成了工事，山坡上到处是黑洞洞的枪眼。想想江南人民的灾难，看看滚滚不尽的江水，我们特别激动。

在归途上，我们的心已完全被如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想法揪住了。一个个的问题在我们脑子里盘旋着。

敌人南逃时，将大部分船只带到江南去了，剩下的也已全部炸沉。从内湖找来的渔船是否经得起长江的风浪呢？

由于我军要在同一时间内多路渡江，分配给我们的炮火有限，如何能压住敌人的火力呢？

部队里很多北方战士不识水性，更没有水上作战的经验，怎样能使他们熟练地进行水上作战呢？

一千多米宽的大江，部队乘船到了江中，怎样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呢？

我们一路边走边谈，设想着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探讨着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

“炮火少，我们可以集中使用；水上作战的组织问题，可以在训练时想法解决。”参谋长李基中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这是李团长斩钉截铁的声音。

我们快回到集结地时，听到田野里传来战士们一阵阵雄壮洪亮的歌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顿时，我们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力量和信心。有这些可爱的战士，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根据师首长的指示，我们除了要组织部队“看水”，请船老大和南方同志“谈水”外，还决定让广大指战员学会水上作战的本领。怕水就得“练水”。艺高人胆大，我们必须学会我们不会的东西。部队立即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水上练兵运动。

在水上训练中，我们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发动群众广泛展开讨论，要大家提困难，想办法。不论干部和战士，对这些问题都讨论得非常热烈。一个困难提出来，马上会想出许多办法来解决。有人提出不会泅水掉下水去怎么办，就有人说可以用门板救人，又有人说用竹竿救人也很方便，还有人介绍用雨伞、长裤使身体浮起来的经验。这些办法虽然不是都能行之有效，但从中却能找出不少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线索。比如战士们自己创造的用竹竿做成的救生圈，就是这样逐步想出来的。

记得有一天，九连试验竹制救生圈，我和团长都去了。战士们早就在湖边进行准备，第一批下水的十多个同志每人都带了一个竹制的三角形救生圈，十分轻便，救生圈上都系着绳子，以防救生圈损坏时别人好去抢救。我看见第一批下水的同志中有二班长张应堂，这个在家里连条大河都没见过的同志，这次却自告奋勇头批下水。我故意问他：

“张应堂同志，你这个不会水的人，这样下去不觉得危险吗？”

他立即回答：“有了这个家伙，我的胆子更大了，一点也不感到危险！”

站在我身边的副指导员史国忠同志接着说：“第一批下水训练的战士们都是曾要求过几次才得到批准的。他们说旱鸭子要变成水鸭子，就必须往水里钻才行。”

战士们这种感人的智慧和决心，更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李团长向全团年纪最大的一个战士问道：“独干卿同志，你下水能受得了吗？”

“没啥，团长。我这老骨头凉水浸浸更结实。”独干卿笑嘻嘻地回答着。

“人老不服老，他还要和我们比赛哩！”几个小伙子敬佩地看着他。

这位在袁世凯时代就当过兵的四十多岁的老战士，在反动军阀统治下当牛做马，一直到宿县战斗时才被我们解放。部队领导考虑他年纪大了，几次劝他退伍回家，他怎么也不肯。他说：

“几十年来，今天才算是真正当了人民的兵，不让我好好干几年还行！”经过我们教育，他在战斗中表现很好，不到两个月，就在淮海战役中立了功。

说话间，“扑通通”，十几个战士一起跳下了水。竹制救生圈果然效果很好，只要将两臂搭在上面，人就不会下沉，用手划水就可以前进。几个会水的小伙子和独干卿在比赛游水，有人还依托救生圈举枪射击。他们游累了就利用救生圈休息，在水上荡来荡去。岸上的同志一见竹制救生圈试验成功了，都高兴地拍手叫好：“成功啦！成功啦！”有的还向独干卿喊：“老头子，加油呀！把小伙子拉下啦！”张应堂在水里转过身来看到我们，也高兴地喊道：“首长，行啦！行啦！”正说着，忽然一个浪花，呛得他连吃了几口水，满脸憋得通红。

“上来休息一会吧！”大家关心地招呼他。

他摇摇头，“没啥，不喝几口水还能过长江呀！”说罢，用双手划着水向远处游去了。

九连的经验很快在全团推广了。有了救生圈，战士们对在水上作战的信心更强，学游水、学划船的劲头更大了。

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们动员收集到了一百多只大小船只，齐集在石塘湖中。许多船老大随着船只一起来了，他们都表示要送我们过江去，为解放江南同胞不怕任何困难。这时，大家都在动脑筋，怎样才能加快船的速度，减少水上前进的时间，争取早登岸。这是关系渡江胜利的重要条件。在讨论中，一个个的好办法提出来了。有的建议在船上安置轮叶，用手一摇，轮叶转动，速度可大大加快，战士们叫这为“土轮船”。有的提出用木板做桨片，一人一桨，象端午节赛龙船那样用几十支桨一齐划，加快船速。有的提议干脆用自己的铁锹作桨，这样就更加方便。不断的水上训练证实了这些办法的可取性和参考性。每天都有船速的新纪录出现，就象运动会的划船选手们争夺冠军一样，每天都涌现出了大批水上能手，他们将要争夺渡江作战的冠军。

同时，对如何在船上构筑射击台，如何抢救伤员，如何补修漏洞等问题，通过群众的创造发明和试验，也都在水上训练中，一个个成功地解决了。

这段时间里，为了进一步地熟悉江岸的地形和敌情，经常有有一批批战士隐藏在江堤外的麦地里，从望远镜里数着对岸敌人的地堡、火力点，计划着将来怎样抢渡，从哪里登陆。

“你看，这长江的浪还没有黄河的猛嘛，江面也不过三里宽，有什么了不起的！”

“什么长江长江，还不是一条大河！”

战士们指手划脚地在那里大声议论着。

“怎么样，同志们，能打过去吗？”我问这群可爱的小伙子。

“没问题，首长！”

“黄河能过来，长江也挡不住我们！”

“现在我们都成了水鸭子了，巴不得早点尝尝江水的味道哩！”

我为这些豪言壮语和乐观情绪所感动，不禁笑出声来。但是，在具体的准备工作上，我们的指战员们却充分估计到一切可能产生的困难，想出了各种对付困难的办法。

为了适应渡江的特点，我们在水上训练的基础上，以船为单位编成新的战斗单位，每只船上有指挥员，有政治工作人员，有战士，还有民工水手。他们共同组成一个紧密的战斗集体，为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共同战斗。各大小船只又都编组成了不同的战斗队形。

两周来，从清晨到深夜，石塘湖中人声鼎沸，浪花翻腾。战士们学游水，练射击，练登船、着陆；水手们练撑篙、掌舵、划桨、抛锚……为了更好地协同作战，各船队在长枫港实行昼夜轮番大演习，整个部队只要三分钟就能全副武装登船完毕。一声号令，百船齐发，小船轻捷如飞，大船稳行疾驶。轻机枪架在船头，设置的目标一出现，突击班的火力齐射，全部目标都被消灭了。民工们叫好，水手们叫好，岸上的人鼓掌叫好。我们这支步兵部队经过半个月的水上训练，俨然成了一支组织严密、熟识水性的水兵队伍了。

当部队热烈地进行水上练兵的时候，还有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就是我们在内湖训练的这些船只，到时候怎么能开到大江里去。师党委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

有人提出将木船从陆地运到江边，然后翻过隔江大堤运到江里。可是这个办法困难很大。百多只大小木船，从陆地上运送十多里，还要翻越两丈多高的江堤，不单是人力、物力和时间都不许可，而且会损坏船只；更危险的是极易过早暴露作战意图，影

响战斗。经过充分讨论，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被采纳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师党委决定以三支队为主力，全师炮兵、工兵及警卫分队全部参加这一巨大工程。这同样是一个紧急的战斗任务，工程不按时完成，渡江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

七日夜晚，疏通航路、保证船只顺利入江的工程动工了。战士们以忘我的劳动和惊人的速度，很快将沿途的河汉疏浚畅通，加深加宽。最后，展开了对鸭儿沟这一段艰巨工程的突击战斗。

鸭儿沟是条五十多米长的小河沟，沟口通过江堤有道小闸门，早年曾经引进过江水，现在早已干涸了。要想船只通过这条河沟入江，必须将河沟放宽加深，把江堤下的闸门挖大，但却不能劈断江堤，暴露目标。为了隐蔽，工程只能在黄昏后进行，每当晚饭后，这里是一片人海。指战员们一镢头一镢头挖着河道，一方寸一方寸挖大闸门，一筐一筐把土抬开。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轮到歇班的同志都不愿下去，还是抢着干；抬土的同志肩膀压得又红又肿，但每次装土还是压得紧紧的，垒得高高的；挖土和锯木桩的同志，手上都磨起了血泡也不叫一声疼；班排之间和个人之间还开展了热烈地竞赛。

上级首长到江边看地形时，总是劝他们休息休息，可是战士们都说：

“首长，突击队的老大哥日夜泡在水里练兵，都不嫌累，我们流点汗算个啥！？”

第三天，沟里起了水。据说这里是当年的江底，所以泛起来的泥浆全是黑糊糊的，有齐腰深。这时，天又在下雨，雨水、汗水和泥水把同志们个个弄得透湿，但大家并无半点畏缩，照样兴高采烈地在泥水里战斗。有些战士脱光了上衣，打趣地说：“干脆洗个冷水澡！”深夜，天冷水凉，虽然喝下几口群众慰劳的酒可以增加点热量，可是牙齿还是禁不住上下打架。这时，干部们都在水里带头劳动。三支队工兵连长张秀堂忙时连饭也顾不上

吃，许多干部在工具缺乏的时候，就用双手捧着泥往外摔。

江堤的土质是一层泥一层沙，每到眼看就要挖成的时候，往往哗啦一下塌下来。但是，塌一次修一次。后来，大家改进了方法，挖成上宽下窄，两边还铺上竹篾和席子，然后打上木桩，这样就不塌了。

夜里，对岸的敌人偶尔打来几声冷枪，敌人的兵舰有时还狂妄地在江面行驶。战士们对此狠狠地骂道：“别他妈的耀武扬威，过不了几天，这江面就不是你们的天下了！”工程的进度越来越快。

从月圆到漆黑的夜，整整十三天，我们终于把狭窄干涸的鸭儿沟修成一条宽阔的大引河。

十九日黄昏，江水引进来了。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十分危急的情况。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江堤没有完全劈开，只是在下面挖了个象城门洞一样圆拱形的大洞，江堤上面的草屋依然未动，面向敌方的堤洞用一些斜形的木板盖上，木板上盖上土、树枝、草皮，远远望去，简直和原来的堤岸一样。可是因为堤洞挖得很大，堤身不很坚固，堤上的草房压力又较大，因此，堤洞上的一段江堤便摇摇欲坠。如果真的塌下来，江堤成了缺口，不仅暴露了目标，而且会堵塞入江的航道。眼看着过江的决定时刻快要到了，江堤突然发生这种险情真揪人心呵。赵师长和周政委都亲自赶来了。几个工程人员研究了很久。最后，师首长决定用拱桥的支架法将堤洞加固。几个工兵分队按照命令连夜突击，终于排除了这个险情。

二十日晚，部队开始把船从内湖拉向引河。当一只只船已顺利地开进引河的掩蔽部时，战士和水手们不由得睁大了眼睛，惊奇地赞不绝口：“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一个民工感动地说：

“解放军真是什么也难不倒啊！原来我就担心，这石塘湖离大江

十几里，一百多只船怎么进得了江呀！唉，想不到十多天的工夫，小河成了大河，这该有多方便！”

引河修好了，百多只船从内湖驶到了长江边，严阵以待，准备渡江。我和团长又来到江堤上。夜已深了，但江堤上洋溢着一种兴奋、紧张的战斗气氛。同志们急促地来来去去，有的架着电线，有的搬运着物资，有的传送着信件。滔滔的江水仍在不停息地向东奔流。在这伟大战斗的前夕，望着这东去的大江，谁的心情也不能平静啊！我又不禁遥望着黑黝黝的暂时还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着的那富饶美丽的江南。是啊！就象这滔滔的江水只能流归大海一样，人民的土地很快就要回到人民自己的手里了！

三只第一船(外二篇)

胡 奇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暮色苍茫的时候，长江南岸敌人阵地被我们强大的炮火摧毁得烟火冲天。这时候，靠北岸的江面上，无数只木船借着白色烟幕的掩护，开始向南岸驶进。

渡江突击队员们的神情是无法形容的，他们以高亢激昂的声音唱着“打过长江去”的军歌。熟练的水手们稳稳地把住舵，用木桨划行，不为炮火烟雾迷失方向。战士们没有桨，使用洋锹代替，以加速渡江。

船到江心时，敌人的火力突然袭来。在这当儿，好多船立即扯起风篷，用更快的速度突破滚滚的浪头，勇猛前进！

就在这胜利的紧急关头，我们千百只眼睛被三只最突出的木船吸引住了。这三只船，比其余所有的船速度更快，歌声也更雄壮，因而引起了敌人的最大仇恨。敌人集中了机枪和战防炮向他们射击。长江沸腾了，炮弹在这三只船的周围不停地爆炸，掀起一两丈高的水柱。

三只船有一只倾斜了，停止前进了，远远地落在另两只的后面，歌声也顿然而止。而另两只船也半横在江中。但不到两分钟，最前面并排行驶的那两只船。突然摆正船身，又快速地向前驶去，落在后面那只船也使了一个急转姿势，尾追上去。三只船又并排穿过浪涛前进，那船上的三面红旗，仍然骄傲地飘扬着，歌声也复活了。

终于，这三只英雄の木船，排除了一切困难，仅以十六分钟的时间，首先靠岸登陆。

这三只船，一只是已故战斗英雄王克勤亲自领导过的第一班，班长安仁义和战士龙大云、王学禄、韩高林、黄守林这几名英雄，以勇敢机智的大无畏精神，又给王克勤班的荣誉增添了新的光彩。另外一只船上的英雄有温丙臣、刘福生、于金字、龙继三、周清龙等。在这里我们将永远忘不了副班长温丙臣同志。当木船在江中心遇到敌人火力射击时，他的小腹已中三弹，可是他不吭声，仍然坚持摇木桨，咬着牙跟大伙一块唱着歌突击到江南岸。

长江横渡的英雄们

第六班的木船刚驶到长江中心，敌人的一颗炮弹就不偏不倚地落在他们船头上，机枪射手头部负伤，排长林懋贤被震落到水里。船失去了控制，随着波浪任意向东流。

这当儿，人民英雄秦光梅不甘心让自己排长被水吞没，一头栽到水里，把牺牲的排长捞到船上来。

现在这只船除了两个青年船夫，只剩下十个可以战斗的同志了。船身已经残破，江水不断从破裂的隙缝中灌进来。船夫们惊惶得张大着眼睛，看着满江的烟雾，不知如何办。

“船老大呀！你们可不要担心，打破你旧船，赔你新船，解放军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秦光梅说服那个立在他身后的青年船夫。

“啊哟，同志你好说啦，我们不担心船，就是怕子弹！”两个船夫吓得很厉害。

“怕什么！看我揍狗日的！”战士卢言中走到机枪跟前，把机枪一扳，随着哒哒的响声，子弹向江南射去。秦光梅赶紧抓起舵柄，稳定船身，于是这只偏东的、远远离开大队的小木船就单独地向冲锋目标驶进。

“同志们！人家船上又打仗又唱歌打过长江，我们为什么不唱？来！由我老秦领导，一、二、唱！”

“打过长江
打到南京上海去，
活捉战争罪犯……”

粗壮有力的歌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那两个青年船夫也激动起来，一下子勇气百倍，用那粗壮的声音跟着大伙一起唱起来。

风鼓起了白帆，木船继续行进。离对岸只有五百公尺远了，船上每个人已清楚地看到岸边地堡上的枪眼，卢言中的机枪打得很猛，秦光梅一面掌舵，一面端着枪向地堡射击。

就在这刹那间，船侧的水里又落了一个炮弹，整个船都跳荡起来。

“快划，快划呀！不要管我。”年纪较轻的船夫胳膊负了伤，他大声叫喊着，拒绝别人给他包扎。其余负伤的同志也以愤慨的声音咒骂起来：“快划到对岸去，找龟孙算帐啊！”

更紧张了，流进船里的江水已很多了，船再也不能行进。

这时候，邻船陆续靠岸，岸上已经燃起一片火光，只有这只船反而停留在江面上，开始倾斜着往下沉。全船的负伤人员，紧张地注视着不停地流入舱里的江水。

“啊！怎么办哪？！”人们互相注视着。于是，秦光梅拍着自己胸脯，用急促恳切的声音安慰大家：“不要怕，在我老秦身上！”说完，他把衣服一脱，纵身跳到水里去。他用他那有力的胳膊推着破船前进，卢言中、朱金言两个也相继跳下水去帮助他。十分钟后，第六班的同志全部安全登陆。当人们把干衣服

披到秦光梅、卢言中、朱金言身上后，这三位英雄抓起枪，提上手榴弹，沿着敌人横筑的战壕，跟着部队向山顶冲过去。

叶大嫂的船划在最前头

叶大嫂穿着柳条布短衫，胸前带着一朵红花，发髻梳得又光又亮，随着她丈夫走到江边，要送解放军过长江。全船同志看到这个快上四十岁的女人，都哄笑起来，有的鼓掌，有的赶忙把木桨送过去给她当扶手。叶大嫂把木桨一推，纵身一跳，那双曾缠过的小脚就稳稳当当地落到了船板上。

“叶大嫂，你今天怎么也来？”战士们问她。

她觉得这伙青年人问得怪，马上板起面孔，瞪着两只眼睛说：“我为什么不该来？”

“不是不该来，今天不是操练了，回头要打仗的。”

“打仗就打仗好了，吓我怎的？”

“难道你一个女人家也要送我们到江南么？”

叶大嫂顺手夺过一根大木桨，夸耀似地说：“女人家？就凭这个，保险争个第一船。”

这半月来，这一船战士就住在她家里。每天他们在湖泊里练船时，叶大嫂总要来参加，非常耐心的教这伙来自北方的人民英雄撑篙，掌舵，划桨，拔锚这一套水上本领。

叶大嫂自小就是穷苦人。十九岁时，她爸爸说岸上种田人难当，就把她嫁给了水上渔家。从此她就在水面上摇船、煮饭、生儿、养女，闲时跟丈夫捕鱼，过了二十年的水上生活。她记得长江哪一年刮的风最大，哪一年哪一次的浪最高。她说她跟丈夫两

个人天天总是披着星星到江里来捕鱼，晚上再顶着月亮回家。生活的煎熬，逼得他们吃不饱，穿不暖……

这一次，人民解放军要渡长江，使得叶大嫂日夜不能合眼。她天天重复着这两句话：“好，你们快打过长江吧！以后我这只破船也好撑上芜湖去做生意。”今天她向战士们正经地说：“我们一定要争取第一船。”

第一次军号吹响了，停靠在长江北岸的无数只木船拔锚启航，在暮色苍茫中向着江心驶去。当每只木船上都升起了白色烟幕时，第二次军号就响了，于是船便加快了速度，向南岸疾驶。炮火震撼着，江水有时象一根石柱直挥起来。开始，所有木船相距都不太远。隔了一会，一只白色木船游划在群船之前，随即象比赛似的，一只张起帆的木船又赶了上去，两只船紧紧并排前进，谁也不肯落后。这时，落在后面的那些木船，都以这两只为先锋目标，也加快速度向前驶去，但谁也赶不上他们。突然，船群的前面又出现了另一只张着帆的木船，箭似地疾追上去，同前边那两只船打了并排。一会，那船又紧紧赶到前面，把原先那两只先锋船丢在后边。

“最前头的那是谁的船？”

“叶大嫂的船。”

“叶大嫂的船么？同志们加快！”

叶大嫂的船飞快地驶到一切大船的前面，她手里操的那面木桨就象风车似的在江水上旋转。她丈夫叶义昌负责把舵，他嘴角挂起微笑，看着自己的女人。全船战士无不兴奋，连声称赞：

“叶大嫂，要得，好样的！”但是，不一会，落在后面的那两只船又紧紧追上了，与叶大嫂他们的船相距只一两尺远。“叶大嫂，快！”“叶大嫂，加油！”叶大嫂满头是汗，上牙咬着下唇，拚命摇着那只大木桨，同汹涌的江水搏斗。突然，敌人一阵炮火迎面打来，炮弹在小木船的前后左右落下，浪涛向船上扑卷而来，

叶义昌全身都湿透了，他心一慌，忘掉了使舵。他们的船失去控制，左摇右晃，不再前进。“看人家赶到我们前面了！”战士们叫起来，随后又安慰叶义昌说：“船老大，不要怕，炮弹落在水里打不住人的。”叶义昌还没从惊惧中恢复过来，又是一阵炮弹落在周围。叶大嫂透过水柱和烟雾向前望去，那两只船早已赶上他们，同时后面的船也马上要赶上来，而丈夫却仍然傻了似的呆立着。叶大嫂这下可急了，把丈夫一推，抓起舵柄往里一收，又一放，那只快僵死的船便复活过来，朝前驶去。作丈夫的看着自己的女人带着气愤的脸色，有点不好意思地把舵柄接过来，叶大嫂再抓起大木桨，船又箭似向前疾驶，一会便又赶上了前面那两只船。三只船继续并排同行。敌人的炮火虽猛，但这三只船却始终奋勇前进，最后靠岸时，他们都成为这次渡江的第一船，而叶大嫂这个光辉响亮的名字，很快就在成千成万的战士嘴里传诵开了。

敌 前 抢 登

周福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傍晚，阴云密布，风雨欲来。几百只突击船顺着引河驶进长江，停泊在岸边，等待着渡江时刻的到来。

江水滚滚，白浪滔滔。我站在二排的船头，扛着“打过长江去”的红旗，凝望着江南。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要把这胜利的旗帜插向黄山，插向江南了。我正用信号和连长联络，忽然，船工王彦先老大爷拉了我一把，指着鼓起的风帆说：“指导员！看！老天有眼，起风了！”接着，他激动地看了看我，又说：“指导员，请你们放心，我保管送你们打过江去！”

焦灼等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十一点整，上级发出了起锚扬帆的命令。霎时，几百只战船冒着呼啸的风雨，破浪飞驶江南！

船行至江心，突然出现四颗照明弹，照得江面通明。敌人阻击的炮火开始了，密集的子弹从我们头顶、耳旁飞过，无数发炮弹落在江心，掀起冲天的水柱。这时，所有的突击船同时展开猛烈的还击。我们的炮兵也开始了摧毁性的压制射击。显然，此刻我们已经不是偷渡，而是在强攻了。

我命令轻、重机枪对着敌人的火力阵地红土堆还击。但帆船一起一伏，很难有效地射击敌人。有的船中弹燃烧起来，带着团团烟火，呼呼地扑向江南。有的船被打沉了，落水的同志不等救护船赶来，就拿着武器奋力向南岸游去。

忽然，我发现船头拐了弯，换了方向。身后，张国正同志喊起来：“大爷！怎么啦？”我扭头一看，老船工倒在舵旁，他腿上负伤了。我伸手抓住舵，调整船头。卫生员忙挤过来给老船工包扎。

“指导员，给我！”张国正把挂在胸前的冲锋枪往背后一推，抓住了舵。这时，王彦先老大爷挣扎着，颤巍巍地站起来，说：“小张，给我，你给我！这是大江！”

子弹打得江水飞溅。我们劝老大爷坐下，可是他却又抄起一支桨，插到右舷划起来。右侧，敌人的火力很猛，船边上不断飞起碎木片。我抓起一条湿棉被披在老大爷身上。没有任何人下命令，船头上的战士们都“霍”地一下子站起来，为老船工遮挡密集的子彈。

这时，左右两边不计其数的大小帆船喷吐着火舌，船在此起彼伏的水柱中穿行。各船亮着红红绿绿的联络灯，流星般地前进。我们的船有时在最前面，有时被邻船超过一点。一排长带的预备队，一直紧跟着我们。

突然，一道闪光，“咔嚓”一声，船身猛地向左一侧，桅杆被拦腰炸断了。桅杆连同风帆，掉进了浪涛澎湃的江中，而另一头的绳索却还连在船上，江水从左舷涌进来。张国正机警地急忙把住船舵，才控制住了船身的倾斜，但舱里已进了半槽水，船头用沙袋垒的机枪工事也滑进江里去了。船失去了平衡，战士们坐立不稳，我急忙扶着右舷，大声命令：

“向右侧，别乱动！”

“拿斧子的，快砍绳子！”船工老大爷喊着。四班长立刻抡起斧子，“咚”的一声，船身猛烈地向右一闪，摇晃了几下，复又平稳了。

但是失去了帆的船，行驶速度已经大大减慢。这时，盏盏红绿灯从我们左右闪过，友邻部队在我们前面冲上去了。我焦急万

分，心想：我们三连从红军时代就一直是模范连队，这次，在长江边上经全连指战员九次请求，最后军党委才把“打过长江去”的红旗交给我们，命令我连把它插上对岸的黄山。可现在拿红旗的突击连竟停在江心，掉到后边了。战士们也都焦急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指着友邻部队的船只喊道：“红三连的英雄们，看到了吗？能不能赶到他们的前面？”

“能！”战士们齐声响亮地回答。顿时，大家拿起了铁锹、钢盔、木棍拨水划船。船边溅起了浪花，耳旁风声呼啸，我们又飞快地前进了。在船尾的王彦先老大爷朝船上的船工们喊道：“同志们，再加一把劲，就靠岸了！”

刚刚赶到前边，对岸红土堆那方面突然出现了一股一股的火舌。惊恐的敌人使用火焰喷射器了。火油随着碰撞翻滚的波浪，燃起一尺多高黑红色的火焰。两三分种的工夫，方圆四五十米的江面上变得一片通红，堵住了我们的去路。要求炮火支援已来不及，绕道前进时间又不允许。情况万分危急。

火焰在江面上飘散开，船逐渐慢下来了，有的战士急得直跺脚，四班长冲着我喊：“指导员，你还不叫我们打呀！？”

我焦急地注视着对岸，观察到火焰喷射器是在靠滩头的那个地堡里，左右都有机枪阵地，后边还有一门机关炮在“咚咚”地吼叫。这些火力点都隐藏在坟坎下，我们的炮火一直没把它打掉。于是，我命令：

“轻重机枪、特等射手，打火焰喷射器！”

我又转身和后边一排长取得了联系：“一排长，打掉机关炮！”

顷刻间，我们的炮弹掠空而过，打中了红土堆。这时，友邻部队各船的火力，也齐向红土堆压去，正面敌人的火力减弱了。

残留的火焰仍在燃烧，刺鼻的煤油味随着团团黑烟卷了过来。船身一接近火焰，就烤得脸上发痛。要不是下着大雨，早就

把我们烧坏了。

机枪班的战士们端着枪站在船头扫射，所有的伤员都在坚持战斗。张国正一面用负了伤的左臂把舵柄紧紧夹在腋下，吃力地支撑着，一面用右手拿着挂在脖子上的汤姆枪射击。

我们的船又突出在前面了，而且是在最亮的地方。附近敌人的火力，一齐压了过来，船又被打漏了。战士们有的赶紧拿麻袋堵，用油泥塞，有的和友邻部队一齐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火力射击，有的用全力摇橹。滩头就在眼前了！

“四班，准备登陆！六班，准备好手榴弹，配合火力队掩护！”我急速命令着。

王彦先老大爷把长褂往腰带上一塞，站了起来，和张国正一起在调整船舵。张国正摘下钢盔，淋湿了的帽檐耷拉在前额上。老船工疼爱地对张国正说：

“小张，你还是让我一个人干吧！”

张国正没有回答。

突然，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擦过我的前胸落在船板上，一看是个美式手榴弹，我抓起来就扔回岸上。现在，船距离岸滩不过三十几米了。正在这时，船身一震，搁浅了。

“水手下水拉船！”二排长喊了一声，便纵身跳下水去。他露出半截身子，一面端着卡宾枪射击，一面喊：“指导员！红旗……”

我赶紧把红旗递给四班长高玉生，说：“快下！江南、江北的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哩！”

“保证完成任务！”高玉生右手抓着一束手榴弹，左手高举红旗，转身跃进江中。

四班的战士们“扑通、扑通”紧跟着跳下去。

我指挥六班和轻、重机枪掩护他们。伤员们也都扶着船舷向滩头投弹。四班的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而迅速地前进，红

旗在硝烟里飞舞。

我转身正要带火力队登陆，忽然有人一头栽倒在我身上。我抱住一看，是张国正。鲜血从他左右两臂上缠着的绷带里渗出来，军衣的前胸全烂了。我忙喊起来：“张国正！张国正！”

“指导员，我……我完成……任务了吗？”

我了解他这句话的全部含意。渡江前夕，张国正向支部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希望如果在完成任务后牺牲了，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好同志！你完成任务了，放心吧！”

他喊了一声：“同志们！上啊……”便闭上了眼睛。

江边响起了猛烈的枪声和喊杀声，我带着六班和机枪班，紧跟着四班涉过一片稀烂的泥浆，登上了南岸。我站在一个还在冒烟的坍塌的地堡上，面向着江北，连发了三颗红色信号弹。接着，我们左右两翼也同时发出了登陆的信号。

高玉生高举着迎风飘扬的红旗跑在最前头。我们冒着枪林弹雨，直向敌军阵地的心脏冲去。

胜利横渡长江

——安庆前线通讯

曾 克 杜 宏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渡江突击部队之一的某团勇士们隐蔽在鸭儿沟口渡口，焦急地等待着发起渡江的命令。勇士们和民工水手们精神饱满，胸前戴着光荣花、突击英雄证和渡江水手证，臂上套着“水上能手”的红色袖章，在夕阳光辉里越显得光彩夺目。连续的猛烈的炮火将对岸敌人压制得没有一点儿声息。这种强大而准确的炮火给勇士们和英勇的民工们以极大的鼓舞。每当一发炮，炮弹准确地打在敌人的暗堡上时，等待突击的英雄们和来到炮兵阵地欢送的群众们就情不自禁地狂叫起来：“好！”我们隐蔽在渡口上面引河里的突击船，在炮火正浓的时候，急速地拉向江里，沿江畔一字儿整齐地排列着。六时三十五分，我们的排炮开始发射了，声震大地，对岸为烟雾所笼罩。几十只突击船乘着吹起的晚风，齐向对岸进发。船行在江中，恰象只只海鸥。军乐队奏起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来欢送英雄们。排炮响得更加稠密了，民工水手和战士水手们，每一个人都异常镇定地无畏地使出全身的精力，划桨掌舵，摇着轮形的橹桨，箭一般地直向选定的登陆目标飞进。快要胜利抵岸的时候，敌人的机枪才一阵叫起来。怀着强烈仇恨的勇士们猛烈地向敌人还击以后，迅速登陆。第一颗红色信号弹旋即飞上天空，人们兴奋地狂叫起来：

“登陆啦，登陆啦！”“快看表！”这时整整六点五十分。三里多宽的江面，只用了十五分钟。大家正在赞许的时候，突破前沿的火光信号又烧起来了，各色的信号弹一连串地飞腾。哗的一声，江堤上的指战员都涌到江滩上去，涌到水滨，迎接胜利转回的英雄船。首先接到的是某师警卫排高璋根、匡奔泉的船。江滩阵地里的炮兵同志们和船上的同志们都一齐狂呼，向一位老年水手致敬：“老大爷，您辛苦了！”老水手连忙答应道：“同志，莫讲，我和你们一样。”他亲身感到了胜利的兴奋。这时，两个妇女和一个小孩提着一壶热茶，从人群中挤出来，吁吁地喘着气。天已昏黑的不能看清人的面孔，只听见一个老奶奶的声音说：“同志们，你们打过去了，这就好了，快喝茶！”她的儿子查正代也参加了光荣的水手队，和她同来的是她的媳妇和小儿子。江滩上欢呼声、口号声一刻不停。这是胜利的欢呼，几十只英雄船载着二梯队，在军乐欢送中又开向南岸。

渡江作战组曲

卢耀武

歌声掌声里突破长江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正通过无线电广播声嘶力竭地叫嚣着：“长江天险，共军绝难飞渡！”那正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即将爆发亘古至今中国历史上最为壮烈、最为伟大的军事行动的前四小时。人民解放大军的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只等一声令下，便在同一时间强渡长江，实现他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宿愿：“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

说也奇怪，在这可怕的大战即将展开之前，除了江水的汹涌澎湃的奔流声外，江岸上却一点点的动静也看不出来，显示出令人迷惑不解的暴风雨前的沉寂。

下午四时半，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的炮兵进行了一阵试射，打破了这种战前的沉寂，好象一切生命又都活跃起来了。已故战斗英雄王克勤所在团（十二军十师某团）担当了全军突击队。他们抖擞精神，鱼贯登船，最后一次检查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然后唱起了歌：

“打打打……打过长江去！”

歌声响亮、雄壮、热烈、激昂、高亢，显示出健儿们气吞江河的气概。随后，十二军文工团在鼓动棚里敲起了锣鼓，那些突击队的船只从后铁板洲的夹江里顺流放了出来，一只只依次从该

团团首长的检阅船前通过。船上的勇士们胸前戴着突击队员证和光荣花，脸上流露出欢欣和坚毅的表情，兴奋地高呼着：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要完成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打到江南去！”

扩音机播送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向江南进军命令，号召全体解放军坚决、干脆、彻底、全部消灭反动派。

下午六时正，突击船队从隐蔽处轻悄悄地溜出了夹江口，象脱缰的野马一样，乘风破浪，闪电般地向对岸敌人的阵地疾驶而去。

在江边、在堤上、在高地、在山顶云集着聚精会神地“观战”的人们，包括军队和群众，其中有妇女、青年、儿童和年近古稀的老人。他们眼看着那些首尾相衔的战船和它那遮天蔽日的帆篷，带着他们的幸福和希望，节节地逼进到对岸去。他们眼看着人民的炮火，在敌人的阵地前喷涌迸发出宽达三四里的密集的烟柱而织成的帷幕，遮没了江岸和田野，遮没了村落和山陵，紧连着云和天。他们眼看着小脚女水手叶大嫂所驾驶的突击船竟然一路领先，一直划到所有突击船的前面。他们眼看着人民解放军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冒着敌人“半途而击”的危险，在船头挺身拚搏，迅猛登陆，打击惊慌失措的敌人，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滩头和山顶的阵地。他们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狠命地鼓起掌来，不少人蹦跳着高声呼喊：

“解放军真有办法！”

“这一下子老百姓得救啦！”

一个船家对站在他身旁的解放军说：“谢谢你们！这以后我们能在长江里自由活动做生意了！”

一个老头对住在他院里的解放军说：“恭喜！恭喜！正午刮西风，下午忽然换东北风，你们真是‘鸿福’大！”

我军从下午六点开始攻击，仅仅十八分钟就完成了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在对岸油坊登岸的敌前强渡任务。天黑之前，我军便

又在陈家坟、乌家闸，大王庙、鸭儿沟、青树咀等村落和山地发出了绿色的信号弹（以示占领）。我军在正面南岸，建立了三十里长阔纵深的滩头阵地。

从此，蒋氏王朝覆灭的命运已是肯定无疑了。

踏上江南的第一步

我军从油房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接着我也渡到江南岸去了。

在黎明的晨曦中，我们登上了张帆的木船，催促船夫快划。现在已无敌情，又是顺风，但竟用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抵达南岸，想想部队以十八分钟的时间完成登岸壮举，真不能不令人惊讶和赞叹他们动作的勇敢和神速。

紧挨着南岸边横七竖八地躺着鹿砦，说明我们庞大的登陆部队，曾从它们身边踏过。距岸十几二十米远，是由交通沟互相连贯起来的地堡群，每隔二十米的样子就有一个。我连看了十几个，都毫无例外地被我们的炮火击中而坍塌了。我又检查一下密集的弹坑，大约每一间房子那样大面积的地方，就挨了一炮。地堡不可靠，地堡以外更没有敌人容身之地了。

就在我钻进一个地堡之前，一个小通讯员从里边检出一支加拿大冲锋枪。地堡里边和外边尽是敌人来不及带走或因跑不动而抛掉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棉裤，衬衣，布片，水壶，文件，被践踏过的大沿帽。还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炮、轻机枪、步枪、弹药等等，都被敌人遗弃在山顶或村里村外，充分地显示了敌人奔跑时的狼狈和仓惶。

我们向南边纵深插进去，直到殷家汇，沿途见到了成群结队的先前被蒋军吓跑、现在又往家里走着的男男女女。我们安慰着他们，他们点头欢笑地说：“啊！你们解放军来就好了！”“你们过来真好哇！我们早就巴不得哩！”“这一下子我们老百姓就好过啦！”

我们向老乡们询问敌人的去向和打仗的情形，老乡们说，我军一攻打，敌九十六军二百一十二师的官兵就从工事里、山顶上跑回村里，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又慌慌张张逃跑了，也散了一些，也叫我军捉了一些。他们指一指站在我们旁边的俘虏群说：“真是恶有恶报！”

真的，我们向南又折向东，在敌人吹嘘的如此防御坚固的长江防线一带走了两天，竟听不到一声枪响。在我兵团所到的纵横百余里广大地区里，都找不到敌人南岸江防守军的踪影。公路上和山谷里，到处是我们追踪敌人的长长行列的行军纵队，到处都是为解放而狂欢的群众。

不错，在找了两天之后，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股敌人，但这是从我们屁股后面赶来的敌人，是安庆逃出的敌四十七师。他们象惊弓之鸟一样昏头转向地往南逃，满以为这或许是一条活路，但到了吴田铺，一遭遇我军就完蛋了。他们只要一碰上我们的人，就乖乖地缴枪。我们的三个徒手担架队员就缴了三百多人的枪。我们用一个营去打敌人的一个师，用一个排去打敌人的一个团。敌四十七师的五千多名官兵就是这样被我军俘虏了。

二十三日，我们进入了江南第一个县城——贵池城，满街站着欢迎解放军的群众，满城都贴着标语：“欢迎解放江南人民的解放军！”“欢迎解放军解除江南人民痛苦！”“解放军是江南人民的福星！”我和在街上邂逅的一位熟悉的同志说：“看看江南的老乡们，他们多么渴望我们到来，多少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呀！”他说：“我遇到的情况还要热闹些，我们从乌沙闸到这里，一路上都是放着鞭炮欢迎哩！”

我们就是凭着这支枪

皖南青阳县的公路沿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青

兴岭一带，一个游击队员袖着一块石头，大吼一声，便缴获了逃散敌人的枪支。

在皖南游击队配合渡江大军围歼逃敌的作战中，类似这样的故事有许许多多。当敌人溃退的消息传到后，青阳县的人民沸腾起来了。人民游击队三三两两地四处活动着。溃退的敌人都不敢走小路，邱银山的游击小组四个人就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专门到江梅桥附近的一条重要的公路上等候着。果然，七个敌人带着七支步枪，顺这条路走来了。可是，他们这个游击小组除了棍棒就是空手，看到敌人越来越近，队员余昌根就机灵地从脚下抓起一件什么东西，对准敌人一指，喊道：

“赶快缴枪，不缴枪就打死你们！”

敌人看着他手里那个黑黝黝的家伙，急忙把枪放在地下，高举双手，战战兢兢地说：

“我们是打前站的，后面还有几十个人哩！”

刚说过，北面真的传来一片脚步声。星光下，可以隐约地看到一群敌人从山上那边走过来。组长邱银山连忙从地下捡起一支缴获的步枪，迎头打了几枪，高声喊道：

“缴枪不杀！”

那四十多个敌人也就乖乖地放下武器了。这个小组一次就缴到了四十二支步枪，一挺轻机枪，一支加拿大冲锋枪，一副望远镜。事后人们问起余昌根是怎样缴的这许多武器，他就笑着从脚上脱下一只布鞋用手拍打着说：

“我们就是凭着这支‘枪’！”

原来邱银山和余昌根他们只凭着一只鞋就把四十多个敌人吓倒了。

（此篇系同林建中同志合写于歙县追击逃敌中）

渡江前夜

穆欣

四月十三日，我们穿过湖北与安徽的边境，到达宿松城附近。这一带全是丘陵地带。宿松城西南四十多里有个黄梅湖。这时我军先头部队都已前进到黄梅湖沿岸。传说三国时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就是在这湖里练兵的。

部队距长江边越近，听到江南的信息越多；越了解江南人民的苦难，就越增长对敌人的仇恨。进驻江边的先头部队，不时可以接触到新由江南过来的人。这些江南人民的使者，从敌人盘据的江心洲，从敌人扼守的长江南岸，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里偷渡过来，请求我军提前打过长江去。

有一天夜里，薄雾弥漫着江面，东风卷着浪潮。正在江北岸放警戒哨的一个侦察员，忽然发现江面上有一个黑色的东西，顺着急流漂近岸来。他赶快跑近江边一看，原来是一捆芦苇，上面紧紧地趴着一个人。侦察员用力把这人拉上岸来。只见他光着身子，穿条短裤，冻得直发抖。听他断断续续地问道：“你是解放军同志吗？”当侦察员回答他正是解放军时，这人“哎呀”一声，抓住侦察员的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可找到你们啦！”

他连忙从嘴里取出一只手指粗的小瓶子，交给了侦察员。原来这小瓶子的瓶口用蜡密封住，里面卷着一封江南人民请求解放军赶快打过长江去的信和一幅南岸国民党军队布防的地图。地

图上和信上的字，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出。

国民党军队在南岸密密地布满了岗哨，他却借着黑暗的掩护，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来到江边，只见江面上白茫茫的一片，没有一只船可让他渡到北岸来。一颗渴望解放的心，使他忘掉了一切危险，他就把那只小瓶含在嘴里，顺手抱起一捆芦苇，跳进江里。凭借这捆芦苇，他要划过长江来找解放军。

划到江心，风紧浪大，芦苇被冲撞得在江心直打转转。一会儿，一阵浪花把他盖了下去，他抱着芦苇挣扎上来；一会儿，又一阵浪花把他扑了下去，他又挣扎着爬出水面。刺骨的寒冷，汹涌的恶浪，使他失去了知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战胜了千难万险。他想：“死也要死在江北，信和地图可一定要送到解放军手里！”就这样，他从天黑六点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和狂风恶浪搏斗了九个钟头，终于到达北岸。

这位江南人民使者的英雄事迹，感动了所有的人。战士们紧紧围拢过来，替他生火取暖，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兴奋地听他讲述江南人民盼望早得解放的急切心情。战士们的心被激动了，面对着滔滔东流的江水，面对着南岸敌人的江防，全都立下誓言：一定要打过长江去！

长江北岸的人民，掀起了积极支援我军渡江的热潮。沿江本有许多靠船为生的船家，因为蒋军害怕解放军渡江，强行要把所有船只拉到南岸或毁掉，许多船家便将自己的船划出长江，在湖泊里装上沙土沉下去。这会儿，一听说我军要渡江，他们便马上自动把船捞起来，迅速加以修补；有些地方日夜加工，赶造渡江用的新船。望江县关家屋村的老船工赵家贤，听到解放大军要过长江的消息，就和他的兄弟赵克家一起参加了船工队，并且又动员来五个船工。他们坚决地保证：“不管敌人的炮火怎样厉害，一定把解放军送过长江去！”以后在强渡长江的战斗中，他们弟兄俩都在突击船上。战斗剧烈地进行着，炮弹如雨，赵家贤象老

战士一样鼓舞着大家。他的兄弟赵克家不幸在战斗中牺牲了，赵家贤化悲痛为力量，对战士们说：“我的兄弟在和解放军一起战斗中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你们过了江，解放了全中国，就给我报了仇。”太湖县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朱宋氏，也带着儿子宋喜一块参加了渡江作战，开的是突击船。在渡江的前夜，临近长江的一些村镇与县城的人们，高兴得象过新年一样。无数只战船云集在江边，船工们争相开第一船，小伙子纷纷报名参加解放军，沿江群众涌到江边来支援。在紧挨江边的一个叫桃树滩的小村里，青年农民胡昌友就在渡江作战的当夜跳上船，高兴地参加了解放军，同成千上万的老战士一起打到江南。第二天，他的哥哥拿着解放军留下的“革命军人家属光荣证”，向乡邻们表示他的无比喜悦和骄傲。

船工和长江沿岸人民支援大军过江的无比热情，更加鼓舞了我军广大指战员。各师、团、营、连、排、班，都以各种理由，请求上级把第一梯队的任务交给他们。某军某团第二营机枪连第九班全体战士，还写信向秦基伟军长挑战，表示坚决完成过江任务。秦军长接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了一封回信应战，除全部同意外，还增加了三个比赛条件。秦军长在给第九班的应战信里说：“亲爱的第九班全体同志：你们热情的来信我已经看到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我很高兴来和你们作革命的竞赛，虽然我们工作岗位不一样，可是我们奋斗目标都是一致的。你们给我提出的挑战条件，表现了你们对革命的无限忠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督促，我很愿意在和你们的革命竞赛中间，更好地完成党给予我的任务。我决心在渡江进军中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一切命令指示，努力学习战术，学习政策，做到把队伍指挥好，把政策执行好，保证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打胜仗。这样来回答你们对我的热望，回答党和人民的希望。同时，我也希望你们努力全部实现你们的挑战条件，除了原来的两

个条件以外，我还提议增加：（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这样三个条件，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努力吧！”这极生动地表现了我军渡江进军的无比热情与解放军官兵平等、目标一致、团结友爱的精神。

为了确保顺利完成渡江任务，各部一到江边，即在广阔的湖泊中展开热烈的水上大练兵。“黄河”部首先组织干部战士到江边实地观察，破除对于渡江的种种疑虑，提高了胜利渡江的信心。又经过深入动员和讨论，随即根据敌情、任务、地形，开始了水上实战训练。白天因敌空、炮袭扰，不便活动，就进行时事教育，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动员；利用夜暗及有利天候，在广阔的湖泊江汉中进行水上演习。大部分人学会了摇橹划桨，一部分人学会了掌舵和撑帆，部队熟练了上下船动作。一般一个连的船行速度每分钟平均七十米，靠岸后全连登陆动作只需三十秒钟。在训练中逐步熟悉了船上生活习惯，从晕船和怕颠簸逐渐到行动自如，不晕船，不迷失方向，解决了北方战士中一部分人怕江、怕水、怕风浪的思想顾虑。有的部队夜间进行攻防演习，攻击部队从五里外静悄悄地出发，直到突然靠岸，担任防御的部队发觉时，已经措手不及。战士们从工事里跳出来拍手笑道：“我们才听见响声，你们已经扑到跟前。过江也不过如此。”他们高兴地编出一个快板：“小船身子小，轻便又灵巧，速度快，目标小，突击上了岸，敌人不知晓。”在热烈的水上练兵中，各种人员全都行动起来。卫生员演习水上抢救伤员，三分钟把伤员从离船一百米外运到船上，电话员演习水上架线，保持战斗中电话畅通；通讯员也演习水上通讯联络。反复演习与开展军事民主，解决了渡江作战中非常复杂的战斗组织问题。指战员们学会了判定方位、通讯联络及掌握部队的办法。对船工也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教育，讲明时局与胜利的条件，解除各种思想顾虑。指战员们对

船工态度和蔼，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当渡江的日子临近的时候，西路我军准备渡江的大船都在吉水河、郑家墩附近停泊着。这里南距长江我军登船的渡口还有三里多路远，且有三条大渠阻挡着船只到达江面。只有华阳镇一条出口，但是南岸香口是敌人的重点防御阵地，配备有榴弹炮、山炮，日夜注视着北岸的渡口。最后领导上决定，在夜里挖开堤，沟通到达江岸的积水沟，把一百二十只船送到江岸去。四月十八日夜，某团奉命开始进行拉船的工作，数百把铁锹挥舞着，一锹一锹地掀动堤岸的土。第七连挖掘靠江的渠，他们需要挖三十米宽、四米深、七米长的壕沟；第九连挖掘中间的一条渠（这里原来是公路），底宽和高度都有十四五米；第八连挖掘靠吉水河的大渠，有三四米高，三十米宽。第八连同志为了完成送船的任务，研究出拉船的办法：把渠口铲成了斜坡，铺上苇子，然后把船一只一只前拉后推地送过去。第九连在拉五只船时，前边的铁链子断了四次，拉船的同志们倒下去了，又爬起来继续拉，到天亮时有十三只大船已到达渡江场。到了二十日，忽然变了天。夜里狂风暴雨，大家都跟狂风暴雨作斗争，终于将剩下的十二只船准时地拖到了江里。

当地群众赞扬说：解放军就是行，能让船走旱路。许多人初听到“陆地行舟”的故事，都很惊奇。但是，人定胜天，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

突 破 天 堑

向守志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对于我们十五军四十四师来说，是一个特别光荣的日子。就在这个暴雨的夜晚，我们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一声号令下，配合东路大军，从马当要塞以东，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长江天堑”，把军党委授给我们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红旗，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江防阵地——香山和黄山上。

在冲锋出发地

中午，天气忽然阴暗下来，我同李副政委、卫主任和司令部的参谋们，进到“江字号”东北的江堤上。指挥所就设在一个简单的工事里，面前是奔流的江水，右边紧靠吉水沟。

吉水沟连贯着太湖、泊湖和长江，约四十米宽，这是一道清澈的流水。多少年来，它辛勤地迎送着渔民，现在，它一变而为我们横渡长江的冲锋出发地了。一眼望去，从江边到湖心，在那长达十二华里的水面上，密排着伪装成银灰色的船只，只待一声号令，英雄们将由此飞渡长江，刨掉蒋介石的老根，解放江南受苦的人民。

入暮，下起小雨，密密的雨丝落在水面上，发出唰唰的音响，好似江南人民迎接我们的掌声。

部队开始向江边行动了。敌人并未发现我们，可是，我们激

动着的心，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我站在江堤上，透过昏沉的暮色，隔江望去，一片阴沉的敌军阵地上，鬼影魅魅，就显现在我的望远镜里。低沉的云层上，出现两个尖尖的模糊的山头——右边是香山，左边是黄山。山前靠近江边，隆起一个红色的小山包，这是敌人另一个支撑点——灯塔阵地。在过去，每到黄昏，塔尖的红灯闪亮，可是今天晚上却是无影无踪，因为灯塔连同附近的地堡群，已经被我们的炮弹掀翻了。

吉水沟里响起了桨声。驶在前面的是突击队的船只，船头上飘扬着红旗，几个臂扎白毛巾作为联络记号的战士守卫着它。我认出，这是我们“老二团”的红三连和二支队模范三连的突击船。指挥员们英姿勃勃地站在船头上，掌握着速度和队形。许多原来不识水性的战士，都已变成了熟练的水手，他们在划桨，摇橹，掌舵。机枪手伏在船头工事的后边，战士们坐在船舷旁，他们端着枪，极目远望，机警地注视着自己的登陆点，静静地等候着庄严的战斗命令。

万 船 齐 发

二十三时，大小船只全部离开吉水沟，沿着长江北岸江堤一字排开。江风紧吹，江水滔滔，天黑沉沉的。如林的船桅，一直伸向数里之外。

我们在江边上，送别了跟随突击团的方副师长，他是一位健壮的红军战士。现在，他要率领第一梯队，向江南岸冲击，我们亲切地对视好久，握别时，几乎是同时出口说：江南再见！

当方副师长登上突击船时，数百只战船，就象无数展翅欲飞的铁鹰，漫天盖地地向江心疾驶。各级指挥员的联络灯，红的、绿的，在船尾出现，光影闪闪，好似躲在薄云背后的群星。这时没有人声，没有炮响，只有扳舵、摇橹、划桨声，吱吱呀呀、哗啦

哗啦响成一片。还好，由于越来越大的春雨掩护，敌人没有察觉我们。但这股紧张而沉闷的空气，却使人感到激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我同李副政委、卫主任站在江堤上，我们谁也不走动、不说话。我想，他俩和我是一样，都在静候着大战的到来。

部队的动作十分迅速，一会，我就从报话机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方副师长报告说：“已到江心，一切顺利，方向掌握得很好！”我说：“好！看准目标，继续秘密前进。”“一旦被敌人发现，立刻扬帆！”

我刚放下送话器，只见从敌人阵地上接连飞起三四个照明弹，照得江面一片明亮。就在这眨眼之间，我们的船队，扬起白帆，真象无数只雄鹰，展翅向江南岸扑去。敌人开火了，我们还击了，如雨似雹的炮弹，带着红绿火花掠空飞舞，船桅冲过水柱，战船飘摇不定，一时使我们的心情异常紧张。有几只战船的桅杆中了弹，船好象失去了重心，在狂涛中摇摆得很厉害，风帆在半空中燃烧起来；但是战士们并不犹豫，他们穿过火网，边打边划。我焦急地凝望对岸，发现最可恶的是灯塔两旁那几个火力点。看样子，那里有十几挺机枪，对部队威胁很大，而且火力越来越猛了。我们用电话通知炮兵阵地。炮兵们早把炮弹推进炮膛，待命发射的炮手们，他们一得到命令，立刻使敌人沿江阵地爆炸起来。灯塔附近的火力点被我们打哑了，但是，其他各处的火力仍然很猛烈。

方副师长又报告道：“我们发现左前方有几只船，好象是迷了方向！”这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哪！借助炮火与敌方打起来的照明弹光，我用望远镜朝他报告的方向望去。在毛林洲那边，果然有五六只船，好象是失去了操纵那样在顺流而下。这是哪个单位呢？我竭力想认出来，但只能模糊地看到有些船似乎是在江中打转。看来不一定是迷了方向，可能是船上伤亡严重的结果。由于当时通讯工具缺乏，我们无法进行联系，只能就判断的情况作出决定，我对方副师长说：

“少数船只迷了方向或失去操纵，对执行整个任务无阻，命令部队准确地掌握方向，迅速前进；一旦迷了方向，就向枪响的地方登陆！”

当我把这些情况向秦基伟军长报告后，又接到方副师长的报告，他紧张而兴奋地说：“快啦！快靠岸啦！是的，是的，还有百十米！”

百十米，在水上说，这还是个很不小的距离哩！但是在出动前的演习中，我们的船行速每分钟达到七十米。这就是说，尽管越近越困难，但是部队很快就要登陆了。我放下送话器，用电话要求炮兵马上延伸射击，阻击敌人二梯队的反冲击。

“登 陆 了！”

一会，在灯塔附近的江边，突然闪出一片耀眼的红光，跟着，烈火随着冲撞的波浪，在突击船的四周燃烧起来。火焰喷射器的喷射给突击部队带来很大困难；但这也是个好消息，说明敌人更加恐慌了。我完全相信我们的战士，他们一旦接近敌人，就一定能够迅速登陆；一登陆，就一定能够马上突破。

我凝神注视着前方，只见我们那些英雄的船队，好象潮水、飞箭般穿过层层火网，直奔陡立的江岸！

在一阵骤雨般的对射后，灯塔附近首先升起了三颗鲜红色信号弹。接着，在灯塔两边的突击地段上，有四五处相继燃起了作为登陆信号的火把。

“登陆了！登陆了！”

“我们‘老二团’又立了一大功！”

李副政委、卫主任向我道贺。

我兴奋得一时忘记回答，抬起手来，看看夜光表上的指针，正指在二十三点五十分上。

在三十分钟内，我们的英雄们就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这真是个惊人的行动！

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

我向秦军长报告了突破敌人江防的简要情况，接受他的指示后，即带着指挥所的人员，乘坐一只大船驶入江中。这时，江面上激战已过去，江风吹着硝烟，夜雨打着平静下来的江水发出的声音，好象一曲动听的凯歌。

指挥船直向灯塔方向驶去，跟在我们后边的是郎玉林支队长率领的第二梯队。由于南岸地势较高，我们在船上就能看到对岸的战况。对面山坡上枪声激烈，已被突破的登陆地段上，枪声稀疏下来了。显然那里正在肃清残敌。

在山角的公路上，手榴弹还在横飞，机枪还在对射，看来敌人是在负隅顽抗。但是他们立刻就得进入坟墓，因为从上游香山附近登陆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插到他们后边去了。

二十分钟后，我跳下了船，踏着江边齐膝深的泥浆和绊脚的敌尸，穿过破烂的交通沟，把指挥所设在灯塔背后一个破烂的敌军掩体内。这里全是泥水，只有一块可放电话机的石头。这段路实在难走，幸好我的鞋子扎着一根牢靠的鞋带，才未被泥浆吸掉，可是突击部队有部分指战员只好都赤脚了。后续部队静静地从我们身边跑过，只听得到处都是扑哧扑哧的响声。

这时候，我们的部队进展得很快，我们的心情既紧张又愉快。山巅很快亮起了火把——这是攻占香山、黄山的胜利信号。尽管根本不可能望到山顶，但我总觉得那两面“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红旗，被这些英雄的战士们擎入云端，正在迎风招展。接着，我们的部队在暗夜笼罩下，踏着泥泞的道路继续挺进，开始了我军历史上罕见的千里追歼逃敌的伟大进军。

攻占江心阵地八保洲

寒 风 陆柱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晚上。

几十只战船在长江北岸一字排开，对面江的中心，是彭泽县属的八保洲，这是敌人的江心阵地，也是我们的渡江跳板。

突击部队一〇九团一营静悄悄地坐在船上，机枪射手们紧握着船头沙袋上的枪把，水手们掌着舵，挺立在船尾……

一时四十分，指挥船上的白草帽晃动了，

“开船！”

几十枚篙向岸边用力一点，船只象利箭离弦，数不清的梭形黑影，齐向八保洲敌阵奔去，桨、舵拨动着滚滚的江水，发出沙沙的声响。

担任突击连的二、三两连，刚到江心，被敌人发觉了，但敌人的机枪一射击，我们掩护渡江船的轻重火力，便象泼水似地向敌人阵地上猛泼过去。船头上，几十条火蛇也在向敌人阵地交叉射去。

子弹的呼啸，激荡着奔流的江水，水手们到处在喊：

“加油啊！靠岸了，加油！”

桨，划得更快了。桨断了，战士们就用铁锹划起水来。

在敌我火力交织的江面上，八号船的舵手掌不住舵了，全船的人都紧张起来。这时，船上的水手张志有，立刻把舵柄抓过来，看定了方向，一只手掌舵，另一只手拚命的摇桨，船冲过翻

滚的浪头，象梭镖一样，直向八保洲的岸边冲去。

谈起张志有，原来是淮海战役中，从敌第十师解放过来的。在第十师受到我军有力的打击时，他负伤倒在荒地里，仓惶逃窜的蒋军，把他遗弃了。在寒冬的旷野，他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着不幸的遭遇。但不久，一副担架走到他的身边，有人把他轻轻地抬上担架，有人帮他上药，扎绷带，这是人民解放军。兄弟般的友情感动了他，战友的教育，使他成了一个觉悟很高的战士。当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时，他头上还缠着绷带，这时部队需要大批水手，虽然他本来不会撑船，但为了解放江南人民的痛苦，他毅然报名参加水手的行列。当上级动员突击队争取第一船的时候，他首先请求：参加突击队，这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了他。正好他所在的八号船载的是他们自己的连队。他终于顺利地把突击队送上岸去了。

一千多公尺宽的江面，仅仅十分钟的功夫，两颗红色信号弹便在八保洲升起了。这是突击队靠岸的信号。红色信号弹还没有落，几十路强劲的突击班，就象利箭一样射向自己的目标。三连战斗英雄傅楼全，率领一排的战士，通过敌人的重机枪阵地，直向西北的敌人心腹插去；九班长曹福琴扑到重机枪跟前，用手榴弹塞进敌人的工事；右翼二连六班长王有顺，抢上敌人重机枪阵地，夺住了敌人的重机枪筒；三班战士谢连伸，在登岸时肚子上挂了彩，但他仍咬着牙跟随着突击……

英雄们就是这样不顾一切地向敌人中猛插，向着敌人顽抗的地方猛扑。半点钟后，复往洲完全被我三连占领了，二连已插向右翼的水律成洲，接着，三连又越过一条江汉，前进到沙把洲了。

八保洲上燃起了无数的火堆。号声、哨声在到处响。岸边挂起了表示“占领滩头阵地”的红灯笼。当半圆的月亮刚露出山顶，水手们便又把第二突击队送到复往洲右面的庄兴洲上去了。

敌人迅速崩溃。二营很快地就推进到鳞字号洲上。

第二天——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这一块敌人坚固设防的“江心阵地”，这个长三十里宽十五里，有两万多人口的八保洲，便宣告永久解放了。

当突击队员们高兴地谈着自己的光荣战斗的时候，都说：

“我们的水手太好了，一切全决定在水手身上啊！”

张志有光荣的成为水手英雄。

飞渡长江的红旗部队

方 德

“这红旗是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一个坚决的命令，要我们今天晚上插到江南去！”指导员很严肃地在勇士们和船工们面前宣布。他又用手指着红色的请求书继续说：“这个任务是我们用几封请求书请来的，上级关心我们，相信我们，这是我们的光荣……”

勇士们一面高兴地吃着师里送来的光荣饼干；一面在议论着：“打过长江去，在中国历史上就只有这一回呀！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回争取‘长江连’的新番号”。

四班长高玉生说：“我们的战斗英雄马绍孔去北平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他还不知道今天有这杆旗，今晚上这么多的部队参加突击，要不是我们班里把它插到江南，那就对不住他呀！”

决定作预备队的同志们很不服气，他们在嚷着：“水上运动就不象陆地，谁动作快谁就是突击队！今晚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先把这杆红旗插到江南！”特等水手张国正极度兴奋地说：“我争取入党的机会到了。船到江心我一定负责把大家撑到对岸，保证打得下，守得住，把红旗插在突破口。”

王玉瑕面对着红旗宣誓：“解放江南是解放我的老家，我爬也要爬过去！”

船工们在指划着：“到今晚上送你们过江，看到你们到了那个黑黑的高山顶我就高兴了。”另一个说：“打过长江，你们光

荣我也光荣，万一我负了伤，我躺在船上也要把大家送过江去！”

红旗在阵地里迎风招展，它召唤着祖国英勇的孩子们争取“永远的光荣！”

六点钟，千万发炮弹飞向敌人的阵地，香山顶火花迸裂。当第二发炮弹打断香山灯塔高杆的时候，这已告诉敌人江防将要遭到什么命运，同时，也鼓舞了勇士们前进，于是横陈江面的千百只大小船，一齐驶向江南。

敌人不断地放射照明弹，十里江面照得通明，机枪、炮猛烈地吼叫着。张了帆的大船，篷索被打断了，破布片漂落江心，有一个突击连的三只大船迷了方向，在江心里打转。

“同志们！不要忘了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水手同志们，这是立功的时候了，哪里枪响，我们就开向哪里，英雄们！直起腰来，坚决把船撑到对岸去！”人们很熟悉：这是模范指导员周福祺的声音。

船工、水手、战士，大家一条心，一齐站起来，撑舵、拿桨、挥圆锹，用力划着。二排的船开到了突击队前面的时候，三个船工全带彩了，张国正抢上去，一只手掌舵，另一只手给船工包扎彩口，还不断安慰他：“你为穷人流了血，为人民立了功，你很光荣！”船工表示：“我下决心，把你们送到江南，我们是生死在一起的亲弟兄！”说着又爬上去将舵抢过手来。

张国正拿起冲锋枪站在船头说：“我掩护你们，快划！争取当突击队！”

“张国正是我们的英雄！”船上的同志们欢呼，左右的船上也在欢呼，指导员将一张抢渡长江的光荣证交给他，他笑着接过来塞进衣袋里，倒在舵旁。船，仍然奔向敌人。

敌人狂妄地想把我们消灭在阵地前面三十米远的水里，火焰喷射器的火舌冲击着船头，火花溅落在水面，炸弹也不断飞落在船左右，跟在团指挥船后面的通信联络船被炸破了，最后一个勇

士跳上指挥船的时候，这只小船就沉没在江涛里。

“把红旗拿过来！”四班长高玉生把机枪挂在脖子上，说着就扑向地堡去了，在几秒钟以前还是那样凶恶的敌人重机枪射手，却象绵羊一样当了俘虏，火焰喷射器也静静地躺在那里。

“同志们准备好，下！”一班班长王继德说着把冲锋枪端在手里扑进大江，绕到敌人地堡后面，投了一颗巨型手榴弹，接着把枪头伸进地堡扫射，敌人象死猪一样躺在地堡里，交通壕里的敌人没命地奔向山头，勇士们就尾追到山头。

联络号音在香山顶响起，枪声炮声渐渐沉寂了。

天亮了，红日在絮云后边出现，红色的光芒射映着滔滔江水，千百只大小帆船正赶运后续部队，大江北岸的人民，站在堤坝上翘望山顶飘扬的红旗，对向南开进中的勇士们欢呼祝贺：“你们胜利了！”

咱们的脚下可就是长江南了

葛 明

四月二十一日，是战士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蒋介石最后一条天然防御线的长江天险被我们胜利突破了。

下午五时，江北岸堤上的数十门掩护渡江的大炮发射了，一团团浓烟立即沿着长江南岸的地堡线升起，逐渐连成一片烟雾。化学炮弹燃烧着敌人的哨棚，冒出白烟，吐出火舌。“化学炮打得好！”“洋灯塔打垮了！”炮兵射击的效果，飞速地在部队中传扬着。

六时半整，登船令下。在湖边，各连队纷纷进行船前讲话，六连政治指导员田叙氓同志说：“同志们，努力啊，江南见面！”湖边上顿时腾起了“江南见，江南见！”的呼喊声。全师战斗模范连第三连连长周九景同志，不放心似的又把班以上干部召拢来，一个个叮咛着说：“准备好了没有？任务弄清了没有？负伤也要上到江南岸，坚决完成任务！”大家说：“连长放心吧！”这时天还未黑，摄影员忙着照相，首长亲切地同英雄们握着手。七时整，无数桅杆，象树林般的行列，在黄昏平静的湖上，向江面，向敌人驶进了。

九时，炮战后的江面，仍然是平静的。二连、三连、四连、二营炮兵、三营……船只鱼贯地摆到湖口，而指挥所的命令是“敌不发觉，尽量接近，敌一发觉，一齐开火。”指挥员们忙着摆队形，紧张地等待着开进的命令。

开船，第一线一二百条船出发了。三连是一二排的船，并排走在前面，三排在后方成梯形，重机枪四、五班，两挺重机枪在突击连右翼准备开火，六〇炮船射手们紧握着炮弹。连长周九景同志坐在船头，凝视着江水茫茫中一条黑线，黑线正中有一个最高点，这就是黄山头。他的手在背后握着红色的回光灯，闪烁着向后面发出联络记号。这时江中风平浪静。为了减小目标，突击营把帆都落下了，水手们拚命地划着桨，向江心划去。

敌人发觉了，一排猛烈的机枪扫射过来，一颗照明弹又升上天空，照耀得满江如同白昼。在水雾弥漫中，望见无数的大小桅帆，浩浩荡荡，真是“千军万马，杀向江南”，照明弹没有吓倒了战士，反增加了我们的威风。战士们一面划着桨，一面高喊着：“前进啊！划啊！敌人跑了，看谁立大功啊！”“看谁是头一船！前进啊！”激昂兴奋的呼喊声与划桨声，水流声，响成了一片，暴风雨般的子弹和落在船只前后的炮弹所溅起来的水花，都不能影响我们——勇士们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心，对完成渡江任务的忘我气概，早把敌人吓倒了！

敌人子弹把船工打倒了，战士们自己来划；第一个倒了，第二个又跑到船头上。机枪连二班三只桨都打折了，战士们用铁锹拨着江水。船打漏了，立荣班同志把屁股坐在漏洞上，一直到下岸未说一句话。三连四班全船一共二十二入，负伤十九人。船被榴弹打碎船尾，班长杨德道溺水还救出两个伤员。军党委提出的：“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命令和誓言，使我们何止千百的英雄们实现了。

船距岸一百多公尺了，船头上为工事掩盖着的重机枪、汤姆枪、榴弹，一齐开火，短促火力象急水般地泼到敌人的碉堡线上去，敌人的火力软弱了。五班长王玉魁的重机枪反复猛烈封锁着三连右翼两个大地堡。三连二班突击队飞快登岸了，机枪射手王天才首先跑上陆地，端起加拿大轻机枪扫射着面前二十余公尺

的地堡。连长周九景同志一连扔了三个炸弹，爆炸在地堡两侧，敌人没命地逃跑，我们突破了。

西自香山，东至毛林洲，二十里宽的江面，到处是汤姆式炸药包突破的场面，到处升起了各色的信号弹，两个团几百只船，数千名勇士，战胜了困难，越过了天险，打破了神话，完成了党的任务。我们胜利地登陆了。长江南是我们的了。

我军各部队牢记着：“向里插，不怕把敌人留在后面。”一直向纵深挺进。敌人割裂了，混乱了，在交通沟里，在山岗，尸体、步枪、军服、大米、还有穿不及的棉裤，到处散扔着。在公路上，三连截住了敌人崭新的汽车和榴弹炮，二营营长报告：

“二营控制了黄山顶。”胜利消息，在不满二十分钟就架通了的电话中被兴奋传播着。战斗模范第三连的勇士们抢上了红大嘴，把敌哨棚燃起了熊熊的大火，雨下的很大，可是人们好象忘记了。在火光中，战士们兴奋地说：“咱们脚下可就是长江南了”！

红旗在灯塔上胜利地飘扬

李月岳 禹明书 郑大藩

斜对华阳镇下游，在香口正东二千米达的长江南岸，矗立着一根高高的铁杆，夜间放射着闪闪的灯光，这已是战士们所熟悉的江上灯塔。船从华阳镇出口入江，正好斜驶从那里登陆。敌人就在那里每隔五十至八十米的距离修筑了伏地堡，布置了交叉火网，企图阻止我大军渡江。

二野十五军五十四师一三〇团六连接受了攻占灯塔的光荣任务。六连的突击队是三十八位勇士，分为三班，他们的任务是：二班爆破占领滩头阵地，三班迂回灯塔小路，一班插入纵深。当他们静静地走进了船舱，天已黑暗，下着濛濛细雨，烟雾浓浓地盖着江面。白天，我军的重炮已将对岸的灯塔摧毁了，但敌人仍从那里发出火力，炮弹在附近水里爆炸，溅着浪花，船是一颠一簸地向前航进。

一个船工负伤了，连长骆金银亲自撑着舵，站得高高地喊：“胜利就在今晚，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话音未落，曾经于去年在淮海战役中突破浍河的战斗模范第二班提出了包打灯塔的口号，正在摇橹的史国英喊着：“渡江立功，参加中国共产党！”“我第一个登陆，第一个爆破地堡，第一个上灯塔。”船头上掀起了严肃紧张的江中表态，许多同志兴奋地挥动着臂膀。

一个六〇炮弹落在船尾上爆炸了，通信员和司号员等五个人负了伤，连长骆金银的头部被炸弹皮划开了二指长的一个破口，血从头上流到面颊、颈上，袄领上浸了一大片，但他仍然高高地站着，指挥着方向。

船进到离岸一百多米时，史国英兴奋地大声喊叫：“同志们，到了，前边就是灯塔，准备好炸弹。”四五个照明弹闪耀在天空，突出江岸的灯塔看得特别清楚。船是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的枪炮一齐放射，子弹打在船头的铁锚上溅着火星。

“登岸就是胜利，船越快越好。”高玉生手上挂彩，不顾痛楚地和史国英等六七个人抓住了两个橹拚命地摇，很多同志都拿着铁锹、钢盔，爬在船边上拨水。

猝然，又一个炮弹正落在中间舱里，三班同志七个负伤了六个，船在水中旋转，接着敌人又是一阵猛烈地扫射，子弹穿过了两层木板，二班班长，三个组长和一个老战士都挂了彩，江水从子弹穿过的孔中向船里钻，情况万分紧急，骆连长仍然高高地站着掌舵，命令大家：“发扬人民军队的硬骨头精神，不要怕！”全船二十五个彩号，轻伤的自己包扎，再替重伤的包扎，没有一个是叫喊，没有一个乱动。这时，一班同志提出担任二班的爆破任务，正在摇橹的二班副班长高玉生抢先说道：“不，那怕剩我一个人，一颗炸弹，也要完成任务，死也要把血流在灯塔上！”负了重伤的二班长王顺咬着牙说：“一步……一步爬，也要……爬到灯塔，”一个字一个字从他紧闭的嘴唇里迸出来。史国英端着机枪站在船头说：“我就是从枪弹里锻炼出来的！哪里打枪我就封锁哪里。”

船正对着敌人的火力点靠岸了，雨更大，天更黑，敌人集中火力封锁渡口，六七处地堡里冒出红火，发光子弹象流星一样在身边乱窜。高玉生第一个跳上岸，打了一个手榴弹，直摸到敌人的哨棚里，二班战士潘福兴、苏臣、宋天学跟上去，顺着地堡的枪眼塞进去两个炸药包，其他地堡里的敌人听到了爆炸，吓得顺着交通沟逃跑了。一班班长李长泰右胳膊打断了，左手拿着手榴弹，大背枪，影子在火光中一晃，也冲了上去。当他们转头猛扑灯塔时，连长骆金银带领史国英二十三人已经占领了灯塔，红旗正在灯塔上胜利地飘扬！

渡江前后（外一篇）

白 桦

一、今天要走完江北的路程

队伍马上就要出发，指导员在同志们背东西的时候，向大家大声说：

“同志们！为了渡江，为了胜利，我们今天要走完江北的路程，赶过望江县城。很快就要向江南挺进，不要忘了我们是第一船！”

队伍经过两小时休息、吃饭、洗脚，忘了疲劳。一个小个子战士悄悄地向班长说：

“望江就能望见江了吧？”

班长应了一声：

“可能吧！”

同志们情不自禁的唱开歌子：

过江！过江！

我们一定要过江

.....

二、去望江的公路上

去望江的公路上，不时飞驰载重卡车，步兵向路旁一闪，都瞪着眼睛看这庞大的黑影，两道灯光一歪一斜地照着走远，又一

辆……

骡子拖着炮车过去了，一门接一门，炮兵带队的大声喊着：

“同志们，向左让让 我们都是完成任务的啊！”

一个机枪兵俏皮地说：

“同志！你们不要忙，再忙你们也坐不了第一船。”

说着，倒也让出了半边公路。

步兵和炮兵并肩前进，没人乱嚷，只听见炮车声，忙乱的脚步声和马蹄声，朦胧的星光下，可以看到炮轮的转动，人腿有力地跨步，马蹄掌碰着石头发出火光。

远处，不断地在响炮。

三、“我们是第一船，记得不记得？”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在长江北岸上，第一连集合了，指导员兴奋地向全连军人讲话了！

“同志们！我们是第一梯队、第一船，记得记不得？”

“记得！”象打雷样的应声。

“我们是钢铁营，如钢似铁的张英才营，我们是钢铁营的一部分，记得记不得？”

“记得！”

“同志们！我们二班长阎福元是淮海战役出色的英雄，现在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同志们！我们要争取渡江当英雄，会见毛主席好不好？”

“好！”

“东面我们友邻已经过了好几十个团了，敌人非常稀松，但是我们不要轻敌，要讲战术。坐第一船有把握没有？”

“有！”

象打雷一样的应声。

四、突击队变成后卫了

部队向江岸运动了，准备突击渡江。

最初还听到几声炮响，现在远望江面很平静。

“往后传，分班讨论！”

一个接一个传过去了。

“往后传，如何完成第一船任务。”

一个接一个传过去了。

“我们今天订计划，明天下决心，马上就是实现决心计划的时候了。”

“……上船要稳，船到江心敌人发枪不要乱，靠岸时手榴弹准备好，要保持我们淮海战役中攻如锥守如钉的好传统。”

“……我在这次要立功入党。”

班讨论会在热烈进行。

快到渡口了，江面看得很清，扬着大帆的船，摆成一行一行地向南飞去。战士们——突击队的战士们楞了！

“喂！我们不是第一梯队吗？为什么别家过了呢？”

“敌人大概跑了吧？”

队伍到了渡口，兄弟团的炊事员、饲养员告诉战士说：

“敌人没有抵挡，跑了。我们全团都过去了，我们也就要过，你们迟了。”

战士们埋怨地说：

“真倒运！突击队变成了后卫啦！”

五、李副师长在船上写的诗

“同志们，坐稳！坐稳！起锚了！”

船工拉起风帆，江水很平静。

“想不到就这样过江。过黄河时敌人还用两架破飞机扫射扫射，今天这样晴的天气连一架飞机也没有。

舱内十几个人你望我我望你：

“记着，我们几个在一起过江。”

太阳照进来，人脸上都是红勃勃的。

靠了岸，同志们互相握着手，

“啊，胜利渡过了长江！”

“啊！好！……”

大家在软湿地上跑向快要被几个江南妇女拆完的敌碉，看了看。

“这就是江防！呸！”

“我的脚和鞋都完成了任务，渡过长江了，可是手还没有完成任务，没抓上敌人。”

战士们在江岸小集结，李副师长也下了船，笑着嚷着：

“同志们，我在船上写了一首诗，给大家念念吧？”

“欢迎！欢迎！”

“革命大业从此定，
全国人民大翻身，
悠悠长江东入海，
胜利消息传中外。”

小港口抢险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雨夜，赣江的水位在继续上升着。这

里是四兵团十三军三十八师宣传队冒雨和老俵们合作共同抢险的故事。

天是漆黑的，江堤上传来一阵紧张的锣声，老俵们都拿着火把拥到已经渗了水的险口上，他们忙着锯杆、打桩、加泥，只是人手还不多。旁边住的三十八师宣传队看见了这情形，马上就由值星分队长紧急召集正在领导学习的小组长，把情况说明：

“需要我们二十多同志帮忙，每个组去三个身体强些的，女同志不去，要准备一身滚泥的衣服。”

小组长回去传达后，马上有二十多个人争着报名，不让去的同志也自动先脱了衣服准备换班。戴深度近视眼镜的曹队长，也穿了一身短衣裤，站在这些同志的面前作动员说：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假使这个堤决了口，广大的人民生命财产都完了，所以我们要完成抢修任务，我们不会做，老俵叫我们干啥就干啥。同志们！准备搬泥抬土，走！”

壮士们雷吼似的应着：

“走！”

于是，在《军民一家》的歌声中，在雨里快步奔向离铁路约六百米的一个险口，那里有几支火把。

“啊！老俵（指同志们）！你们来啦！”

正在忙的老俵们，用火把照着同志们，感激地说。

“老俵！我们来帮忙，需要干啥？”

同志们急切的问他们。

“这里还缺杆子……”

“老俵！我们去抬，带着路，走！”

大家跟着老俵的火把去到一里以外的地方去抬杆子。每两个人抬上一根两丈长的杉杆回来时，雨更大了，火把都灭了，雷在天上滚，从不断的闪电中，可以看到一根衔接一根的杆子，很快向前移动，也可以看到不断有同志带杆滑倒了，悄悄地爬起来再

抬着走。经过小港口街，每家老倭都提着灯给这群抬杆的同志照路，他们都赞扬这些年轻的解放军同志。

雨象瓢泼似的下着，水从头上一直流到脚跟，短衣裤都紧紧粘在身上，眼睛睁不开，但他们还唱着歌摸索着抬上堤，在这时，江水离堤顶只有一百多公分了。紧张的老倭们很快接下杆子，摸着同志们光光的、水溜溜的身子说：

“老倭（指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没有蓑衣！赶快回去，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他们亲切地推着同志们。同志们说：

“这是我们应该的事，我们先回去，有什么要帮忙，叫一声我们就来了，我们就在下面住。”

老倭们摇着同志们的手臂，连连说：

“好，你们去吧！”

.....

路是我们开，
树是我们栽，
解放军和老百姓血汗换来，
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呀，
永远离不开，

.....

愉快的歌声，响遍赣江南岸，压倒了雨声雷吼！

“嗨——哟——哟呵——”

老倭们正在把同志们抬来的杆子锯成桩，一根一根地打进渗着水的险口里。

“嗨——哟呵——哟——”

.....

江堤终于渡过了最危险的一天！

江心里的搏斗

臧克力

四月二十二日夜，天气昏黑欲雨，战斗部队早已经胜利地打过长江去了。这时一〇一团的电话排，为了赶上部队，天刚黑就开始过江。

他们按照命令的次序，坐上了一只三个人驾驶的木船，船长是副排长左黑小，另外有班长吕洪恩，电话员薛少武等八人，两匹牲口，两驮子电线及器材。牵牲口的，扶驮子的，在船里休息的，都按照分工肃静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向江南岸进发。

突然，在上游六七里的江心里，向江岸上飞出了无数的曳光弹。红色的光线象鬼火一样在飘射。

船长左黑小判定是敌人的军舰来了，他简单的问水手：“离南岸还有多远？”水手答：“走了一半，还有三里。”于是他命令：向南岸快划！船夫已经意识到这一水上危险的遭遇将要来到，于是紧张起来，篷拉得满满的，两只桨飞快地在水面上翻动。走了半里路，一只军舰三艘炮艇呼呼地冲了过来，加大了水的流速。风力人力已经不能使船再向前进，顺着军舰冲激起来的急流飘下去了。

机器的轧轧声越来越大，当它发现了江心的这一只孤船后，四只军舰摆成了菱形阵势停止了，离木船三十公尺。

“篷落下来，牲口拉好，没事的人隐蔽！”左黑小发出了命令。

照明弹从军舰上发射出来，这时除了两个骡子静静地站在船上之外，人都在牲口驮子边隐蔽起来，听不到一点声音。三门炮从军舰上齐放了三发炮弹，落在船后的江水里，激起了三根水柱，这些手无任何武器的通信兵开始和敌人近代化的军舰战斗了。

左黑小想命令会水的同志下水隐蔽，但是一个思想制止了他：“我是干部，又是共产党员，如果下了水，大家乱跳起来那就完了，还讲什么同生死共患难。”于是他命令大家：“沉住气，死我们也死在一起！”

敌舰大概修正了射击偏差。第二次排炮打来时，三个船夫同时负了伤，二匹牲口被打死了，拉牲口的周玉光同志负了伤，马夫姚庚五同志也牺牲了，船被打穿了一尺大的两个洞，江水“噌突噌突”的流进船仓。左黑小同志没吭气，拿了两个马搭子将破口堵了起来，又回到甲板上。

“排副！我负伤了！”周玉光在呻吟着。

“沉住气！船划到岸上就有办法了！忍耐一点吧！”左黑小同志安慰他。我们的周玉光同志一直到他牺牲时就沉静的躺在甲板上，再没叫喊一声。

左黑小叫吕洪恩摇桨，但没有人扶舵，他跑到船尾，将舵扶正，将船转过头来，又回去摇桨时，绑着桨的绳子断了，连桨带人栽到江里。他从水中钻出来，呼喊着重排副，左黑小同志即忙将他从水里拉上来。

“没有桨了，拉篷！”吕洪恩同志脱去了湿衣爬上去拉篷，篷索被炮弹打断了，船篷飘落在甲板上，船死沉地停在水上。堵船的马搭子已完全湿透了，水又漏进来。眼看着白茫茫的一片江水，左黑小同志想：“就这样漂吧！漂上岸去，就算，漂不上岸去，就为革命牺牲。”但是又一难题来了，“假如漂下去，又沉不了，碰到敌人，要当俘虏怎么办？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能当俘虏

吗？假如沉了，就这样白白牺牲吗？不能，要想办法！”于是他命令吕洪恩：“你会浮水，浮上岸将情况报告部队首长。”吕洪恩脱掉衣服，冒着军舰冲激起来的波浪，向南岸浮去了。水仍在向舱里流着。

左黑小、薛少武拿起了舱板当桨，向对岸吃力地划起来，心里想：军舰你打吧！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不管任何困难任何阻挠是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

他俩用力地划着，划着……在一个旋转的水槽里，趁着回旋的水力，又将船推了一里多远，但是船已经装了半舱水了。这时南岸的一棵大树的影子，透过雨夜的水气，忽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希望鼓舞了他们，又用力划了一阵，左黑小同志看到离岸不远了，估量了一下浮水的力量，拿起了拴锚的大绳，脱下衣服向水中跳去。他竭尽了全力，游着，拉着，向前挣扎，当军舰再向小木船示威时，他已经将水满了仓的船拉上了岸。

吕洪恩浮到岸边，爬到麦田里，浑身都无力了，他躺了一会，觉得应当赶快去报告部队，但不知哪里是敌人，哪里是自己人。他悄悄地顺着江岸向西走去，没有衣服，没有鞋子，他忍受着草刺扎破了脚的疼痛，走了很多路，这时渡口的红灯又高悬起来了。指路的红光，灿烂地在夜空中跳荡，灯下，他又和部队会合了。大家惊喜交加地看着这赤身的吕洪恩，当了解情况之后，马上派了侦察员去援救。在路上，他们便同经过和敌人军舰及江水作了二小时剧烈战斗，将破船拉上岸来的左黑小等六个同志在江岸会面了！

云隙里已经放射出曙光，江岸上的七个英勇的电话员掩埋好周玉光、姚庚五等三个同志的尸体，将电话器材背起来，向船只管理委员会交代了三个负伤的船夫和一只木船。在晨曦里，他们踏上了千里追击的征途。

强渡抚河 凯旋南昌

永 春

我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之后，陈赓将军率领第四兵团向浙赣线挺进，战士们冒着倾盆大雨，踏着泥泞狭路，象扭秧歌似的边追边战，不到半个月，全部歼灭了企图逃跑的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浙赣线大部控制在我军手中。

五月十六日，我们前卫师——以红军第三师第七团为老底子的三十七师，在贵溪接到陈赓将军的命令：三十七师在十三军编成内为兵团右翼，抢渡抚河，解放南昌。这一光荣任务的下达，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鼓舞的消息啊！战士们个个高兴地跳了起来。各团的指挥员纷纷前来要求首长分配具体任务。

“师长，把解放南昌的任务交给我们团吧！”

“要攻坚，我们担任突击！”

身经百战的周学义师长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雷起云政委，深深地理解广大指战员的心情。那几天，他们经常亲自给部队讲“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事件；周恩来同志，朱德总司令，贺龙将军和叶挺将军的名字在部队里特别响亮。陈赓将军因为是“八一”起义的参加者，又是三十七师在抗战时期的前身——三八六旅旅长，所以战士们更盼望他亲自来讲一讲“八一”起义的光辉历史。大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颗颗激动的心无不朝着革命圣地南昌。

南昌啊，南昌，你是红军的诞生地，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起

点。二十二年来，这支铁的红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如今在红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胜利地回来了。当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同志，有的战死在从南昌到汕头的道路上，有的倒在五次反“围剿”的战壕里，有的长眠在雪山草地上，有的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疆场。就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的老同志，在三十七师也不过只有以周学义师长为首的二十四人了。但是，“八一”南昌起义和红军百战不屈的精神，还一直在部队中保持着，发扬着。全师无论新老干部或战士，一踏上奔往南昌的征途，心里都充满着幸福、亲切，温暖和自豪的感情。

五月十九日，天连续下着大雨，部队沿着泥泞的田间小道，向南昌轻装疾进。只两昼夜便跃进了三百余里。二十日晚，部队到达了距南昌城三十里的抚河东岸。周学义师长、雷起云政委和各团指挥员站在一个高地上，遥望着对岸稀疏的灯火，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南征北战二十多年了，谁不愿首先进入这个光荣的城市，和南昌人民重见呢？

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周学义师长命令前卫一一〇团从河里绿村抢渡抚河。命令发出不到五个小时，该团团长吴效闵和政委张谦即率领全团指战员迅速渡过河的西岸，出敌不意地迫使驻守谢富市的南昌县保安团四百余人投降了，接着推进到五段岗，五村，南北安冲一线。

黎明，驻守在南昌的白崇禧部夏威兵团发现我军已渡过抚河，随即投入了他们的第一八八师和一七五师共约一万余人，仗着有利地形和优势兵力，对我前卫团第三营进行疯狂的攻击，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压我退回抚河东岸，掩护南昌敌军主力集团撤退。于是，一场激烈的血战就在南昌城外围的抚水西岸展开了。

当时，我第三十七师渡过河的部队只有前卫一一〇团，而且其

第三营已被敌人分割开了。敌人的兵力八倍于我前卫部队。我后续部队因被敌猛烈炮火封锁，无法渡河。周学义师长用望远镜隔河相望，只见成群结队的敌人，在督战队的驱使下，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三营围攻。枪炮齐鸣，杀声震天，三营扼守的南北安冲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周学义师长担心前卫部队在背水作战，地形不利，敌众我寡，后续部队尚未过河的情况下，是否能经受得住这场严重的战斗考验。为此，他一面亲自指挥一一一团冒着密集的炮火封锁强渡抚河，一面在电话里命令前卫团长吴效闵：“要破釜沉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

吴效闵团长的回答只是一句话：“请首长放心——我们人在阵地！”

几乎在同时，三营营长安玉峰，这个抗日初期参军的战斗英雄，也在电话里以无比激动的声音报告：“敌人的第八次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

是啊，战士们懂得为啥而战，为谁而战，这是任何敌人都不可战胜的。周学义师长乐了。雷起云政委笑了。全师指战员的战斗精神更加激昂了。

十时许，周学义师长亲率一一一团渡过抚河，迅速占领了板桥、大塘、李村一线，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十四时，一〇九团在师政委雷起云和该团团长顾永武带领下渡过抚河，从十华观侧击敌人。敌遭我猛烈打击后，退到南昌城内，于二十二日拂晓向西逃跑。

这时，在通往南昌的大道上，周学义和雷起云见到了在南北安冲阵地上连续击退敌人八次进攻的英雄营长安玉峰。从安玉峰的简短而动人的汇报里，他们的心长久地被八连一排副邓富民同志壮烈牺牲刺痛着。就在半天之前，敌人一个突击连冲进了八连一个班的阵地，邓富民带着一个班进行反击，打死了三十多个敌

人，然后扼守着一片突出在阵地前的坟包。敌人在迫击炮，山炮，六〇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连续组织了三次突击，都被他们打退了，最后一次他的胸部负伤了，全班的战士也都负伤和牺牲了，子弹也打完了。邓富民正从牺牲了的同志身上取下四颗手榴弹，把它们捆在一起，忽然在他耳旁响起了敌人的厮杀声。邓富民猛一扭头，看到一个距他几米的敌人上尉连长，正在指挥几个敌兵刺杀我负伤的同志。仇恨和愤怒使邓富民突然跃起，抱着那四颗手榴弹，向敌人扑去。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连长和那几个敌兵血肉横飞，我们负伤的同志得救了，邓富民同志却光荣牺牲了。

在胜利面前，总是免不了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战士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追击道路上，我军在南昌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对溃退之敌进行了惩罚性的打击，把敌人的后尾部队全部歼灭了。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后，部队踏着烈士们用鲜血开辟的道路，奔向了部队的诞生地——南昌。

南昌，沉浸在万众欢腾的海洋里。南昌三十万人民在向我们招手。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正在通宵达旦地召开紧急会议，准备组织群众迎接我军入城；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们，纷纷走向街头，张贴欢迎我军入城的标语，散发南昌解放的快报；戴红袖套的工人纠察队，警惕地守卫着工厂，防止敌特乘隙破坏；喜形于色的市民们络绎不绝地走上街头，奔走相告我军胜利的消息，传递自己的子弟兵即将入城的喜讯。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太阳刚刚爬上树梢，师长周学义和政委雷起云率领胜利之师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浩浩荡荡的队伍，精神振作，步伐整齐，威武雄壮，通过一个夹道欢迎的人群又一个夹道欢迎的人群。每通过一条大街，人流总是紧紧地包围着前进的英雄战士，纵情的歌唱，掌声，口号声，爆竹声震耳欲聋。许多老大妈蹒跚地走上街头，把一碗碗清香可口的茶水送给连日苦战的战

战士们。孩子们蹦跳着，拍着小手，把自己的糖果塞到战士们的挎包里。姑娘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跳着娉婷婀娜的舞蹈，把束束鲜花献给凯旋归来的英雄部队。

在街道上，在会场里，在宿营地，周学义、雷起云和他们的战友们常常被热情的市民包围起来，问寒问暖，问毛主席好，问朱总司令好，问周恩来同志好，问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好。消息飞快地传向四面八方，比我们进军的速度还要快。南昌解放的第二天，从江西农村各地来慰问的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挑粮的送菜的，提水果的，献活猪的，慰问品上贴着大红纸条，上面写着：送给我们的亲人——红军——解放军。

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们天天盼、夜夜盼的红军回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人民的黑暗时代结束了。过去他们杀也罢，烧也罢，欺骗笼络也罢，始终征服不了人民的信念：“黑夜一定会过去，太阳一定会出来。”现在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亮了整个东方。二十年前毛主席预言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二十年后的今天实现了。

有一天，我们红军师所属的一个团的司令部接待了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大爷。这个老大爷开始仰着头，擦着干枯的眼睛，只是掀动着嘴唇，好久说不出话来。几分钟后，他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只发霉的小布包，在已经破烂的布包深处拿出一枚苏维埃时代的铜质奖章来。听说他是才从吉安赶到南昌来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血腥的恐怖下，可以想象江西人民是如何围绕在党的周围，心向着中国工农红军啊！他们怀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顽强地和敌人斗争着。这位老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会员。他用自己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这枚苏维埃时代的珍贵文物。

“老大爷，你没有白白的期待，红军终于回来了，白色恐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老大爷被痛苦的回忆，重逢的喜悦，将要实现的理想，相互交织的感情激动着。晶莹的泪花在眼里簌簌的滚动。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微笑着说：“我们是熬过来了，见到你们，就象看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我虽然老了，今后还要为新中国出力啊！”

老大爷的激情和决心鼓舞着部队，连日来，解放南昌的英雄战士们都沉浸在这种难忘的重逢的激情中。在这种激情的鼓舞下，部队以高度为人民负责的精神，挑起了警备南昌的重担，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财产，积极整理市容，指挥街道交通，迅速恢复生产、安排群众生活，还收容了国民党遗弃的散兵游勇和军警宪特二千余人，使他们有生活出路。

在警备南昌期间，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的教导，注意向人民群众学习，组织部队参观了工厂，到工人、贫民中访贫问苦，进行生动的现实教育，学习工人阶级和南昌市民的革命精神，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与此同时，为了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我们还重温了毛主席亲手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和“入城守则十四条”。师党委响亮地提出了“关心我军诞生地人民的生活疾苦，不给南昌人民增加负担”，“爱护人民的城市，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口号。师长周学义、师政委雷起云亲自带领机关人员到各团、营、连进行了纪律检查。

在检查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抢渡抚河解放南昌的战斗中，建立了功勋的一一〇团指战员，为了不打扰饱尝战争苦难的南昌人民，不顾自己连日苦战的疲劳，在进入市区的第一夜都是和衣睡在街道上。由于南昌解放前，白崇禧部队大肆浩劫，将市内粮食大部抢走，部队刚进入城市，给养一时供应不上。有一个南昌植物油料厂，厂里堆满了豆子、瓜子、芝麻，但看守这个厂的连队，虽然两顿没有吃上饭，宁愿挨饿，也没有一人捡一粒放到嘴里。工人兄弟们多次把自己做的菜饭送给战士们，都被婉言谢绝

了，因此，南昌人民团体在给部队的慰问信中赞扬说：“白军过境，寸草不留，鸡狗不宁，家家遭殃；红军进城，秋毫无犯，众生平安，人人欢迎。”

这段话不仅反映了南昌人民的爱与恨，而且表述了两种军队的不同本质。周学义师长听到后，立即号召全师干部战士要“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永远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

在漫长而艰苦的革命道路上，有无数的奇迹和巧合，六月六日又是一个巧合，陈赓将军带着第四兵团前线指挥所人员和一面巨幅锦旗，冒雨来到南昌，来到三十七师的驻地。他见到周学义、雷起云等同志高兴地说：“今天是我历史上第四次到这里。第一次，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南昌叛乱、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八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担任肃反工作，是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作战中负伤，返沪医治，不幸被捕，押解南昌，这是第三次；今日为第四次，我是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回首往事，革命的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陈赓将军和周学义、雷起云等同志谈笑风生，神采奕奕，走过风景如画的百花洲，进入紧临东湖的南昌图书馆，此处在一九三一年为科学仪器馆，蒋介石曾在此亲自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尔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方志敏同志和许多烈士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陈赓将军凝视着风貌依旧的图书馆，深有感触地说：“当年我在沪被捕押解南昌后，蒋介石曾在这里对我亲自审讯，迫我投降，我曾以严词厉色拒之，以至使蒋介石无法下台。回忆昔日在此室中，我曾为阶下囚，受人审讯，今日，我则已为此室主人了。”

当时，我们红军师的司令部就驻在百花洲里。陈赓将军到南昌图书馆歇脚后，继续意味深长地说：“回忆我前三次入南昌，真乃是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无立足之地，但这些都反映了

我党我军之艰苦奋斗和革命道路之曲折崎岖。没有前三次，也就不会有今日人民之胜利啊！”听了陈赓将军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们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我党我军革命历史的传统教育。

后来，在三十七师奉命警备南昌期间，在陈赓将军的引导下，许多干部和战士曾经先后参观了南昌起义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朱德同志在南昌办公的花园角二号。贺龙同志和他的部队住过的中华圣公会等。在这些有名的历史纪念地，我们身临其境，边看边听介绍，就仿佛亲眼看到了在南昌起义中的几个领袖人物的独特个性和光辉形象。比如周恩来同志的稳健，果断，血气方刚，富有革命牺牲精神；朱德同志的憨厚，沉着，有勇有谋；贺龙同志的倔强，爽朗，对党的忠诚等。通过参观，使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南昌起义中，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啊！南昌，光荣的城市！英雄的城市！自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您的怀抱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经过二十二年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今天，红军又胜利地回到了您的怀抱！

在解放南昌的战斗中，在红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下，我第三十七师有一百名干部战士献出了生命。他们的遗体掩埋在抚河西岸的绿树丛中，至今坟墓前后依然矗立着高大的青松，烈士的英灵和矗立的青松一样长存于南昌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胜利会师贵溪城

寒 风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十三军先头部队，和坚持敌后斗争十几年的闽浙赣人民游击队，在贵溪城郊胜利会师。团长吴效闵同志，和闽浙赣纵队司令员曾镜冰同志，副司令员陈贵芳同志，副政委左丰美同志，在小南门外浮桥头，亲热地握着手，很久就盼望着的日子，经过了多少艰苦终于到来了！

游击队在福建的大山中，听到了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就连夜北上向浙赣路前进。为了和主力会师，他们翻过了高大的武夷山脉的丛山万壑，一路上和尾追、截击他们的敌人打着前进，战斗了十六次。一个十六岁的小战士王得贵小腿负伤了，但他一直跟着部队不愿意留下，行走了两个多月。有一次走了一天之后，在一座大山上宿营，夜里一个正在放哨的游击队员，忽然听见了隆隆的炮声从北面远远地传来，他高兴得跳起来，提着枪跑回去报告说：

“老大哥来了！老大哥来了！炮响啦！”

这时，所有的游击队员都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立即爬起来跑到外面去听，果然，从远方传来了炮声，他们在一声号令下提起枪就走，再也睡不着了。

五月四日下午一点半钟，我先头部队追击逃跑的敌人，进入贵溪城。他们接到消息后，曾司令员便带着部队从贵溪南山插下

来配合主力兵团，占领了塘湾镇。陈副司令员立即向贵溪要通了电话。这时正是晚上八点钟。他说：

“我们已经占领了塘湾镇，控制了仓库。你们来了，我们马上就去！”

他放下话筒，便去集合队伍。这千真万确的消息，传到了游击队员们的耳朵里，使他们连饭也吃不下了。曾司令员带了一百多人飞速向城里赶来，五十里路的长夜，游击队员们走着高兴轻快的步子，一步一步打发走黑夜，直到曙色出现在天边。

团长吴效闵同志刚从床上爬起来，脸也顾不得洗，便一个人跑出去迎接，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得这样快。原来他是准备天明后，把队伍排开，用隆重的仪式来迎接这支坚持敌后斗争、艰苦卓绝的兄弟部队的。但这时什么也来不及了，只好一个人仓促的跑出去了。

清晨，在小南门外浮桥上，会了面，象亲人久别重逢一样，抢上去握住双手，想将多少话一下说出来，但两人激动得只是紧握着双手，用力地摇着，仔细地端详着对方，连半句话也说不出

来。这时，人们已经拥满了整个河畔和浮桥，各个角落，长长的鞭炮，点燃了引线，细碎清脆的响声，相继爆发出来，火光闪闪，照耀着江头上多少张喜悦的面孔；纸屑飞舞，洒满了多少战士饱和着汗水和灰尘的征衣。

在鞭炮声中，他们肩并肩地走进了城，象节日，象隆重的入城式。

轻舟飞渡天堑

唐西民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半，长江西岸望江县沟口附近的解放军炮兵阵地上，一百二十余门大炮发出震天动地的雷鸣。炮弹疾风骤雨似地向东岸的敌人猛射过去。它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渡江作战正式揭幕了！”

这时，两百几十只大小渡船早已驶出了港口，在共和洲西面的夹江内，沿着大江西岸，一字儿摆开了前进的阵势。坐在最前面渡船上的，是一九四七年强渡黄河、攻克郢城，在大反攻中首建奇功的赵王团。这些英雄们在此次部队誓师南下时，便一致向上级要求说：

“前年强渡黄河，我们曾立下了大反攻中的第一功；这次横渡长江，我们依然要求担任突击任务，在渡江中再立一次大功”。

因此，当他们光荣地担负了“长江”支队的左翼渡江突击团的时候，他们都高兴极了，纷纷订下了自己的渡江立功计划。

突击营长郭笃德坚决而有力地表示：

“突击连一登陆，我马上就跟着上岸指挥，保证把吉头山拿下来，打垮敌人的一切反扑，巩固住渡江的突破口”。

“渡江时，我亲自带突击排。我要坐第一只船，第一个登陆，夺下对岸的滩头阵地”。突击连——第七连副连长战斗英雄马

德庆也兴奋而激昂地说。

为了实现自己的立功计划，胜利完成横渡长江的伟大任务，他们曾进行了激烈的水上战斗演习。他们每天从早到晚一刻不闲的驾着小船在夹江内演习上船，下船，运动队形，指挥位置，火力配备，水上联络，以及敌前登陆等等水上战术。他们的口号是：

“要想打过长江去，必须学会水上作战”。

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尽管大家的热情和决心是这样的大，如果不能很快学会水上作战，也就无法来完成自己的决心和计划——胜利突破长江天险。绝不能把胜利完全寄托在我们的炮火猛烈和敌人的士气低落上。

经过十三天的紧张演习，他们以多种经验和创造，解决了渡江作战中的各项困难，加强了胜利信心。

现在，他们一个个沉着地稳坐在渡船上，握紧了架在船头上的轻重机关枪和六〇炮，胳膊上挂着稻草救生圈，胸前戴着鲜红的渡江光荣花和杏黄的突击英雄证，被崭新的草绿军装衬托的愈加光彩夺目。他们的心里充满了胜利的自信，只是兴奋等待着开船的号令。

站在突击营二十四艘快船上掌舵的，是拥有五十六名船工的强大的回民水手队。许多年来，他们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侮辱和迫害，他们的心里沸腾着对国民党反动派海样深的仇恨，他们发誓要为过去遭受的屈辱而报仇。他们参加渡江水手队的第二天，就在马家店清真寺内集体宣誓：

“……不管风浪多大，炮火多猛，我们一定要把解放军送过长江，求得回民的彻底解放”！

他们一再的积极要求给突击部队撑船，并在训练部队水手，装载部队演习水上战斗中，他们那勇敢、热情和熟练的撑船技术，获得了全体指战员的信任。他们一个个坚定而沉着地站立在船尾上，手里紧紧地掌握着橹杆和舵把，兴奋地观望着大江东岸

敌人的阵地上，被炮弹翻卷起来的浓烟在急剧幻变。

在如此紧张的时刻，突然，从江岸上指挥所的电话里，传来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命令全军向江南挺进的命令。这个令人万分兴奋的消息，象电波一样马上就传进了每个战士的耳鼓，船上顿时象火山爆发似地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热情而激奋的欢呼声里，“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过长江去，争取立头功”的口号声响成了一片。

“同志们！我们保险把你们送过江去。我们也要争取渡江立功呵！我们一定要把大红奖旗插到马家店的清真寺上”。回民船工们也纷纷响亮地向战士们提出保证。

我们的炮击越来越密，轰轰的炮声已完全响成一片。对岸山头 and 沙滩上敌人的地堡，一个紧接着一个，在猛烈的爆炸声里，纷纷垮了下来，冒起一阵阵浓密的烟尘；并且，很快地结成了一幅浓厚的烟幕，把对方的山头完全遮蔽得一点儿也看不见了。只有从江边上不时冲起来三五股两三丈高的水柱，在夕阳的斜照里，闪耀着晶晶的光亮。

五时五十五分，从团指挥船上传来了嘹亮的前进号声，号声未落，回民船工马兆梅、马周材、丁显梅便迅速地扳动了船舵。部队水手张玉庆、冯永德、苏保成等也飞快地划起了木桨。霎时，“海州”第一、第二、第四号等三只快船，载着郭笃德营第七连的突击排，最先离开了江岸，冲向江心，对准东岸的吉头山疾驶而去。接着，载运突击团的其它一百多艘大小渡船，也相继启锚转舵，摆成无数的三角队形，顺着突击船的航路追随上前。

太阳快要下山了，落日的余辉斜映在江面上，江水映成了一片金黄的颜色。两百几十只大小渡船，摆成了两排两里多长的行列，翻卷着银白色的浪花，象箭一样地向东岸前进。《向江南挺进》的雄壮歌声，刚从一只小船上飘扬起来，马上就传遍了整个渡船；这千万人的歌声立即混和在一起，汇成了一片雄伟的怒

吼。渡船一只紧追着一只，鼓帆破浪奋勇直前。战士们不停的鼓励着回民船工说：

“老乡，加油呀！赶快追上去”！

“同志们！请大家放心，保管掉不了队”。回答他们的，是铁一般有力的语句。

蜷伏在山头上地堡和盖沟里面的敌人——蒋军九十六军一四一师四二三团第三营，在我军猛烈的炮火压制下，根本连头都抬不起来了，打既无法打，跑又跑不掉，只好爬在工事里，让我们的渡船顺畅地向江南开进。据以后蒋军四二三团被俘排长杨青云告诉记者说：

“那天渡江时，你们的炮火实在太厉害了，我们的多数地堡都被你们摧毁了，剩下来少数还没有摧毁的地堡，也被你们打得根本没法还手。机枪够不着，打炮吧，炮又少，全师总共才有十几门炮。不打还好，一打暴露了阵地，被你们瞅准目标，还不是马上就会连人带炮一起都给毁掉啦！所以，我们只好闭着眼睛钻在盖沟和地堡里，让你们的船大摇大摆地划了过来”。

直到我们的渡船进到离东岸只有四、五百米远的时候，这伙被我军猛烈的炮火打得吓破了胆的敌人，才勉强把枪举在头上，慌张的向着江面高高的上空，盲目地乱打起来。应着敌人的枪声，数百挺轻重机枪和百十门六〇炮随即从每一只渡船上，象一阵狂风似地向着吉头山猛烈地横扫过去。水手们也更加使劲的猛摇着木桨，把船飞也似的划向江边。

在复生洲敌人的火力侧射下面，“海州”第十一号船上的两个部队水手相继负伤了。掌舵的五十八岁的老回民工马兆基，马上用坚定而沉着的口气，向全船战士提出响亮的保证说：

“同志们！不要慌，船已经快靠岸了，就是我们两个人，也保险把你们送到岸上”。

他和十七岁的、回民水手队中最年轻的少年水手马兆秋，更

加紧地转动着船舵，猛划着水桨，在全船战士们的通力合作下，始终未落后一步，一直稳稳当当地把这只渡船安排在它应有的战斗位置上，顺利地驶到东岸。

另一只船上的回民舵手斯洪力，也被蒋军的机枪把他的右手打伤了，但他坚持着不肯离开船舵一步。他一面用左手吃力地继续转动着船舵，一面趁空腾出右手，让战士们给他包扎起来。他带着这只负伤的右手，一连在大江上来回划行了三趟。

“同志们！来，咱们最后再来唱一遍，让咱们把《打过长江去》的歌声唱上东岸去”。

当突击连的船划到离东岸只剩五六十米的时候，战士张彦德站在船板上，一只手紧握着步枪，大声向同船的战士们号召说，一只手便紧张地挥动起来。

这支歌在战斗的轰响中，震撼人心地响彻上空。

“向着胜利走，
向着江南走，……”

当大家把对人民的全部热爱和胜利渡江的信心都放进歌词里去的时候，那歌声充满了多么大的力量呀！

在激昂而雄伟的歌声里，船只敏捷而平稳地驶近了江边。

六点一刻，第一颗黄色信号弹从对岸的浓烟里升了起来，七连二、六两班在班长贾连友、马贵贞的率领下，首先冲上了东岸。紧接着，一连串黄色信号弹相继飞上天空，七连三班，九连四班等也纷纷接踵登陆了。

这时，沙滩上沿江工事里面的敌人，早已被我军猛烈的炮火完全压制得连一个人影子也看不见了。勇士们一刻不停地奋勇向山头猛冲上去。

七连副排长战斗英雄周佐，带领着第三班冲上山坡，一排手榴弹猛掷过去，就打垮了敌人一个多排的反扑，迅速爬上山头，占领了吉头山的正面。

九连连长老战斗英雄邢克巨带领着第四班，一口气夺下来四个地堡，控制了山头的左侧。

蒋介石苦心修筑了三个多月，自诩为“天堑”的长江防线，就这样迅速地完全崩溃了。

勇士们随即顺着通往军城的山路，向狼狈溃逃的残敌猛追过去。七连副连长马德庆一伸手从盖沟里抓出来蒋军的迫击炮弹药手刘凤林，命令他马上把炮口掉转，对准溃逃的残敌发射。不到半分钟，这一门在我军渡江时一弹未发的蒋军迫击炮，便连续吐射出炮弹，在蒋军自己的败兵群里开了花。

五分钟后，山头上燃起了一堆堆的野火，两颗红色信号弹升了起来，突击营已整个在东岸登陆，吉头山已完全被我军占领了。

天色已完全黑暗下来，密云布满了天空，山头上升起来一阵一阵的浓雾，在茫茫的夜雾里，什么都看不清了。信号弹一个紧接着一个，连续不断的升了起来，有时，好几个信号弹从前面宽阔的上空同时闪出了光亮。这些信号弹就好象是被一阵旋风追赶着似的，笔直地向前狂卷过去，叫人有些不大相信我们的部队进展得竟这么神速。然而，马上就有更多的信号弹和一堆堆的野火，从前面更远的地方升了起来。同时，这里战士们的耳朵里清晰的听到了郭营长宏亮的命令声，和从前面不远的山坡上的迫击炮临时阵地上，传过来迫击炮连长兴奋而又多少带有惋惜的语调。

“炮兵连长，快别打炮了。敌人已经跑远了，再打就打着自己的人了”。“嘿！部队追的真猛，每门炮还没有打了五发炮弹，就完全不管用了”。

这时在一片迷茫的江面上，无数只黑压压的船影，正穿过弥漫的夜雾，鼓帆破浪疾驶而来，那是我们第一批后续部队。

炮声停歇了，零星的枪声在远方隐约地响着，乘胜追击的解放军，正分成无数路纵队，冒着淋淋的细雨，在黑暗中，向东南疾进。

横 渡 长 江

尹先炳

一九四九年二月间，我第二野战军五兵团继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又接受了准备迎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大进军的伟大战略任务。不久，奉命开往长江北岸的安庆附近，参加举世闻名的渡江作战。

当时，我在五兵团十六军任军长。部队由沈邱出发，经潢川南下。在安徽六安接到二野司令部电令：五兵团各部务必于四月初到达安庆以西，准备渡江作战。

命令下传，人心振奋。部队到处响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我们作为指挥员的心情，也和部队一样兴奋、紧张和激动。

各部队按照指定的行军序列和路线，顶风冒雨，日夜兼程，先后渡淮河、淝河，涉沙河、九井河，翻越岐山岭，向安庆进发。沿途人民群众为我们修桥、补路，送粮、送柴、送斗笠，组织迎送，情绪十分热烈。

在部队接近岸边的时候，遇到一片三里宽的湖滩。到处是齐腰深的水和稀泥烂草。各部队没有犹豫，不顾疲劳，涉水越过湖滩。我和部队一道，徒步从湖水中通过。于四月初，到达安庆以西、望江以东的长江沿岸。

部队一到长江边，那个高兴劲简直没法形容。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战士们就好象看到了蒋家王朝的必然灭亡。从上到下，

磨拳擦掌，巴不得上级早下命令，跨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军部驻在离安庆只有十八公里路一个叫大星店的地方。站在江边，能看清楚停靠在安庆的军舰、船只。后来我们又移驻胡家村。

四月五日，军党委发出《准备渡江作战动员令》，号召“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们，勇敢地率领全体战斗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投入渡江作战的紧急任务中”。要求“所有党支部、士兵委员会和各级干部，有计划地组织起来，进行渡江准备工作，迅速组织会水的、会撑船的人员练习划船。”

“有啥本领都应当勇敢地献出来，完成一切渡江作战准备。”

同时，我们组织部队察看地形、了解敌情以及征用渡船等。不久，我们先后在各湖地水乡征用到三百多条船。这些船只，要移到长江岸边隐蔽起来，又不能把它放进江里。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们专门组织一三七团、一四〇团开挖出二十个三十米见方的既防空又防炮、隐蔽便利的船坞，在湖和江之间挖出两条二千五百公尺长的沟渠，再抽水进去，作为船路。然后就用人力把湖里大小舟船拉到江北岸头道堤与二道堤之间的船坞里。由于湖水、沟渠和船坞之间的水位高差很大，每隔一段就有一道两米高的堵水坝。几百条木船，要靠战士们在泥水中抬着翻越九道挡水坝。两个团的同志们，不畏困难，不怕艰苦，顶风冒雨，昼夜施工，在泥里水里每天作业十五六个小时，终于按期完成了开挖船路、船坞、抽水、修船、拉船、翻坝等任务。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我们还抽出部分船只，组织部队在有经验的渔民水手指导下，在湖泊里演练上船、划船、登陆等动作。各部队都是以高度的突击精神和战斗姿态作好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当时的所有准备工作中，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作战决心的定下、兵力部署的配备和战斗计划的拟定。部队怎么使

用？突破口怎么选择？派哪个部队搞突击等等，都是要反复考虑的。尤其是选突击队，是拿出一个整师好还是拿两个建制团好，这些都是当时感到最伤脑筋的问题。如果叫四十六师去，四十七师会有意见；如果叫四十七师去，四十六师会不满意；派两个建制团吧，叫谁去呢？又由谁来统一指挥呢？考虑来考虑去，一时下不了决心。在这前后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困了就坐在椅子上打个盹。同志们劝我去休息，根本就睡不着，整日整夜地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反反复复地思考着。

有一天，部队突然发现一个江心洲上有人活动。赶忙去找群众了解，回答说：“不是我们的人。”那会是什么人呢？如果是敌人，对我渡江部队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立即把侦察班长陈友同志找来，他是我们军里有名的侦察英雄，安排他带一个班迅速去把江心洲上的情况搞清楚。

陈友带着全班，趁天不亮泅水到江心洲上去隐蔽起来。经过观察，发现果然是敌人，而且用一只船有规律地来往于敌岸和江心洲之间。他带全班巧妙地潜伏起来，待敌船一接近，突然出现，俘虏了船上敌军官兵八人，胜利返回。我们看到他们抓回七、八个俘虏，其中还有一个作战参谋，非常高兴。叫他们连夜向俘虏交代政策，把对岸敌人火器配备、兵力部署搞清楚。俘虏很快提供了不少重要情况，我们几个领导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最后定下了决心：突击队由四十六师的一三六团和四十七师的一三九团联合组成。

当时，在我的思想上是这样考虑的：我对岸之敌，是国民党刘汝明部，是我二野的老对手，在南岸又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必须认真对付。此次渡江作战，突击队的成败至关重要，搞不好就会影响全局。这两个团，一个师一个，谁也不会有意见。另外，历史上几次恶仗，这两个团都是肩并肩作战，都打得很好。这次突击渡江，使用这两个团比较合适。

那么，这两个团由谁来统一指挥呢？我考虑派李觉同志。因为他当过四十六师一三六团的团长，现又是四十七师的师长，两个团他都熟悉，由他担任指挥比较合适。

在军党委会上，我提出了上述意见，经党委会研究确定：为了保证渡江作战的胜利，使用一三六团、一三九团作突击队，统一由四十七师师长李觉同志指挥。

突击队的问题确定下来了，但在突破口的选择问题上又出现了不同意见。在四月二十日晚上，有位同志提出了要改变突破口的意见。王辉球政委和我商量，决定开个会进行讨论。会上，军副政委戴润生同志分析了敌我态势，讲明原来选定突破口的根据和道理，强调说：“部队马上就要行动，没有充分理由最好不要轻易改变已经确定的计划。”政治部主任吴实同志等，也不同意再改变突击方案。王辉球政委最后说：“军决心集中主要兵力、兵器于吉阳镇至阜康圩南端实行主要突击，在黄石矶、清节洲实行辅助突击，这个方案是军里几个领导研究定下来的，我看不要再改变了。”这样，整个作战方案才最后确定了下来。

四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点整，按照军党委原定作战计划，向炮兵群下达了对敌碉堡实施炮击的命令。参谋长杨俊生同志亲自组织炮兵射击。

五点整，在野司统一号令下，向敌发起进攻。一声令下，江面上两个突击团的大小船只一齐摇动，排山倒海，风起云涌，几百条载着钢铁战士的战船，迎着硝烟，破浪竞渡。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三六团的七连和一三九团的十一连。在这同时，全军一百二十门大炮由点射转入效力射，猛烈向敌人阵地轰击，敌岸烟雾弥漫，火光熊熊。炮声、桨声、喊杀声响成一片。五点三十分，我第一批突击队仅半小时即靠岸登陆。战士们冒着敌人的阻击，跃入水中，扑向敌岸，很快就击退了沿岸守敌，占领了敌滩头阵地。敌人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就这样被我解放军战士

突破了。当我突击队占领南岸高地，打出胜利的信号弹时，天还没有黑下来。

在渡江突击队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一三六团七连七班长高如意同志，在行至江心时左臂被敌阻击火力打伤，鲜血顺着胳膊直流。他带伤突击，首先跳水登陆，勇猛向敌阵地冲锋。当他冲到敌阵地时，一个敌兵正在架设机枪，他飞速扑上去，一把从敌兵手里夺过机枪，顺手挂在自己左肩上，右手握着冲锋枪向敌人另一个阵地冲去，一举打垮守敌，活捉八名俘虏。战斗结束后他被评为渡江英雄。

突击队登陆后，大小船只又返回接运后续部队，我乘第一批船到达南岸时，发现有很多战士卧倒在岸边掩护后续部队登陆，我随即命令他们：“赶快冲上去追击敌人！”战士们一跃而起，在暮色中向敌纵深冲去。

八点五十分，我一三八团、一四一团全部渡过长江，敌一四一师防御阵地即形解体。四月二十二日拂晓，全军顺利到达南岸。三百多条船，四万余人，除敌火力阻击伤亡不到四十人外，没翻一条船，圆满完成渡江任务。

大部队一过江，追歼南逃之敌的战斗立即展开。南逃之敌，溃不成军。我各部队指战员，穷追猛打，越战越勇，冒着风雨，日夜奔袭。我由于在这之前连续七天七夜没得到休息，过江不久就一下子昏倒过去了。部队用担架抬着我前进，整整抬了一天，到了东流，才苏醒过来。我听了机关同志的情况报告，即命令部队向东至县城插去。

四月的江南，阴雨连绵。部队冒雨追击，十分辛苦。此时，我军已先后经官港涉西河，进入江西景德镇，又拐向东，经赋春抵婺源。在婺源县城里，侦察营的同志们搞了个办公室，我们军里几个同志就地研究了上级指示、通报，调整了部署，向上级报告了情况。在那里我们粗略计算了一下，渡江以后，部队差不多

一气追了上千里路，人未歇脚，马未下鞍，不少战士腿和脚又粗又肿，但没一个人叫苦叫累，每个同志心里所想的就是“追上敌人，不叫敌人喘息，追上就是胜利！”

过婺源后，我的马走坏了，就跟着部队徒步行进。雨越下越大，我穿着雨衣雨裤，还披了件斗篷，都无济于事，全身上下被淋得湿透。我们的战士，连雨衣也没有，有的只是戴一顶草笠，加之不少同志鞋子早已磨破，只好赤脚急行军，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五月五日，全军进至浙江常山附近地区，直逼浙赣线。我和王辉球政委商量，由我和吴实同志率主力攻打衢州，由他负责布署攻打江山，断敌退路。我们攻打衢州的部队于五月六日拂晓发起攻击，经四小时战斗，全歼守敌两千余人，缴获汽车百余辆。同日，王政委指派四十六师政委范阳春同志亲自率领一三八团奔袭六十里攻克江山县城，歼敌五千六百余人，缴获汽车三百余辆，火炮五十七门及大批军用物资。

就这样，一路追，一路打，一路夺取胜利。在控制浙赣线后，先头部队继续南进，一直追到福建中部的南平，所向披靡，一往无前。

五月十五天左右，渡江战役基本结束。至此，我部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收复县城十一座，缴获汽车、大炮、枪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随后，我部奉命进驻玉山县城，庆功祝捷，休整训练，准备迎接新的进军。

浙赣线歼敌记

王巨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和平谈判协定，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横渡长江，国民党江防守敌全线崩溃，纷纷向南逃窜。我十七军四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二十四日渡过长江后，奉命沿景德镇、德兴、玉山、江山挺进，以与从浮梁、婺源进击衢州的十六军协同作战，切断浙赣线，截歼逃敌。我四十九师作为军的左翼，沿新管、南溪进击玉山。我当时在师部当侦察科长，师首长派我带师侦察连作为师前卫连负责侦察敌情，选择进军路线。

江南四月，淫雨霏霏。为了不让敌人从浙赣线上逃跑，我们迈开双腿，大踏步前进在赣东北的山林水网地区。战士们身上，雨水和汗水掺和在一起，全身透湿，但谁也不顾这些，每天一百多里直往南进。在景德镇，我们接受了国民党专署及一个保安团共九百余人的投降后，于五月四日逼近浙赣线，来到离玉山城还有三十多里的杨柳树底村。一路上，我们势如破竹，毫无阻滞，每到一地，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我带着侦察连来到杨柳树底村的小街上，正想找老乡了解情况，战士们却抓到一个从玉山城跑出来的国民党军官。经审问，他交代玉山城里有敌五十五军及所属的一八一师、九十六师一部及工兵十团，还有交警总队共约万余人，都是刚逃到玉

山，正在继续准备南逃。他因为看到解放大军步步紧逼，预感国民党日子不长，不愿再跟着送命，便携带家眷开小差逃跑出来。我们又详细审问了敌军的驻地和玉山的地形，绘了个简要图，派人立即送回师部，建议迅速围歼玉山逃敌。

师首长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刻作了布置。决定将我师一四五团、一四六团分南北两路施行包围，待一四六团攻占城西十里山后，由一四七团接替，然后再向东南展开，命令我带侦察连绕过城北到城东面，保证南北两路部队的结合部。拂晓，我一四六团进至城西十里山，与守在铁路桥上的敌人接触。这时，我们正要往东迂回，听到城西响起了枪声，往城里一看，玉山最热闹的两条主要街道就在前面。原了解敌人都集中住在这里，此时却不见有任何策应城西战斗的动静。我和侦察连的干部判断，敌人可能大部已逃走，我们应直插城内，不管还有多少，我们都把敌人吸住，师里听到枪响，便会赶来歼灭。大家都很同意，便首先进到城外的七里街，没有遇到敌人，又进到三里街，发现了敌情。战士们立即分散，沿着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向敌开火。敌人遭到突然袭击，顿时乱成一团，企图乘车逃跑。迎头开来的是一辆小吉普，接着又是一辆中吉普，后面又跟着黑压压一长队大卡车，上面满载着各种物资和押车的敌军。战士们看到车子开过来，从街道两侧飞身跃入街心，挡住敌人逃路，截获了全部车辆。战士们数了数，除两部吉普车而外，大卡车共有二十八辆。我们留下少数人员收缴武器，看押俘虏，又继续往里搜索。这时，侦察连指导员王士英派人来报告，说他在三里街北面的汽车站与敌相持，要我火速增援。我带着部队赶到，敌人龟缩在汽车站的屋子里，已不再抵抗。战士们乘机喊话：

“玉山被包围了，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放下武器，保证安全！”

“解放军优待俘虏！”

敌人很快答话：“你们不要打枪，我们派人出来谈判。”

我们答应了，停止了射击。屋子里走出了两个人，来到我面前，说他们是工兵十团的一个营，并一再表明他们早就不愿打了，只要能保证安全，他们就放下武器。我命令他把武器集中放在院场上，部队带出来。他返回去，把部队带了出来，约有三百多人。

我们审问俘虏，才知敌五十五军及其所属午夜就逃出城外，他们工兵营正准备逃走，就被我们截住了。

五月五日上午十时，玉山县城全部解放。连同在城西铁路桥上我一四六团歼灭的敌人，整个玉山战斗，只歼敌七百名。可惜我们来晚了一步，敌人大部逃跑了，战士们心里都有些懊丧。这时，汪家道师长和杨昆参谋长带师直属队来了。我向他们报告了城里的情况，汪师长鼓励我们：“敌人跑不了。”又告诉我说：我师一四五团已沿浙赣线向东追击，要我们稍事休息，由杨昆参谋长带领我们追赶一四五团，共同截歼逃敌，大部队随后跟进。

五月六日清晨，杨参谋长带着我和侦察连沿铁路向东出发了。只见沿途尽是国民党军队丢弃的物资装备和打翻的军车。我们加快了行军速度，一口气走了五六十里，来到新塘边车站，看见到处是俘虏。原来，我一四五团今晨在此追上敌五十五军二十九师，已歼敌近千名，团长齐刚同志只带着两个连队乘胜向东追去。杨参谋长问战士们休不休息，战士们齐声回答：“追上敌人，就是胜利！”“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部队又一鼓作气，于下午二时，赶到了贺村车站，齐刚团长正站在车站西面高地上，指挥两个连队迎击妄图夺路逃跑的敌人，战斗进行得很激烈。

原来我军过江后，从南京、江西逃来的敌人，现在都被我压缩在贺村车站及江山之间的狭窄地带，计有第八兵团司令部、五十五军、九十六军、八十五军、第九编练司令部及联勤总部等。敌人为了能死里逃生，拚命突围。敌第九编练司令部警卫团、第八兵团警卫营先后向我两个连控制的高地猛扑数次，都被打退

了，但敌众我寡，形势非常紧张。杨参谋长命令他们坚决顶住，随即叫跟随他的作战股长陈瑞祥乘一辆刚缴获来的车返回原路，通知后续部队迅速赶上。他又指着地图，命令我带侦察连向东南插到清湖镇，切断敌人南逃福建的退路，保证主力部队歼灭贺村车站敌人。

战士们一听到把敌人的大部队抓住了，一个个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心里也非常激动，从过江以后，我们日夜兼程、寻敌作战，国民党真是节节败退，连面都不敢照一下，今天总算把他们抓住了，我们的路没有白跑啊！我忘记了连续行军的疲劳，向杨参谋长保证：“决不让一个敌兵从清湖镇逃走。”说罢，带着部队直向清湖镇奔去。

清湖镇位于贺村车站东南约三十里处，在浙江江山县正南，扼闽浙公路要冲，堵住清湖镇，就把敌人南逃福建的脖子卡住了。但这一带是水网地区，河汉纵横，很不好走。战士们只得手拉着手，涉过一道道齐腰深的河道，走上岸来，穿着水淋淋的衣服又向前迈进。战士们心里都很明白：现在是和敌人抢时间，时间就是胜利。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赶到了清湖镇。迎面碰上了一条大河，对面就是通往福建的公路。我们正要寻找船只过河，只听从贺村车站方向传来了一阵阵炮声，估计是师的主力已赶到，对敌展开了围歼。果然，不一会，无数敌人从公路北面涌了来。敌人溃不成军，毫无队形，一个个争先恐后往前跑，一看便知是被我击溃的逃敌。我们来不及过河，全连指战员卧倒在河堤上一齐开火。侦察连的武器向来配备得比较好，全是自动武器。战士们憋足了劲，轻机枪、冲锋枪象一条条火龙，劈头盖脑射向敌人。跑在前面的遭到迎头痛击，留下一二十具尸体，其余的四处逃散，后面的听到枪响，扭头向原路缩了回去。

我们事后得知，我师大部队正是在五月六日下午十八时赶到

贺村车站，发起总攻击的。全师的战斗布置是：原在贺村车站还击敌人的我一四五团向东正面进攻，占领车站后继续向前发展；一四六团沿铁路左侧向东面迂回，从北面包抄敌人；一四七团沿我们侦察连前进路线，到清湖镇一带，和侦察连一起堵截逃敌，然后再分路向路口及江山方向压缩。与此同时，我十六军一三八团从东面攻打江山。这样，敌人就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总攻发起后，敌人腹背挨打，纷纷俯首就擒。一部分漏网之敌，乘隙逃来清湖镇，企图逃往福建，不料又遭拦截，真是神兵天降，我们已在此等候了。

看到一批批敌人被打下去，战士们心里说不出的痛快。我也暗暗佩服杨昆参谋长在贺村车站分析判断的正确，能预见到敌人南逃，果断地派我们来到这里堵截敌人。

天将傍晚时，战士们终于从一道河汊里找到一只小船。上面坐着一个老大爷和他的两个女儿。老大爷是听到枪响后，害怕国民党兵的残害，才驾着船把两个女儿藏了起来。经过我们宣传，知道了我们是解放军，是专打国民党的，便很乐意帮助我们。他把两个女儿送回岸边的村子里后，就回来驾船帮我们渡河。我们把一排渡过河去，占领公路上的一条小街，侦察连连部仍留在河西应付从这方面来的敌人。一排长带部队过河时，我给他交代：夜间不要轻易打枪，以免惊跑敌人，要等敌人来到跟前抓活的。果不其然，他们潜伏在街道两边的建筑物里，不声不响，凡是逃来的敌人，一批一批的都束手就擒了。我们在河岸上放了一个班，专门接俘虏，老大爷就帮助驾船，整整忙了一夜。有一次送来十几个俘虏，其中有个军官，还怪神气。审问他，供认是九十六军军法处长，并说他原和军长李延年带着一个警卫排在一起，后被我军打散，他逃来这里就当了俘虏。

第二天天明时，我们住的院子里，已集中了二百多名俘虏，有敌五十五军的，有九十六军的，还有联勤总部、交警总队的。

我们又组织部队出去打扫战场。我过河来到公路上，昨天被打死的敌人横七竖八躺着，军用物资、衣物皮箱扔得到处都是，还有一部电台，我们都来不及收拣。我来到小街上，一排的战士还在潜伏隐蔽，等着来敌。我叫他们留下一个班，其余的跟我去打扫战场。

我们一出街口，刚拐了一个弯，就发现有五六十名敌人靠在院墙下睡觉，大多数是军官，还有家属小孩，只有两个当兵的背着卡宾枪在站岗。我们很轻易地就把他们缴了械。这些敌军官缴出来的都是清一色美造拉八手枪，崭新新的都还没有用过，有的还涂着黄油，被油纸包着。一问才知是联勤总部的，昨晚逃来这里，又累又饿，便在街口院墙角睡下了。手枪都是在江山才发的，未及放过一枪，原封不动交了出来。战士们一边收枪，一边诙谐地说：“蒋介石运输大队长干得真不赖，从美国运来这么好的武器，收条都不要就交给我们了。”在这些俘虏中，还有三个大官，配带着少将军衔。他们供认是联勤总部的支部部长。难怪睡觉时，还有勤务兵站岗哩，此时也都成了我们手中的俘虏。

我们正准备把这批俘虏渡过河去，一个国民党兵大老远就喊着“老总老总”的跑了来。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他答：“我是个当兵的，我专门跑来向你们报告，我们部队正在山后煮饭吃。”

“有多少人？”

“原是一个营，打散了，还剩一两百。”

“你说假话！”我威胁他。

他慌了，连忙说：“说假话你枪毙我。不相信我带你们去。”他又一再声明：“我被俘虏三次了，八路的政策我懂，优待俘虏。”

我们跟着他绕了几个小山头，来到一片树林里。这里有两三户人家，国民党兵正在老百姓家里煮饭吃，有的在树林里躺着睡觉。我们大喊一声：“不准动，放下武器！”他们也不反抗，也

不逃跑，就象经过训练似的，一个个双手举起了枪。我们叫出敌营长，命他集合队伍。给我们带路的那个兵说还有一挺重机枪。我们追问敌营长，他说丢在水塘里了，随即便派人下到塘里捞了起来。我们又带着这批俘虏渡河回到了连部。其他打扫战场的同志们也陆陆续续带回来不少俘虏，把个小院子挤得满满的，共有五六百人。更可笑的是，有的俘虏是自己跑来的。见了我们就说：

“老总，给点饭吃吧，我们来缴枪。”我们问他为什么自己跑来了？他们说：老百姓恨死他们，抓住就杀，到八路这里，不但安全，还有饭吃。听到这些，我们又好气又好笑，这正是一切反动派的必然下场。

俘虏一大堆，这一下倒成了我们的包袱。我和侦察连的干部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一个班去筹粮，再把缴获的银元买儿头猪，用一个班煮饭，一个班杀猪。俘虏中的伙夫还自报奋勇参加煮饭。开饭时，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象是都饿急了。有的一边吃饭一边说：“多少天来被撵得屁滚尿流，东奔西逃，今天才吃上一顿饱饭，早知这样，还不如当俘虏好。”听到这话，我们都笑了起来，一些俘虏兵也笑着说：“这话说得对，就是这种情况。”

五月八日，我们才接到归队的命令。我们遣散了一些年老体弱的士兵，释放了家属小孩，给他们开了路条，发了路费，才带着剩余的俘虏向贺村车站走来。这次战斗，我们四十九师共歼敌七千名，十六军一三八团在江山歼敌五千名。逃来贺村、江山的敌人全部被歼，打了一个大胜仗。一路上，我看到国民党联勤总部的那三个“将军”和那些俘虏的丑态时，心想，过江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原以为还有江南半壁河山，依仗长江天险，可以和我人民解放军抗衡对峙，便拒绝在和平谈判协定上签字。那晓得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垮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真是呼喇喇如大厦倾。顺乎潮流者生，逆乎潮流者亡，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如今不又被历史所证实了吗！

江山进攻战斗

韩国锦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我率领步兵一三八团，以猛虎捕羊之势，由常山出发，奔袭六十里，进攻浙赣线重镇江山县城。经三个半小时激烈战斗，一举歼敌一四一师及所属四二二团、四二三团，敌交警总队和联勤总部，共五千六百余人，生俘敌师长刘清鄂，缴获汽车三百五十辆，军用火车三列，火炮五十七门，各种枪六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装备。战后获师集体嘉奖。

当时，我就在这个五兵团十六军四十六师的一三八团任团长。在突破敌长江防线后追歼南逃之敌的战斗中，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团经东流、东至、赋春、婺源、开化，长驱一千余里，于五月五日进驻常山，直逼浙赣线。在追击途中，指战员在“不使敌人得到喘息！”“追上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下，冒着大雨，踏着泥泞，日夜兼程，以每天一百五十里的高速度，翻山越岭，奋勇追击。由于行动急速，部队得不到足够的饮食和睡眠，有时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的同志边行军边打瞌睡，不小心摔倒在地上，苏醒后又立即爬起来跟上部队。许多同志鞋破了，就赤着脚走路，有的用破布条包着脚赶路。在我追击下，溃乱的敌人纷纷向浙赣线逃窜。

在常山，接到师部命令：我十六军主力将会战浙赣线重镇衢州，歼灭由宁、沪、杭退至衢州之敌主力一部。为配合这次会战，切断敌人沿浙赣线西逃之退路，令我率一三八团直插江山县

城，全歼守敌，控制该地。并令我立即开始行动，赶在敌人前面。

江山县城，位于衢州和玉山之间，城的东南面是鹿溪河，西北面是山地，浙赣铁路顺着山势和河的走向由东北向西南斜穿而过。城北有火车站，东边河上有一渡口，南、北、东均有公路通往外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接到命令后，师政委范阳春同志来到我们团，和我们一起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当即决定由我带着三营，攻占城西北面山岭一线，夺取制高点。范阳春同志和我团政委马希圣同志带领团主力随三营跟进，待三营打响后迅速展开，插入县城，歼灭守敌。

五月六日九时许，我率三营出发，该营几个干部，如刘风鸣、张化民等同志，磨拳擦掌，斗志很高，我心里也很高兴。我们一路强行军，向江山急进，当行至距江山县城只有二十里的时候，接上级通报和侦察分队报告，说江山城的守敌是一四一师师部、四二二团、四二三团、交通警总队、联勤总部等共万余人，均为由沪、杭逃来之敌。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意外，原估计城内有敌人一部分，但没料到竟有这么多。我和几个营的干部一研究，决定要敢于战斗，敢于胜利，我们虽只有一个团，但斗志旺盛；敌人虽超过我三、四倍，但都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只要我们打得勇猛，胜利是有充分把握的。接着，侦察分队报告了敌人的配置：西山一个营，南山一个营和一个团部，火车站一个营，东北侧为交通警队一个营，其余部队散驻县城各处。该敌均属仓猝驻守，随时有继续逃跑的可能。

我下令三营跑步前进，首先抢占要点，约在十三时许，我八连首先在城西北一座无名高地北侧小桥附近打响，激战二十分钟，全歼守敌一个排。同时，营观察所发现，山下之敌十分混乱，公路上一字摆着百十辆汽车，有人不断向停车地域流动，似欲乘车逃跑。我当即命令三营，快速插向城南，封锁公路和渡

口。七、八两个连队随即疾速沿西山坡外沿，向城南猛扑过去，八连一举占领老虎山制高点，封锁公路；七连占领城东南角无名高地，封锁鹿溪河渡口，完全切断了敌南逃之退路，对龟缩县城之敌，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这时，团一、二两个营已占领城西北无名高地，我当机立断：一营攻击城北，先夺取火车站，再占领北关。二营从城西正面突击，突入后先攻占县政府，再捣毁敌师指挥部。

一声令下，各营奋勇出击。十三时四十分，城北一营逼近火车站，站内三列满载着军用物资、兵员、国民党军官家眷的火车正欲开动。三营干部巧妙组织部队前后攻击，车站守敌和车上敌人乱作一团，争相逃命。我战士毙伤敌百余人，俘敌四百余人，一举夺取车站。正当我三营继续扩大战果，攻击北关时，遭敌交通警察队阻击。我三营即以两个连正面攻击，以一个连绕至北关南侧，插到敌人背后，断敌退路。敌腹背受到夹击，慌忙夺路逃跑，被我分割围歼，经二十分钟激战毙伤大部，俘交通警察官百余名，少数逃入城内。

我二营从城西正面向城内突入，一举突破旧城墙，歼敌一部，守敌溃不成军，四散逃命。我二营乘胜猛扑，直逼县政府，经激烈战斗，歼灭守敌一个营，活捉敌县长。紧接着，直捣敌一四一师指挥部，敌师机关一片混乱，守敌又被我一举全歼，敌师长刘清鄂被我战士当场活捉。

敌师机关被我捣毁后，众敌如丧家之犬，成群涌向城南，妄图夺路逃跑。我早已等待在城南老虎山和无名高地的三营指战员，奋勇堵歼，我一、二营指战员也从城东、城北追击过来，三个营协同作战，毙伤一部，大部被歼。正在这时，敌一部乘我围歼城内守敌之机，乘汽车逃跑，我七、八连乘车追歼大部，一小部往福建方向逃窜。

十六时三十分，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我一三八团指战员，勇猛顽强，连续作战，敢于以少胜多，不怕流血牺牲，以伤亡不到五十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敌人五千六百余人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为了便于处理大批的俘虏，及时清点上交大量的战利品，经上级批准，成立了江山军管会。由师政委范阳春同志任主任，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为副主任，妥善、及时处理了俘虏的吃饭、遣返及物资清点、上交等事宜，还及时协助地方建立一批基层政权机构等。

在我一三八团攻占江山的同时，我十六军兄弟团队在衢州也取得全歼该城守敌的胜利。友邻十七军部队也在玉山地区打响，全歼该地区守敌。浙赣线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下，沿线溃逃之敌在我强大攻势下，纷纷缴枪投降。

我军渡江南进出击浙赣线的胜利，为向西南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加速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安江上追击战

鲁之沫

太平口一仗，全歼敌人四十四团，打开了解放浙江的门户。敌人慌忙向金华、武义、永康一带山区撤退。这时，我接到了师的命令：迅速带领一支部队，准备从正口顺新安江而下，进至威坪地区切断敌人的退路，与另一支部队会合，歼灭敌暂三师的五、六两个团。

五月的新安江，正是发洪时期。浊黄的江水拍打着岩岸，咆哮着，翻滚着，犹如万马奔腾。中午，我们赶到正口时，正好江面上有九只大船从上游顺流下来。战士们高兴地对我说：“政委，你看！咱们坐上船保险能赶到敌人头里。”我们都兴奋得向江上招手，可是奇怪，九只大船好象没看见我们似的，把舵一摆，滴溜溜的靠向南岸去了。

时间就是胜利，唯一的办法也是坐船，可这九只大船又偏偏靠到南岸了，多急人！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船动员过来。于是站在岸上向对面大喊道：“喂！老乡！——船靠过来！——我们是解放军哪——”

喊了半天，那边没一个人回应；又停了一会，才见有一个老头朝我们望了望，又慢吞吞的躲进船舱去了。

“浮水过去吧！”有人这样提议。

我还没有回答，五连战士冉忠华和彭成美已经脱光了衣服，赤条条的站在我面前激动地说：“政委，让我们过去看看吧。”

我看着这一高一矮的两个棒小伙子，轻声地说：“小心些！”

“扑通，扑通！”随着溅起的水花，两个小伙子象鲤鱼似地钻入了水底，好半天才从江面上露出头来向我大声喊道：“政委，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一阵微风吹来，江边的小丛树不住颤抖，我们心情紧张地望着江面上的两个水上英雄。他俩在激流中破浪前进着，浪涛一阵阵地把他们覆盖，又一阵阵把他们挺出江面。开始还可看见他们与江水搏斗的雄姿，不一会，他们的身影就渐渐模糊了，突然，一个巨浪向他们打去，两个隐约的黑点被吞没了。我的心沉重起来，拿起望远镜向波浪翻滚的江面上搜寻着，大家也望着浩淼的江水屏声静气地等候着。

隔了好一阵，忽然斜对岸出现了一个黑点，好了，登陆了！围在我周围的同志们，有的鼓掌，有的指手划脚地叫起来：“水上英雄，好样的，好样的！”可是下去的是两个，现在为什么只有一个呢？大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也预感到发生了不幸。

九只大船很快地就过来了。一靠岸，彭成美光着水淋淋的身子跑过来，向我报告了情况，当他谈到冉忠华时，默默的低下了头，说不下去了。大家再也没问什么，一切都明白了。每个人的眼睛湿润了，都轻轻摘下军帽向滚滚的江水沉默着，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华同志献出了他最宝贵的生命。

一个船工老大爷气喘吁吁的爬上岸来，三脚两步走到我跟前流着泪说：“唉呀，可……可把你们盼到了，同……同志……都怪我们不好，那，那个同志……”他哽咽着述说了他们为什么不敢靠岸的原因，这几天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逃命，日夜抢劫民船。昨天下午就有一支匪军要民船向他们靠岸，民船不肯，他们就冒充解放军；船工们靠岸后才发现自己受了骗，不肯开船，结果被匪徒们惨杀了。

我向他说明了情况，老人一听说追敌人，气愤地抹着胡须

说：“好，上船吧，保证误不了。”我很想说几句感谢话，一时激动得又说不出话来，便转身把警卫员小王枪上的红花摘下来挂在老人家胸前，老人笑的眯缝着眼，红花一衬，显得更加精神抖擞。

我们坐在船上箭似地顺流而下，四连长申将保同志带领着最先头的一只小船。营长周维中同志爬在中间一只大船的篷上，不停地用望远镜了望两岸的情况。船过梅花滩时，滩浅水急，浪花淹没了船身，溅满船头的底仓，但都平安地过去了。

从太平口到威坪镇七十里路，不到三个钟头，就快到了。这时，威坪以北的山岭上，有密集的枪声，左旁公路上隐约地看到有混乱的人群在退却。我们的船需要立即靠岸登陆作战。不巧，在接近威坪镇的江流，却是急流转弯的地方，从北面又插入了一道河水，更激起了险恶的水浪，河岸也被水冲刷成峭岸了，船刚靠拢岸边，岸上突然出现了几个敌人，端着枪，拿着手榴弹，喊道：“哪一部分的？”

“八十五军的，不要打，误会了杀你脑袋！”申将保同志毫不犹豫地答了话，缀有红五星的军帽，早已脱下来塞进衣袋里了。

大家急忙跳下船，五班趁这边对话时爬上了岸，雪亮的刺刀对准了敌人的胸膛：“缴枪不杀！”就这样，敌人一〇六军警卫部队的一个排当了俘虏。接着就向左翼发展，我们的机枪开了火，六〇炮在公路左右排击，威坪镇的敌人已经跑了。

六班向左翼插去，挤在镇外住的蒋匪暂三师第六团，还没有逃脱，正副团长所带的二三百人，却钻进了我们的网里。那个副团长还在叫喊：“不要打枪，不要打枪！”我们的一个刚解放过来的新战士早已把枪对准他的胸口说：“你过来，我认识你！”

暂三师的第六团就这样全部做了俘虏。

我们开进威坪镇，检查了俘虏，收集武器，整理河滩里来不及开走的十几辆汽车，还缴获了许多我们急需的弹药和药品。

从金华到义乌

贺光华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我师主力从建德长途奔袭一百五十里，解放兰溪、金华，斩断了浙赣线。

这天傍晚，师指挥所进驻到距金华三十多里的一个小镇上。我们正在吃饭，报务员忽然送来军部急电：“沪杭残敌正沿浙赣线南逃，你部尽速占领义乌、东阳地区，堵击南逃之敌。”我和师长看了电报，都感到情况紧急，即令作战参谋冯嘉珍打开地图，边吃饭边研究。

从地图上看：金华到义乌约有一百二十里左右，部队步行约需一天半。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减少部队疲劳，我们决定采取一个大胆行动：由金华乘火车向义乌进发！当时对铁路沿线情况未具体了解，为争取这一计划圆满实现，决定由我星夜赶赴金华车站，专门办理车运的事。

深夜十时左右，我带着冯嘉珍和半个警卫班，一部电台，来到金华车站。

战后的金华，市区一片沉寂，远处尚有稀疏枪声，车站附近黑影模糊，据说电厂已经停电。站内空无一人，一盏风雨灯摆在值班室的大桌上。

不一会，警卫班找来了两个满身油污的工人。他们一见我们就激动地喊：“大军同志，你们可来啦！”接着就诉苦：“前几天蒋匪军把这里的机车和工人劫走了不少，剩下的工人到处乱

躲，有几个司机不肯给他们开车，结果被杀害了……”

我向他们介绍了大军渡江后的胜利形势，讲解了我军的政策，然后提出我们的要求。两个工人都说：“就是我们累死、忙死，也要把你们送到义乌！”

两个工人立即要求我们派人跟他们一起去找站长。我叫警卫班去了两个战士，他们很快就把站长找来了。这位胖乎乎的站长，进门就向我们赔罪：“请长官原谅，劳你们久等了！”说完马上就找人抬着一大桶开水，又捧出几盘蛋糕，然后亲自斟了一杯开水，恭恭敬敬地放在我的面前。

寒暄几句，就扯到正题。站长一听我们要出车，顿时双眉紧锁、唉声叹气地说：“长官，不是小站不肯效劳，前几天国军把这里搞光了，现在要煤没煤，要人没人，站上堆了几节车厢，全是些不能用的破烂；再说，路上也不安全，杭州方面两天没来车了！”说到这里，他向我瞥了一眼，然后换了一种声调，满脸笑容地说：“贵军来到，小站无尚欢迎，只是困难太多，力不从心……”

一阵沉默。

警卫员用手戳了一下他前面的那个工人，那个工人就对站长说话了：“仓库那边我们埋了几十吨煤，烧到义乌没有问题，车厢，修理厂那边还有一些，稍微收拾一下就可以用。至于线路，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检查……”

站长惊讶地瞪了那个工人一眼，然后惶惑地向我瞥了一下，就低头不语了。

我看主要问题是在站长身上，就叫冯嘉珍同志带着警卫班协助工人们去搞准备工作，我亲自和站长谈谈。

谈话中，我了解到这位站长是铁路系统一个什么技术学校毕业的，他在铁路上混了二十多年，自称一向不过问政治，没有任何靠山。目前他的态度是既怕得罪我们，又怕蒋匪军反攻过来

找他麻烦，因此心事重重，左右为难。谈了好久，他还是吞吞吐吐地说：“最近上海、杭州方面都有指示，没有他们的命令，我们不能出车！”

我有点不耐烦了，但又不便发作，仍然平心静气地向他说：“上海早已被我军包围，杭州昨天已经解放。他们的指示已经过时了！”我指着警卫员刚才贴在门口的《约法八章》说：“现在，我们应该根据那上面的精神办事，共产党一向说得到、做得到，北京、南京都那样做了，你不必过虑！”

这时冯嘉珍同志走进来报告说：“刚才又找到一批工人，目前正在挖煤、修车、检查电线，警卫班有两个同志换了便衣和工人一道查路去了！”最后他向我请示：“是否需要与义乌方面联系一下？”

我出来向他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关于联系问题，正在站长头上动脑筋，一定不能声张。

走进值班室，站长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壁上的《约法八章》，我把风雨灯扭亮，向他那个方向推了推，他很快就读完了，回到原来的坐位上，一语不发，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正在作思想斗争。

我开门见山地说：“这样吧，出车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自己去搞，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假若有人追究你的责任，就叫他去找我们好了！现在只要你与义乌方面联系一下，你若把这件事办好，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功！”

“联系？怎么联系？”他站起来茫然地问道。

于是，我把考虑好的计划低声地告诉他。

几分钟后，我和站长一起走进调度室的电话间。这位老站长以他平时特有的矜持声调向传话器里说：“义乌车站吗？我是金华站站长，根据上级指示，今晨九时左右有一列军车开到你站，请作好接车准备。”

电话打完，壁上的大挂钟连续打了四下。突然，房子里的电灯亮了，瘫痪了两天的金华车站苏醒了。一个穿便衣的警卫员跑进来说：“三号：（副师长的代号）我们查路回来了，路上没有什么问题。”

我即令电台向师长和军部报告：“火车问题全部解决，今晨六时即可上车。”

拂晓时分，师长带着指挥部来到车站。我向他谈了一下情况，决定立即召集各团干部，布置上车。半小时后，前卫一〇三团全部到达车站，开始上车。

部队上车只用了四十分钟。我和师长沿着月台到各车厢检查。为了应付途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所有车厢的门窗全部打开。货车厢内，拉开的两扇大铁门用粗麻绳捆牢，以免开车后关闭。迫击炮、重机枪架在铁门两侧，射手们都编好了组，排了下车顺序，途中发现情况即可迅速下车占领阵地。客车厢里，轻机枪架在茶几上，战士们端着上了雪亮的刺刀的步枪，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煤车上，两挺机枪对着正前方架着。司机台左侧站着团的侦察排长，专门负责了望，并且安了电话机，随时可与后面的营团指挥员联系。司机台上，昨晚去找站长的那两个工人，精神焕发地在添煤操车，列车正引火待发。

一切准备工作都按布置的要求作好了。师长满意地对前卫团蔡团长说：“开车吧！祝你们胜利。”

列车吼叫了两声，就迎着朝霞徐徐开离了车站。忙了一整夜的全站员工都到月台上向部队挥手致意，我看了看表，正好七点。

下午，太阳快落坡时，我随着师的最后一列车到达义乌。晚上，跟着前卫团的冯嘉珍同志回来了，他向我们谈起第一列车到达义乌时的情况：

“火车一进站，只见月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前面一排还

举着“欢迎国军”的大幅标语，我们一下车，他们就象木头似地愣住了，后面的保安团正在高呼：“向劳苦功高的国军致敬！”直到他们被我们缴枪时，有个家伙还说：“不要误会……”后来听我们游击队的同志说，原来敌义乌县长最会拍马，他不知从哪里听说车站今天要开来一列军车，就以为是“国军”某部要到义乌驻防，为了讨好，他带了全县的军警士绅，亲自到车站欢迎。这样也好，省得我们多费事嘛。

第二天上午，美式装备的蒋军三一八师乘汽车由嵊县向东阳逃跑时，在东阳外围被我一〇三团全歼。

第四天，由杭州方面溃逃下来的敌一一〇师，由于在义乌附近的山区陷入我军重围，六千多人也被迫向我投降。

突破敌长江防线的成功与 京沪杭会战的扩大*

(1949年5月)

刘伯承

(一) 对敌人长江防线突破的成功

敌人在淮海会战失败，丧失了基干兵力，他防守长江的前进配备及所谓“守江必固淮”那一套计划被打破了，他在长江防线的直接配备上，也由于兵力不足，连在长江鼓出北岸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处，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使汉口以下长达三千里江防，成了一条不动弹的蛇阵。海军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受限制的条件下，到处遭到短兵火力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是在和谈骗术未售的情况下，敌军越发没有斗志。

我军在淮海战役后，装备得到改善，兵力得到补充，特别有两个月政治教育，士气饱满，我全军自三月七日由漯河、凤台之线开始出征，经过大别山东西山麓，迄四月十四日先后进抵湖口东北老洲头至贵池西北之石矾头地带，这一带是长江向南鼓出之部，而可以迂回蒋贼之左侧背，以割断蒋、桂两敌之结合部，

*本文摘自刘伯承著《关于渡江作战情况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标题是编者加的。

其出浙赣线，近者仅四百余华里。

先此，四兵团在麻城的战斗，使白崇禧误认为我将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随后又有我十二兵团直迫信阳南下），而将安庆夏威军之主力西调于九江、武穴，便利了我们渡江战斗。我们曾抓紧梅汛前长江水小南风未发的季节，利用了北岸诸湖取得船只，并就此使北方战士预习渡江。停止了先攻安庆，将积蓄之精力专注于突破南岸阵地，特别是与三野在宽正面上同时平行渡江，使敌人防不胜防，一点突破，全线震撼。

（二）直趋浙赣线，扩大京沪杭会战

直趋浙赣以达赣闽，扩大预定的京沪杭会战，乃摧毁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相结合的统治基地的稳健办法。我们根据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溃乱的趋势，黄山、波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们渡江后的态势，曾报告总前委，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先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即可以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各兵团曾不顾疲劳，不怕山地，奋勇穷追，有些部队则日行一百二十里。四兵团由彭泽出动，于五月四日进到东乡、横峰线，现已先后进占南昌、新淦、临川，以达福建南平之线。五兵团由至德出动，于五月六日进到上饶、衢州线，现已先后占领建瓯、建阳、崇安之线，其占九江者仅为小部队。三兵团由贵池殷家汇出动，于四月二十九日占徽州，五月六日进占龙游、义乌线，现已进占永康、丽水、松阳、遂昌之线。这样，使浙赣线南北诸敌，无法收容部队组织抵抗，因而我军歼敌成果是比较完满的（已详综合的战果报告），这不仅与三野夺取杭州、进攻上海配合密切，这样也造成今后对赣西与闽西机动的便利条件。